

也。靈源以偈寄之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自覓睡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公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卽佛，龍睛虎眼中賓。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黃公爲文章主盟，而能銳意斯道於黔南，機感相應，以書布露，以偈發揮，其於清新二老，道契可槩見矣。噫，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既究明，則杜子美謂文章一小技，豈虛也哉。

蹠菴成禪師，世姓劉，宜春人，裂儒衣冠，著僧伽梨於仰山，已而從普融，平公得出世法，宣和初住東京淨因，太尉陳良弼建大會，禪講畢集，有善法師，賢首宗之雄者，致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攷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五教，是爲邪說，是時諸禪列坐，法真禪師一公，以目眇慈受禪師深公，深復肘師，使對之，師乃召善而謂之曰：承法師所問，不足勞諸大禪師之醜，只淨因小長老，可解法師之惑，其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終教，乃不有空義也，所謂大乘頓教，乃卽有空義也，所謂一乘圓教，乃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我此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世間諸子百家一切技藝，悉能相入，乃喝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又召善曰：汝今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大乘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卽今實無，既乃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

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遂稽首謝師，復召善曰：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像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於是膠其口，扼其氣，愀然變容，媿怍而退，噫，成之學瞻道明，左右逢原，乘機挫銳，於人天衆前，借使先德扶宗，亦蔑以加於此矣。

玉泉皓禪師，元豐間，首衆僧於襄陽谷隱，望簞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歡，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霽，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頌法身向上事，如傅大士云：空手把鋤頭，

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只願得法身邊事。然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嗔血無及耳。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嗚呼！世處同者，道所異者，跡而已。皓之唱道，開豁正見，至於示跡殊常，則爲不測人。求於往昔，殆鄧隱峰普化之流亞歟。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牌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而作圓相。於後詣方丈，呈佛眼禪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爲隣。於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弊不易。所以禪會雅呼爲忠道者。方是時，死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故於季春結制，以限來者。死心道貌德威，鮮敢嬰其鋒。忠直前抗論，有偈風之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追暮持白木劍，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死心擬對，忠卽揮劍，死心引頸而笑。忠擲劍于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世以爲實錄云。

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祝髮於寶峰院，卽出嶺參侍石霜慈明禪師。當時龍象如翠巖真公，尤所屈服。故天下叢林，知有善侍者名，及禮辭慈明還闕，慈明口占偈調之曰：七折米飯，出鎗胡餅，自此一別，稱鎗落井。旣而出世，里中風林，逮遷資福，則碌々無聞焉。以故言句亦罕傳於世。有三玄要訣偈曰：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爲別。西瞿耶土證噴鉤。

北鬱單越人打鐵，馬鳴龍樹擬何云：彌勒金剛皆咬舌，文殊大笑阿呵呵。迦葉欲言言不得，言不得釋迦老子頭鬚白，頭鬚白，一三三四五六七，又示衆曰：開拋三寸刃鋒鋒，巾地冰霜定。紀綱若是丈夫真意氣，任君敲磕振風光。二曰：垂鈎四海浪吞侵，罕遇鱗龍動角鱗。獅子嘖呻全意氣，縱橫誰是顯當人。嗚呼！善與黃龍楊岐翠巖爲雁行，況蚤於諸公間。言論風旨，亦優爲之，何得歸鄉卒中慈明之調耶。

圓悟禪師政和間，謝事成都昭覺，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公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圓悟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巾巾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圓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圓悟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圓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圓悟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圓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娑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夫圓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達者心悅而誠服。非宗說俱通，安能爾耶。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祐禪師於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

羅漢而掌堂司，卽分座攝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載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太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著白欄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靄間，羅漢準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旣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爲小南，尊黃龍爲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蘊未伸，瞭然名見當時，而垂稱於後世，雲居可謂有子矣。」

大覺禪師昔居泐潭，燕座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讚爲吉徵，未幾，自廬山圓通赴詔，住東都淨因，先是仁廟閱投子語錄，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由茲契悟，乃製釋典頌十四首，今只記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眞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臘月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旣進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會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御和曰：「佛祖明明了上機，機前薦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甚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雨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上疏丐歸，英廟附以筇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庵院，隨性

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璉携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時，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耀，足以羞挾權恃寵者之顏，若夫仁廟萬機之暇，與璉唱酬，發揮宗乘，以資至治，所以宸奎閣記，謂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誠哉斯言也。」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顯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旣有證入，而別後答頌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辨，誠是如此，然弼遭過和尚，卽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弼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其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弼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撻發，何由見箇涯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學道難，况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辨焉，此尤爲難耳。形以汗簡，尊奉顯公，而自謂不是尋常恩知，豈欺人哉？」

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遊雲居，同數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強之，本卽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峰上，解聽希聲徧大千。儕輩爲之愕然，尋謁懷禪師於池陽景德，旣領旨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問曰：「泥犁

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調達在地獄中爲甚麼却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神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齋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荀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嘆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荀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篇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荀附傳法院準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既經進獻獲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綱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五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陰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庵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爲偈句開導人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楔子也須有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雪竇持禪師嘗有偈詩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并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膽開談心豁豁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花庵中快活時往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搖手向人應道別堪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稱鎚硬似鐵難設唯有當行家爲報臨機莫漏泄既而欲追船子和尙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燒柴二免開墾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繼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卽語緇素曰吾去矣遂於青龍江上乘木盆張布帆吹鐵笛泛遠而沒持既聞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親附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捏怪足漆桶裏着到波濤裏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菴前戀錦竹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誰人奈汝何噫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爲遊戲非事虛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瀉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公號爲飽參俱有時名故叢林以大小呼之因結伴探諸方首謁圓鑑遠公于浮山遠欲羅致乃示以偈并所編禪門九帶集而論之曰非上

根利智何足語此哉大秀陰知其意卽和偈曰孰能一日兩梳頭纒得鬢根牢便休大底還佗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子時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小秀問僧舉三關語悚然驚異欲往見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於是獨行大秀遲其不復潛令僧窺南公作爲僧至其月見其孤坐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無佗長但修行道者僧耳大秀由是讓小秀曰這措大中途失守負吾先師大秀尋遊淮上首衆僧於白雲而端禪師舉之出世四面山小秀於黃檗久而有契證聞大秀遷棲賢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法戰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又嘗頌三關話曰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燦問我生緣處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論是與非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環安院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師於積翠而能依白雲蓋得所擇小秀疑三關話而求所決真不自欺矣爾後俱爲法道盟主其所決所擇亦可嘗哉

台州護國元禪師叢林雅號爲元布袋初參圓悟禪師於蔣山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圓悟機辯逸發圓悟操蜀語目爲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着聾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墨晚年轉復沒刁刁奮金剛椎碎窠窟佗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元還浙東鏗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禱蓋嘗問道於圓悟且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元爲人乃致開法南開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

以是見當時所至龍象蹴踏如元高道尙復群居既遠所養遂辰則出所以軒特于世今夫琅中玉表急於求售者視元之操履能無愾乎

靈源禪師蚤參承晦堂於黃龍而清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欽慕之是時靈源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於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針徹骨貧利生深愧乏餘珍廊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太史魯直憂居里閨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於清兄清兄確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褪花杏子摘却此事黃龍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樹拔却梯也噫江西法道盛於元祐間蓋彈壓叢林者眼高耳况遴選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以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臨功復首座頂平目深短小精悍常往來淮山白雲端和尚深器重之一日遊山次白雲且行且語曰子曾見甚尊宿試語我來復曰頃在湖湘如福嚴雅公上封鵬公北禪賢公粗嘗親依白雲笑曰元來見作家來我且問爾玄沙不出嶺此意如何復趨前將白雲手一搯白雲又問靈雲見桃花悟道作麼生復卽踏倒曰將謂是箇漢白雲蹶起笑而已自是叢林推敬至五祖演和尚亦待以父執且使佛眼親其緒論佛眼因問以佛法大意對曰安仁出草屨復後歸鄉年八十餘而終觀其機契白雲則可知所蘊矣而始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緇林豈特高踞雄席然後爲榮哉

南嶽芭蕉菴主泉禪師生於泉南祝髮於崇福院既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于

衡嶽伴狂垢汙，世莫能測，以楮爲幘，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一條紙幘，不使蟲針求細意，披來只麼且延時，忍觀蠶苦勞，檀施縱饒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來玩俗來玩，黑噴雲霞山水現，五嶽煙凝是翠縑，四溟浪白爲銀線，佗人云甚模樣，剛把漁棧作高尙，雖多素質混然成，免效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僧直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遙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于，老南敬之以叔父，至於放曠自任，簡脫無檢，豈非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耶？其製楮爲幘，無乃矯於侈飾，肆意成歌，有以諷於浮競，由是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猶欲尋訪宗師，與之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妙聰敏，出於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寧，五禪逆於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違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末提綱之語，盡貫前者，公陰喜之，乃遊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趨翻溺器，忽大省發，喜甚，即扣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旦公有頌云：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佗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諡號，遣使持文祭於塔祠，曰：昔者仰山謂臨濟曰：子之道佗

日盛行於吳越間，但遇風則止，後四世而有風穴延沼，沼以謙常不慳，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眼藏今在汝躬，死無遺恨矣，念既出世，首山荒村破寺，衲子纔三十餘輩，然其道大振天下，師於念公爲六世孫，於雲庵爲嫡嗣，住山規範，足以追媲首山機鋒，敏妙初不減風穴，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於龍安山中，抵掌夜語，盡得其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爲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慧，故緣不勝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有若踈山了常，兜率慧照，慈雲明鑑，清谿志言者，皆說法一方，有聞於時，有若羅漢慧宜，楊岐子圓，廣慧守真，潯川智宣者，皆遷跡幽居，痛自韜晦，風穴得一省念，遂能續列祖壽命，今龍安諸子，乃爾其盛，豈先師靈骨真灰燼無餘耶？蓋其道行實爲叢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風，思有以發揮之，爲特請于朝，蒙恩追諡真寂大師，嗚呼！余惟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護之志，雖其死生契濶之異，而蒙被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夫蔚爲儒宗，而崇佛道，未有如公者，然非敏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當，至於嶽立廊廟，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追榮，矢心以詞，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歟。

五祖演和尚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語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備道如何，演於是大疑，即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厥後嘗曰：吾因絃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雪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却全機，淨保保兮絕承當，赤灑灑兮離鈎錐，下載清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

於白雲日董厨役辨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未聞館以明牕寵以清職何哉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綉既從釋得法於儼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
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
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
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爲詞意
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宗教然有樂於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
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峰爲雲庵真淨之嗣天資純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勘婆話曰指路婆
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跌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於醫術
分衛而歸命廣說法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峯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進曰如何是
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曰喫棒得也未
戒作禮而退廣遂問侍者曰陸座爲何事侍者曰戒藥王請廣曰金毛獅子出窟便咆哮且
道金毛獅子是誰良久云卽是今晨戒藥王使下座廣晚年依同門友深公於寶峰雪夜
深與擁爐語論之久酒使人戲去廣臥榻衾褥及就寢摸索無有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
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庵向上關薰爐茗椀且開顏頭顱無意掃
殘雪霜衲從來著懷山瘦筇直宜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峯煙靄
間廣之高風逸韻於詩可見矣妙喜老師亦嘗與遊從言其大槩是時叢林以道者目之眞名

稱厥實也

龍牙才禪師受潭帥曾公孝序之請既開堂於天寧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
掇答云蘇噓蘇噓進云蘇噓蘇噓還有西來意也無答云蘇噓蘇噓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噓一
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答話只蘇噓如何道林月庵乃應聲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
無滑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爲禪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虛空開
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稱月庵續後二句豈不孤慈觀耶今徑山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
席目擊其事然月庵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禪師參演和尚於五祖時圓悟分座攝納五祖使自親炙焉圓悟曰公久與老師法
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舉來品評可也自乃舉德山小參話圓悟高笑曰吾以不堪爲公師
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處圓悟竊以手掩自口曰止只恁看得透便見
德山也自不勝其憤趨出以坐具據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於是朋儕競勉自從圓
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遷圓悟監總院務卽舉自爲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概大法未
明在須更鍛鍊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
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往撫存遂於言下大
徹乃同歸五祖方命立僧圓悟卽還蜀出世昭覺演既委順郡守以自繼席開堂拈香其略云
若爲今成都昭覺禪師去我於此時如得其髓爲甚麼不爲佗不見道魚因水有子因母親
由是觀圓悟於自有卵翼之功而向人天衆前吐露直欲雪其所負則與黃檗齋百丈有間矣

嗚呼自之無嗣，諒有以夫。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於舒州龍門燕坐，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辭曰：世奇淺陋，豈敢妄作摸範，況爲人解粘去縛，如金篦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於佛眼之偈，而浮躁銜露，好爲人師者，聞奇之高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遷禪師，乃真如喆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甚高，晚年逸居瀉山，真如庵，有志于道者，多往親炙之，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遷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僧曰：何故，遷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遷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時，遷尙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閑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棄己，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語之曰：這小鬼，爾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爾知，由茲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尋於徑山首衆，逮散席，訪友謙公于建陽庵中，謙適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會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它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佗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痒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爾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曠然可使後世想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遊，閱再夏而得曹洞宗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而著靴衫，淳見異之，及抵瀉山，作插锹井頌曰：盡道瀉山父子，和插锹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而布波，已而參草堂清公，獲印可，尋出世，三遷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書，達洪帥張公如瑩，堅命震以從衆望，既而主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讓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謝之有，况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慙縮而退，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拾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遊淮山，聞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卽打趣，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趁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

髮不存，爲復展卽是，不展卽是，戒遽下繩牀，把住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旣歸分寧，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爲衆說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說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荆棘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佗平地，只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溷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鶴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令向千歲松下，討茯苓，逼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迴，方與眼上安眉，圖佗放匙把筭，自由識箇喫羹喫飯底滋味，不是鏤明脊骨，曷勝末後拳椎，法門中如此差殊，正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遊海，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爲衆竭力，袒肩屈膝，願唱誠於此會人天，挑屑拔釘，咸歸命於晦堂和尚，獅子廣座，無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噫，今之疏帶俳優，而爲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爲見工，豈有智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爲擊窠大書，鐫於翠琰，高照千古，爲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真淨和尚，而至寶峰，一日有客問真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旣退，洪殊不自安，卽詣真淨求決所疑，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刪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越擲百千般，冷地看佗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荐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南曰：「旣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元曰：「大小事不厭細，南曰：『爾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向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遊東吳，寓姑蘇南峯，蘭若高自標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禪岷山慧嚴律居，致元爲第一世，追釋南公，凡見僧必首問：『人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二偈，曰：『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旨最玄，達磨少林遺隻履，却登葱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糝，莫認醍醐爲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具在，至於真淨問湛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槩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創問之旨，可不辯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歷叢席最久，而儕輩推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疎，居無何，語衆曰：「吾去矣，或有謂其戲也，以故迫之求頌，卽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趺坐奄盡，主事以其未錄道具，亟呼撼之，祐復開目，舉手以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鴈山能仁元禪師，參妙喜和尚於海上洋嶼庵，風骨清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一日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豁然領旨，妙喜有偈嘉賞之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無餘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元後居連江縣福嚴庵，食指猥衆，日不暇給，庵有伽藍土偶，甚夥，遂揭偈於祠，曉之曰：小庵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元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爲癡鈍，及其遁跡，神亦遵從，以至應緣徒，尤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佗哉。

佛眼禪師，元祐三年爲舒州太平，持鉢回自淝川，是時二十一歲，而演和尚將遷海會，佛眼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曰：西別琅嶼路五千，幸攜錫禮高禪，不材雖見頻揮斧，鈍足難諧再舉鞭，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蹤跡止林泉，明朝且出山前去，佗日重來會有緣，演以偈送之曰：皖伯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欄看，依舊青青一兩枝，佛眼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語間，佛眼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徑趨海會，後七年，方領旨，噫，佛眼微靈源，墮死水也必矣，其能復透龍門乎，先德曰：成我者朋友，豈欺人哉。

湖州何山辯禪師，遊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龍門佛眼禪師，以古詩發明鬪寶王斬獅子尊者

話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卽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話問之，辯擬對佛眼，以手托開，辯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已而山門使勾麥太湖，以病不克行，遂還菴庵于峽山，久之出世天聖，繼遷數刹，嘗頌黃龍三關話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犁拽把，便是鼎鑊油煎，佛手驢脚生緣，謝郎不在漁船，底事奔南走北，不親祖父田園，一日葛待制勝仲携客造其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袞袞不已，辯不之聽，葛疑而問曰：師謂如何，辯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尙始得，坐客瞠若，悚然加敬，非所謂具活人手段，能如是乎。

臨川化度淳藏主，乃寶峰祥公參徒之傑者，該洽內典，博綜外乘，高尚瀟灑，備見于自述山居詩，凡數十解，今記十有二而已，拙直自知趨世遠，疎愚贏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佗物，只有鱗皴枝一尋，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谿雲早晚過，自笑踈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幾回食飽遊山倦，只廢和衣到處眠，無心閑淡雲歸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隨身只有過頭杖，飽腹唯憑折脚鐺，幾度遣閑何處好，水聲山色裏遊行，瓦爐熱處清煙靄，鐵磬敲時曉韻寒，一穿數珠纒又重，拈來百八不相謾，一瓢顏子非爲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真活計，屋頭松韻瀉秋濤，數行大字貝多葉，一炷魚香古柏根，石室靜延春晝永，杜鵑啼破落花村，漁父子歌甘露曲，擬寒山詠法燈詩，深雲

勿謂無人聽。萬像森羅歷歷知。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長覺齒牙清。箇中有味忘歸念。身老無餘合此情。幽巖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都投老得心休。怕寒懶剃鬢鬆髮。愛煖頻添榻榾柮。栗色伽梨撩亂掛。誰能勞力強安排。其詠閑適情。可謂得之至矣。儻非中有所養。孰能爾耶。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城始拜江州守。潘往見之。城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旣以筠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南公高弟潛庵源禪師訪之。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猶弄箇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畫像曰。毘盧無生之藏。震且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擊大千以手爲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嗚呼。公之休官問道。有始終之節。寂音旣暴其隱德。著而爲讀。自茲林下始可謂見一人耳。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蕉州廣。因蘭若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勝于衆寮。曰。先德有云。雜毒入心。識如油入麪。永劫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向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嗚呼。是時衆纔五十有奇。而閱八晦朔。獲證者十有三焉。蓋激勵而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往棲賢。而與歸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禪徒交往。廬山叢林於斯爲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譖於郡將。民其衣。乃寓太平庵。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錫銀鉢。孟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譖枉遭連。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噴。未幾遷雲居。道愈尊。衆益盛。以偈示衆曰。尋求就理兩俱愆。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處。椎胸貧子一文錢。嗟夫。言忤郡將而獲譖。名聞天子而被寵。禍福倚伏於舜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爲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爛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遂以是得名於叢林。蓋放曠自如者。藉以暢情樂道。而蘊於水雲影裏。真解脫遊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熟。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惜其福不逮慧。以無應世爲囑。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未幾院羅回祿。驅勉於土木之役。亦無倦。誨接嘗頌野狐話曰。含血漢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齋爲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於學徒亦鮮。假詞色。真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尚。元祐間。道望並著。淮上賢士大夫多從之。遊黃太史魯直亦嘗勉。

胡尚書少汲問道於聰演其書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關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嗚呼古今文士於釋教深排而力詆者蓋安於所習毀所不見而然若黃太史雖爲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見道而知天下無二道故勤勤懇懇曲折指陳以尚書公爲知言之人而可與言也

金陵有俞道婆者禪林傳其參見琅邪啓禪師家以鬻油養爲業一日聞勾者唱蓮華樂於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覺大笑拋棄油養與市兒競拾其夫語曰偏何顛耶婆撫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見僧必勸驗時有僧過其門婆遽呼曰兒兒僧曰媽媽爹爹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僧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次見僧問曰上座甚處來僧曰五祖來婆曰五祖長老猶是婆兒子在僧曰婆婆却是誰兒婆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其頌婆子偷趙州筍因緣曰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宣政間江淮爲禪粥淵藪婆於是時吹無孔笛韻出青霄遂致和者旁午而至機緣偈句流布于世自有賞音爲其一唱而三嘆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與淨無染書曰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箇獨體裏內有撐天拄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尙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特愛照謾以挽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界花行之真慈爲不請友以書規拈古之失以頌明趙州之意於宗門有補矣若吾徒不顧其謬妄自提掇豈獨爲明眼矇端亦招謗法之愆可不戒哉

羅湖野錄 上終

羅湖野錄 下

燕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濟，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子穿雲過。」從來這盃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東坡於是欣然，以詩紀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響，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佗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通，登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東坡平生夷嶮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奮霹靂舌，爲吹散千峰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寶峰湛堂準禪師，有十二時頌曰：「鷄鳴丑，念佛起來懶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驚散飛禽方丈後。平旦寅，當人有道事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莫認癡狂作近隣，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用縱橫在目前，逢原左右拈來草。食時辰，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一源投澗水無聲。禺中巳，龍象須觀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見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諧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休問佗家覓歸路。日昃未，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遇趁盡東西，千山萬山翠相倚。哺時申，由來大道絕踈親。陽和九月百花發，須信壺中別有春。日入酉，淨室焚香孤坐久，忽

然月上漏東臆，照我牀前瑞香斗。黃昏戌，樓上鳴鐘已落日，行人旅店宿長途。花上遊蜂罷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時正無礙。忽然燈滅寢堂前，牀前咬我絨襪袋。半夜子，夢裏分明被人使。連宵合藥到天光，起來何處有白芷。妙喜老師爲誦出，而書其後曰：「湛堂老人作十二時頌，家風不減趙州，而語錄無有，謹令侍者了德錄數本，送衆寮，與衲子輩結般若緣。」

惟正禪師，字煥然，華亭黃氏子。幼從臨安北山資壽本如肆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正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正慨然曰：「古人度人以清機密旨，今返是去，古亦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既學三觀於天台，復詣徑山，參老宿居素，而得旨。素住淨土院，正輔相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重。葉內翰清臣收金陵，迎正語道，選日集賓，欲以優禮尊奉。及期正作偈辭之，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又途中逢進山主，以偈贈之曰：「貌古形踈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正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臨安守蔣侍郎堂，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餅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其爲名公賞重如此，平生製作號爲錦谿集，三十卷，前二偈並見集中，而出處大概亦塔銘所載。嗚呼！世之童乎顛褐乎身，則曰：「如是而爲僧矣，其知清機密旨之謂者，亦幾希焉。」正之言雖似迂濶，以藥吾徒濫廁之病於法門，則未容無補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推筦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

先生有契分，因往訪焉，相從甚樂。咨以心法，順示古德，搖鼻因緣，久之有省，作偈呈順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搖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暨紹聖元年，復至筠，順化逾年矣。公禮其畫像，述讚于左曰：與訥偕行，與璉同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憫黑暗，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搖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蓋順訥偕行出蜀，而順嗣黃龍，訥住圓通，而大覺璉掌記室，則與順同處，唯以仁慈祐物，叢林目之曰：順婆婆，公爲表而出之，良有以也。雖嗣法無聞，然有公則所謂一麟足矣。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爲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勁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箇路頭，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箇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謙之言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夫浮詞濫說，何啻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大瀉智禪師，號大圓叟，居秀州青鎮之西庵。時參政陳公去非相與過從，講道爲樂，因問以寂然不動時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覓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生？智曰：萬化不能覆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小詩呈似於智，以見意，曰：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奈菊花枝。一日普淨院鐘成，盛集緇素，讚喜，公率智與焉。公曰：老僧首安能著語而擊哉。西庵老

人不可吝法，布施智遂操鯨曰：長子羅喉羅，遵受如來勅，撞鐘發大機，阿難圓信入，我今撞此鐘，見聞獲大益，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塵劫迥寥寥，太空常寂寂，息苦與停酸，皆承此思力。於是四衆歡呼，爲非常佛事。智常舉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而拈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又繼以頌發揮之曰：喫官酒臥官階，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靈屍骸。其提唱又如此。智出世而齒少，雖作略不讓，雄於諸方，其奈樞衣者走大聲，及居大瀉，則年運往矣。是故道不克行，而爲有識不嘆。然參政爲序語要，謂其持臨濟宗，自任以斯道之重者，亦可謂知己哉。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于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遠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求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閩，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痊者也。又尊宿云：須知有不病者，故明書示以告後來，觀其規詠風巾塵履者，豈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道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言矣。嗚呼！是大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汝陽廣慧璉禪師，泉州晉江人也，世姓陳，年志于學，占報劬院之僧籍，繼依招慶真覺禪師，日事炊爨，有問誦經，真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真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璉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閩中尊宿，僅五十餘員，不能契旨，卽趨河南首山念禪師，因致問曰：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

把子璉豁然大悟，尋擢居堂中第一座。於景德甲辰歲，開法廣慧，是時王參政署由給事中出知汝陽，璉入州治，見其判事次，便問作麼生，是郡主一管筆，王曰：來者便判，璉曰：忽然地不恁麼來時如何？王作擲筆勢，又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璉，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璉曰：蝦蟇吞大蟲，許曰：恁麼則地不拜去也，璉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丁晉公以詩送，宣賜進奉紅綃封龍字茶，與璉密絨龍焙，火前春，翠字紅綃，熨眼新，品字至高，誰合得，雙林樹下上乘人，其爲名公，尊崇若此，景祐三年歲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而逝，景德間宗師爲高明士大夫，欲飽者，廣慧而已，蹟其風尚，旣拔乎類，況享壽八十有六，而預知報謝，因紀次大槩，以補僧寶傳之闕，庶不殞其美也。

金陵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經於成都，聽徒獨盛于時，圓悟禪師住昭覺，民率其友勝公，扣以教外別傳之旨，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圓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而恍然，自謂至到矣，圓悟知其以意領解，遂示本色鉗鎚，民則罔措，數日復陳己見，曰：拈椎擊拂，豈不是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卽妙明真心，圓悟曰：汝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悟曰：教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是如何，民悚然無以酬，逮圓悟出蜀，住湖北夾山，民亦罷講而至，因晚參，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巖頭云：後園驢喫草，民莫涯其意，乃詰於圓悟，及使理前話而問，乃答以：庭前柏樹子，民遽大徹，尋命爲堂中第一座，圓悟陞堂，有偈美之曰：休淹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

公親馬祖，須知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萬里翱翔上碧巖，今日頗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勝亦爲圓悟之嗣，住泗州普照，號法濟禪師也。

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庵，一日妙喜老師問其香巖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及微之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避寇之曹谿，復趨臨川疎山，時草堂清和尚在焉，因看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峰，道望四馳，而屢却名刹之招，東禪淨禪師，有偈調之曰：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不奈何，恰似秀峰空首座，嘉招不肯出烟蘿，答曰：敢將不出以爲高，朽索其如六馬何，賴有昏谿長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蘿，空之偈句，風韻高妙，於事理尤爲圓融，如贈撮藥道人曰：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毫髮不相謾，又貽修漏道者曰：是處叢林走一遭，敲輒打瓦不辭勞，忽然踏着通天窳，始覺從前立處高，又雪中和僧偈曰：蓋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無蹤，其如未識無蹤處，玉屑霏霏落眼中，曾侍郎吉甫嘗有詩寄之曰：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逃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派中來，其爲名公擊節如此。

潭州智度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欲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乃悔過出家，因冥誦華嚴經，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知，處處皆見佛，於是悟入華嚴境界，爲衆講解于成都，剖發微旨，無出其右，尋以未探禪宗，出峽謁無盡居士於荆南，無盡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遣書爲覺紹介，其略曰：覺華嚴乃吾鄉大講主，前遇龍潭，爲伊直截指示，決成法器，有補宗門矣，覺抵蔣山，一日聞圓悟舉羅山道，有言

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觀露機鋒，如同電拂，覺恍然，自謂有處證，作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圓悟見而大笑，翌日問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圓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自茲參究經于五載，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於廬阜，有云若道有親疎者，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須知宗師著著不曾虛發，至是頓釋所疑，乃述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回來不怕語聲高，其得樂說之辨，以扶宗振教爲己任，非馳聘於詞而已，至於宗門統要機緣，無不明之以頌，古今名僧行實，無不著之以傳，雖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既藏于蜀山，豈不壯叢林寂寞之傳耶。吉州禾山方禪師，元符戊寅歲，至豫章翠巖，參禮死心和尙，已而執侍閱五載，死心既謝院事，寓靖安祐聖瑠公席下，唯方與俱，日以禪悅爲樂，使方述文而祭死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而緇素環侍，其文曰：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六月七日，參徒比丘惠方，謹以大虛爲盤，萬像爲饌，致祭于死心和尙之靈，混元之精廓爾發生，氣孕南方，剛烈煥明，兩踞猊座，祖令嚴行，一旦拂衣，衲子趨瞻，峻機電卷，孰敢論評，入煩惱海，現涅槃城，隨機發藥，省彼狂醒，含光育德，混入枯榮，得大自在，遊戲寰瀛，一法若有萬像，崢嶸尙亨，噫，死心平生，詞佛罵祖，氣蓋諸方，故叢林目爲新孟八，及退藏于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師弟子之間，乃爲兒戲事，又豈可以常情測度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由秘書監出牧汝州時，廣慧有璉禪師在焉，公至，首謁之，問曰：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璉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及相與夜話，璉曰：秘監曾與誰語及此事來，公曰：曾問雲門諒監院，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對以一合相，亦嘗自著語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也，無璉曰：老僧卽不然，公曰：請別道看，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勃越，公於言下知有，遂醅醑達旦，自是咨詢經于半載，礙膺之物，噉然而釋，乃與尊宿激揚機語，哀而號，汝陽禪會集，因自著叙曰：粵以達磨西來，少林壁觀，心燈續照，信衣密傳，逮六世而花果乃成，流諸方而葦廡斯衆，隨機有得，證道同歸，雖性地恒明，而言樞差別，師承異稟，體用致殊，河獸深淺，非觀慧而孰分，城乳醇醪，亦法味之隨變，差毫髮而彌隔，滯筌罟而易分，自南嶽懷讓爲曹溪嫡子，讓傳馬祖道一，一傳百丈懷海，海傳黃檗希運，運傳臨濟義玄，玄傳興化存獎，獎傳汝州南院顯顛，顛傳風穴延沼，沼傳首山念，念傳廣慧元璉，璉於曹谿爲十世，爰有俗士潛心空諦，勤求知識，多歷年所，滯於言句，迷乎物我，羈官之故，宿緣是契，咨詢采索，渺瀰時序，恍然啓悟，洞見真常，有法昭者，傳法於葉縣飯省，省亦嗣於念，居多集會，形於問答，扣侍座隅，隨時疏錄，屬有好事，傳布襄陽南雍名區，招提並列，大士間出一音，迭吼互爲主伴，更有醅對其捨，隱紹遠，玉泉守珍，同嗣石門徹，白馬令岳，嗣先白馬倫，普寧歸道，嗣德山密，正慶惠英，鹿門山生惠昭，同嗣雲居齊，凡六大士，泊廣教省，並存言喝，用咨提振，仍復討歷遺集，詳求昔範，或盡相善，或虛其對，有別語焉，有代語焉，往哲深意，初心勤請，或教舉其要，或顯其旨，有拈語焉，有垂語焉，躡前以申問者，列爲進語，因時而與論者，備諸辨語，後有同參之淨侶，徑途之禪客，公齋會精廬環坐，隨方扣擊，尋常應報者，或用掇集，以布於同志，凡十有三卷，云爾，嗚呼六一居士謂以公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勁寡合，觀夫公齋務

簡與宗師激揚萃集機語布於同志以其所存實聖賢高致也。溫州江心龍翔肱禪師天資嚴重能蹤跡其師高庵悟公之爲人其偈句亦精研叢林頗傳誦之因謝事龍翔遊鴈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雨足雲收得暫閑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肱後住筠陽洞山退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止任之以緣復與高庵冥會此非偶然耳。

黃龍庵主者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緣十有二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也於是勝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佗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即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剎法到頭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佗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紹興庚申冬獲斯勝於南蕩空禪師處空嗣死心能詳晦堂平居行事然須學者渴法乃與開示以朔望爲準殆謂是也。

保寧璣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絕江訪之璣逆於途公遽問曰如

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對乎璣曰適然耳公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遂題于妙高臺今有石刻存焉。

三祖會禪師者天資敬嚴臨衆煩苛故叢林無善譽也目之爲會魔子因持鉢歸示衆舉世尊入舍衛乞食至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此者山僧至深村陝路一婆子亦乘轎來不免各下轎而過婆子問曰和尚向甚處去遂對以持鉢去婆子云啞著甚來由大衆備且道言婆子啞著甚來由與須菩提歎希有世尊是同是別若道同甚麼處是同若道別未具衲僧眼在會乃天衣懷公嗣緣雖不稔而機辨逸格鳥巨行公固嘗稱其作畧似臨濟下金剛眼睛獅子爪牙者蓋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覺禪師因歲暮過衛寺丞進可之廬有堂曰六湛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且竟偈發揮其旨覺卽賦曰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離落春能早野雪樓腰夜不昏萬像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無痕妙喜老師自徑山繼至衛命和之曰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塵晝夜未嘗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世俗名堂室必於儒書意在燕休閑適而已其欲資坐進此道取於佛經蓋亦鮮矣所以天童賦偈美之徑山依韻和之是皆指以入道捷徑畧不少惜眉毛耳。

西蜀顯禪師者落髮師乃紹覺白公有偈送之南遊曰古路迢迢自坦夷臨行不用更遲疑佗

時若到諸方日爲我分明舉似伊既至海會參禮演和尚一日演語曰我固知爾見所只是未過白雲關是時圓悟爲侍者顯密以白雲關意扣之圓悟曰爾但直下會取已而演自城歸顯偕圓悟入城相值於興化演曰記得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圓悟曰這漢饒舌矣由是機語相契久而辭歸蜀演爲小參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旋成都紹覺住昭覺使顯應長松之命開堂拈香曰一則爐輔功精一則磨淬極妙二功並著理孰爲先不見道本重末輕當風可辨此香奉爲紹覺和尚燕向爐中令教普天匝地竇溝壑使天下衲僧無出氣處嗚呼言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之左乎其與一宿覺蓋相萬也至於蚤善戴嵩之筆故叢林目爲顯牛子既以小技溷掩道望以故情謬索師承而爲後世矜式其可耶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庵與彌光藏主爲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省乃頌妙喜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謾也妙喜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觀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爲禪狀元諒其然乎以之追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媿也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煩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見見不能及遂豎起拳云見麼隆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隆於言下領旨尋俾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爲哉圓悟曰聽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顯著因追釋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于上達磨曰闍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雙去却膏肓必死病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叢林卒不至於墮廢實本于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達磨有識靡不隲其議可謂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爲讚發明其道有足多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趁後發言不覺負墮當爲明之於是成二偈東坡笑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已嚙津能省嚙津真有味會言龍肉不爲珍又何知龍肉卽豬肉細語龜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機會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東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興元府吳詢字德夫以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觀文詔迎晦堂和尚入城館於大梵院而咨心要吳亦往參扣晦堂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吳窘無以對遂於行住坐臥提撕此語忽自知有而機莫能發乃閱傳燈錄至鄧隱峰倒卓而化其衣順體不褪深以爲疑自是徧問尊宿或答以神通妙用或答以般若力資疑終不釋復

趨晦堂而問之，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吳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吳曰：不疑。晦堂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吳於言下大徹，嘗有二偈題于晦堂中，無門戶，四無旁學，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又廬峰居士舊門人，遷得師真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晦堂有偈送之：海門山峻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噫！吳爲府掾，能自公餘暇，質疑於尊宿，與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遠矣。是時叢林皆傾慕其風采，亦可謂特立之士。林間錄以德夫爲敦夫，無乃誤耶？

潛庵源禪師，初謁泐潭月和尚，月問曰：自何而來？作箇甚麼？源曰：近離洪州，欲學佛法。月曰：殿裏有去學取，源曰：今日撞着箇泥堆。月曰：白日裏見鬼，源便喝。既而趨黃檗，與南禪師法席，源爲人外若簡淡，而中敏，南公喜之，命執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叢林。嘗頌三關話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畫餅，青天白日，欲識鷲峰峰上機，摩訶般若波羅密，年逾八十而喪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版其語要流通，源設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目復有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愈，緇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歟？壽九十有六而遷寂，建炎己酉冬，訖後事，不數日，虜犯洪城，殺戮無噍類，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

明州智朋禪師，初爲寶峰持鉢至焦山，時方丈成枯木，與照闍提俱嗣芙蓉楷公，先後得法，未嘗相識。成問朋曰：寶峰有何言句？朋即呈照自題肖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枯木春。咦！備是何人，成稱賞之曰：今日方知寶峰親見先師來，又指以問朋曰：汝會麼？朋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塞山否？朋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朋口曰：住住，朋豁然有省。朋後出世衡州花藥，爲照之嗣，尋遷婺州天寧，先是崇寧二年，詔州郡建禪苑，以萬壽配紀元爲額，于時有致法門興衰之慶於妙湛禪師，妙湛謝之曰：乃今而後，安得明眼尊宿三百六十員，布於天下耶？第恐法門衰，由是矣。至政和元年，改崇寧爲天寧，朋之住天寧，在紹興七年，陳僑寓混殺於有司，遂奉聖旨，改報恩廣孝得專一，追崇指揮，逮十五年，易廣爲光，蓋事權與於朋矣。故錄朋能推廣聖孝於無垠，而併記妙湛之言，妙湛住雲峰而終。

死心禪師，紹聖間住江西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威靈甚著，死心徙祠於院西偏，卽址以建丈室，設榻燕寢，蟬蟠身側，叱去復來，夜以爲常，一夜將三鼓，夢冠裳者通謁，極陳遷居非所樂，欲假莊丁六十輩南遊二廣，死心在夢諾之，居無何，莊丁家疫癘大作，物故如數，而後已。遂設問於學徒曰：且道，果有鬼神乎？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丁爲甚麼死？時下語鮮有契者，適楚源首座自寶峰真淨會中來，死心如前問之，源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死心笑而已。源應機鈍甚，寂音目爲源五斗，蓋開口取氣，炊熟五斗粟，方能釀一轉語，妙喜老師蚤嘗爲源見知，因謁李商老，逾年而歸，源讓之曰：嗟，荒了也，豈不念無常迅速乎？老師晚年常以此語學徒，且謂當時不覺汗下，嗚呼寶峰號江西法窟，源於其間，持維挈綱，激勵英俊，亦不失陳蒲鞵之爲人也。

潛州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辨自將，保寧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劍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設效響，亦提得一箇勇，曰：何不呈似

老僧顯便舉云、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酒輝、當鋒坐斷昆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據、勇作倒勢、顯拂袖而行、勇曰、且來、顯曰、且待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稱於衆、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瑤公遊水磨、顯偕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瑤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佗在此聽說話、顯曰、不曾帶得標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既而遊湘西、寓鹿苑、真如禪師使之分座攝納、久而歸、潛上、或傳住西堂而終、顯之參保寧、如太原孚在雪峰、及趨白雲、似大禪佛到霍山、雖具有體裁、何竟無聞哉、得非谿邊老嫗喚其舊名耶、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于時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靈源薦佛鑑於舒守孫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鑑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佗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略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四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遠、惡亦猶藥不在精、愈病者爲良耳、

明州啓霞宏禪師、秀峰祥公之嗣、爲人剛峭不妄言笑、故有鐵面之名於叢林、嘗著法寶傳三卷、烏巨行公爲序、冠其端、略曰、凡禪門正法眼藏、皆見于傳、有引以叙其機緣、有頌以顯其宗要、學者覽之、宗要明而機緣得矣、茲可見傳之大概、然啓霞介於天童育王之間、衲子過門必與勘驗、一日有僧稱衡陽人、與師同里、問侍者通謁、宏拽杖且行且語曰、不去參禪學道來、認鄉人、討論甚麼、僧擬議、卽以杖打出、其攝物類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貴人卜葬所、親迎、柩至、宏堅臥其穴、不克喪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諭之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長老、何苦爭耶、宏曰、不可、以一朝僧壞千年常住、貴人亦賢者、善其言而改圖、又行事類如此、宏雖緣不勝、而以千年常住爲己任、足可羞結情固位者之顏矣、至於剛正之操、勤儉之德、挺挺有祖風烈、可謂大馮苗公之有孫也、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于徑山、因題枯體圖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妙喜老師見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卽和曰、只此形骸、卽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首座九仙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風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詞、

寶峰闍提照禪師、有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闍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佗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無情無見無語、拽住便問、佗備是何人、闍提平時不謾許與、而屬累於聰、其任固重、聰必穎然、秀出於門弟子之間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

不克行道而終，遂致名亦不聞於叢林也。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曰：毒蛇猛虎當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既無門退無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都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分，更唱迭和，與夫捉盃笑語，爲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石霜清素侍者，闕之古田毛巖，乃生緣也。晚遁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菊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匾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香叩，素曰：吾福鮮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遂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逮崇寧三禩，寂音尊者謁無盡於峽州善谿，無盡曰：昔見真淨老師于歸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尙未終，而真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了，脫空妄語，不用信。既見其盛怒，不敢更陳。曲折，然惜真淨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於真淨老師真藥現前，而不能辨何也。無盡駭曰：真淨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則別參，無盡於言下，頓見真淨用處，卽取家藏真淨肖像，展拜，題讚其上，以授寂音。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親露唯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厥後有以讚鑲，石子

仰山寂音亦有二偈，示悅之侍者智宣云：素公死後，閑名在，末後句如黃石書，殺盡英雄人不見。子房兩眼似愁胡，又曰：無爲兩字如何說，開口知君病轉深。試問舊時宣侍者，不言不語笑吟吟。噫，悅能扣素，而不能忘其轍跡，致無盡隨墮其中，非寂音發真淨瞑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耶？信宗師爲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涘哉。

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己事咨決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懶，懶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懶，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祇僧須具繙素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於禮，必須獲益，及請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懶自會得好，遠曰：有翼開發，却爾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佗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机上傳燈錄，適當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圓悟曰：只如佗道：鐵輪天子寰中旨，又作麼生出遠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圓悟退而語朋舊曰：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公，有頌發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兮不如懶，遠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會兮不如懶，堪笑千花生碓背，善財謾說百城遊，何曾踏著自家底。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詳傳其見於仰山祖堂自讚曰：吾真難貌，班班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又塔銘載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

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妙喜老師謂其是講因明百法起信等論師及參得禪了開口更不著經論一字以其說禪方於雲蓋老智云

端和尚於皇祐四年寓歸宗書堂郭功甫任星子主簿時相過從扣以心法遽端住承天遷圓通郭復尉於江州德化往來尤密端移舒州白雲海會郭乃自當塗往謁端問曰牛醇乎對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於是爲郭陸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可知禮未幾示寂郭爲銘其塔略曰師之道超佛越祖師之言通今徹古收則絕纖毫縱則若猛虎可謂知言矣昔人逢僧話得半日之閑尙見於詩況學牧牛卒致乎醇自載于塔碑亦不爲過

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潛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辨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默庵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遞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猴徐扣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爲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閉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太史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竊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乎無盡於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其奈狹中媚忌爲叢林口實也

死心禪師以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從洪帥李景直之命住黃龍山明年揭勝于門曰仰門頭行者賓客到來劃時報覆卽不得容縱浮浪小輩到此賭博常切掃洒精潔凡置三門者何也卽空無相無作三解脱門今欲登菩提場必由此門而入然高低普應遐邇同歸其來入斯門者先空自心自心不空且在門外戊子九月十八日死心叟白死心平日佛祖在所詆訶而於賓客不立涯岸如此其言典而嚴簡而悉於世出世間兩得之矣若使守法任者具如是施爲何慮叢林之不振耶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禪師爲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呈照覺德公之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爲料理否行卽對曰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歎服呀登時照覺能奮金剛椎碎東坡之窠窟而今而後何獨羨大顛門有韓昌黎耶雖烏巨向曾程二公略露鋒銜豈能沈叢林噬臍之歎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誠情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遊嶽兩三遭信爲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摸寫情思之好尙抑可謂曲盡其妙矣樞密蔣公穎叔與圓通秀禪師爲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

篤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當以此地比覺城。東際唯具佛眼者當知之，于時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又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唯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爲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曷爲捨我，先其往而蔬奠致誠，庶其歆之，嗚呼！公於華嚴非素業矣，而欲追蹤棗柏大士遊普賢行願海，未免背馳，秀不敢孤方外照，爲之辨明，然一字之師，似可羞張廻浪稱於齊己也。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南遊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指示，語未竟而偉便打，於是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拈香曰：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旛檀表勤意，顯爲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携家屬致拜，且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師號以伸敬焉，蓋取其蘊略其所出，可謂道在一介則一介重也。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智卽當曾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時，智住開福，得其訃音，卽陞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作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侍僧編次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詬，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視死心爲猶子，聞訃歎法幢之摧，蓋前輩以法道故，今則不然，生譽死毀，與市輩無異，真可羞也。

泉州教忠光禪師，與李參政漢老，在小谿雲門庵妙喜會中，有同參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衆生之句，爲叢林傳誦，旣而李病將革，以偈寄光，曩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辭師不報恩，光卽和之，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更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李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亂，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日所養矣，東坡謂：生死之際不容其僞，李殆庶幾焉，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間，嘗作二句頌，寄朱發運正辭，是時許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李兩催樵子還家，朱風送漁舟到岸，許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鍛，鉏麈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鷲飛影落秋江，風動蘆花兩岸，文和公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唯傳後一頌而已，然世謂士夫學禪，只資談柄，亦安知文和之唱，諸公之和，其語徑正有宗師體裁也哉。

明州和庵主，從南嶽辨禪師遊叢林，以爲飽參，及逸居雪竇之前山栖雲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雪竇主者嫉其軋己，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問之，對云：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于壁，徙

居杖錫山，一曰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居庵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殘，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庵過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閑，三曰黃皮裏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攀蘿又上一峻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藥形茹亦何與於世，然猶取忌於時，卒教徒居，噫名德累人，信矣夫。

百丈珍禪師，有開山大智禪師讚曰：要識百丈祖師，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全無巴鼻，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箇得恁衰氣，元來不直半分，始解兒孫滿地，珍乃建陽人，天資和雅，篤爲杜多之行，搭以龜縮僧伽梨，韻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之名於叢林也。

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真淨高弟，嘗著禪本草一篋，曰：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開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多采聲殼爲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噫，世稱韓昌黎毛穎傳，以文章爲滑稽，若禪本草，寧免併按者歟，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羅藏得非方書乎，况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議病且審，使藥且親，其有服食獲證大安樂地也必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爲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

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却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是，苦哉苦哉，不唯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蠱心，師授莽鹵，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到用性空真火，微焙之，入四無量白，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塵三昧，煉十波羅蜜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妙喜老師曰：湛堂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知作文關鍵，遂著羅漢疏，水磨記，炮炙論，嗚呼，尊宿於世間學，尙爾其審，况出世間法乎，若夫炮炙論文，從字順，詳譬由喻，而與禪本草相爲表裏，非具起膏肓必死之手，何能及此哉。

鼎州靈巖安禪師，爲人奇逸，機辯自將，佛性泰公未出世時，安以師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嗣書于蔣山圓悟禪師，爾時圓悟坐於丈室，安捧書趨前，圓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圓悟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耶，圓悟曰：背後底，安便度書，圓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

衆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首座遂引手攝，安復執却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鑑。首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安打一書，首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圓悟與佛眼禪師立于法堂，且盼其作略。圓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厮踏有甚憑據？安曰：說甚麼？官馬厮踏正是龍象蹴踏也。圓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圓悟曰：我五百衆中首座，偏爲甚麼打佗？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圓悟顧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顧安問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圓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莫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不得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爐上，薰曰：南無三滿多沒駄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圓悟使分座攝納，秋辭歸。圓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歌須要十數文，長句只消三兩言。圓悟乃以頌嘉賞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超方外，不唯明牕下安排，撥向繩牀，拶嶮崖，拈椎豎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趨，風解粘去，縛手段辣，驅耕食，猶雍容，秋風忽作，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率理窟乃胸中，行行不患無知己，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與金剛圈，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峰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自古禪會，以專使爲重任，禮貌機辯兼而優爲之者，則不辱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謂全才乎。

羅湖野錄 下終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時英俊、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大息耳、妙摠窮居村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溫、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娓娓談前言往行、殊慰此懷、徐探囊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醜酢、雄文可以輔宗教、明誨可以警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為道為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繼而為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功豈不博哉。

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

毗陵無著道人妙摠謹書

國譯靈源和尚筆語

解題

靈源和尚筆語は、黃龍の靈源惟清禪師が、先輩并びに其の門下の徒と、應酬の書牘を纂めたるものにして、かの大惠の書と、その趣を同じうす。

傳を按ずるに、靈源惟清禪師、俗性は陳氏、幼にして郷校に入り、日に千言を誦す。異僧あり、之を見て、手を引いて熟々之を視て驚いて曰く、「菰蒲の中、此の兒あるか」と。其の父母に告げて出家せしむ。黃龍に至つて衆と作息す、問答茫然として端睨を知らず、夜は諸佛の前に誓つて曰く、「倘し省發することあらば、願くは形壽を盡して、法を以て檀施とならん、世々力めて大法を弘めん」と。

初め玄沙の語を閲して倦んで壁に倚る、起つて經行するとき、歩促かにして履を遺す、俯して之を就けて乃ち大悟す。走つて其の師晦堂に告ぐ、堂云く、「緣より入る者は永く退失なし、然も新たに法を得る者は喜悅多くして散亂を致す、侍者の房に就いて熟寐すべし」と。後日に人に謂つて曰く、「今の學者未だ生死を脱せず、病什麼の處に在る、病は偷心未だ死せざるに在るのみ、然もその罪、學者にあらずして師たる者の罪なり、漢の高帝、韓信を給いて之を殺すが如し、死すと曰ふと雖も、其の

心果して死せんや。古の學者言下に生死を脱するにあり、効し什麼の所に在る、偷心已に死するにあり。然も學者の自ら能くするに非ざるのみ、實に師たるもの、鉗錘の妙密なるがためなり。梁の武帝大殿に御して侯景に見ゆるが如し、聲氣を動せずして、景の心已に枯竭して餘すなし。諸方の説く所、美麗ならざるに非ず、之を要するに趙昌の花を畫くが如く、眞に逼れども眞花にあらざるなり」と。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んで淨髮し、安坐して寂す。

金華の履庵の比丘務本、潛庵の祖英、德庵の元素、仰庵の繼宗、樓湖の逢源、廣社の淨信し、重ねて靈源筆語を刊す。卷を開けば粲然として、

古風復び振ふ。適々莊王桐因みに勝縁を助けて、而して之が頌を爲る。曰く、「二滴の靈源處々に通す、分明に筆底宗風を立す。淋浪たる教雨初めより聞て無し、只人心自肯の中に到る。」
 『天童印し得て黒陳々、今日東瀾更に人有り、子細に看來れば二本無し、一番拈出すれば一番新なり。』甲辰淳祐冬至書す。

- ① 靈源。諱は惟清、黃龍の晦堂心に嗣ぐ、宋徽宗皇帝の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坐亡す、筆語は香簡なり。
- ② 淋浪は即ち淋漓なり、兩大いにそそぐなり。
- ③ 天童は明州慶元府にあり、乃ち先刻板の所、進侍者天童山に於て初めて此の書を刻するを云ふ。
- ④ 東瀾は履庵居住の地、後刻板の處なり。
- ⑤ 甲辰は南宋の理宗の四年、日本後嵯峨院寛元二年にあたる。

國譯靈源和尚筆語

伊川居士に答ふ

某啓す。妄りに過聽を承く、道を知る者を以て期せらる、未だ一たびも目撃の歡を奉せずとも、然も聞く公、心を此の道に留むること甚だ久しく、天下の大宗匠に歴叩すること殆ど徧く、乃ち猶ほ鄙人未だ見ざるを以て足らずとなして、肯て歇し去らざる耳と。然るに此の一歇實に強ふべからず、而して不歇の病、依約信の處に在つて、未だ頓に靈源に入つて親しく本體を見ることが能はず。性地妙明の眞照を發揮し、一切を照徹せば、心と法と了に端由無けん、端由徹する處、己眼豁開せん。正に此の時に當つて、何の法か見つべく、何の情か除くべく、何の語か存すべく、何の迷か滅すべく、何の佛か成すべく、何の生か度すべき。始めて知る百千の諸佛諸大祖師、六道四生、乾坤、日月、皆吾が光中の浮幻影像なることを、堂々として獨運す、豈丈夫ならずや。却つて復た自ら觀よ、箇の歇處を覓るに了に

國譯靈源和尚筆語

① 伊川居士。伊川名は程頤、字は正叔、居士は士中の尊に居るものにして、白衣富樂のものなす。

② 某啓。編者高徳の名を書するを諱んで某となす、啓は事の上に白す敬詞なり。

③ 目撃の歡を奉せず。一面の交をなさざるなり。

④ 一歇。悟つて休歇するを云ふ。

⑤ 性地妙明の眞照。楞伽經に曰く、性地妙明、本覺明妙と、これは山河大地の妄覺に依つて生ずることをいひたるもの

不可得なり、況んや不歇をや。若し未だ此の如くなること能はずんば、直に須らく従前の會する底を拂却して、信解未だ萌さざる時、反思及ばざる處に向つて、親切に諦觀すべし。忽然として虚空を穿過せば、即ち山僧と居士と相見其の來ること久し。豈、川陸に奔馳し音容に交接して、然して後、會晤を爲すに在らんや。唯公、大信種を具す、乃ち眞の道器なり、尋常にし了るべからず。此れ即ち自ら休せざるを驗して、便ち宿因の深正なることを見る、實に用ひて慰歎す。今此の不休、乃ち是れ大休の地なり。若し只恁麼に旋疑ひ旋解せば、小しばかりの輕安無きにはあらず、病の根を除かざれば毒に感じて還た作るが如し、盡未來際、何の休期かあらん。近世號して明道とする者も、亦多くは箇の相似底を體會得ず。未得已前に較量すれば、誠に亦廓達妙圓なり。其れ如し本源に到らずんば、差別の因縁に遇著し、愛染の境界に對して、微細の情習、宛爾として暫興す。便ち却つて一性融通を以て、謂へらく世、出世間元より外法無し、全波即ち水、何をか即し何をか離せんと。似たることは即ち似たり、是なることは則ち未だ是ならず、公の明斷以て如何とかする。頃年老師の公の見處を言ふことを聞く、今法要後序を覽るに、深觀信入眞實にして虚ならざることを。亦嘗て老師に見ゆる時の事を

- ① 端由。端觀因由なり。
- ② 六道。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四餓鬼道、五畜生道、六地獄道。
- ③ 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なり。
- ④ 堂堂。堂は盛んにして、明顯の義也。
- ⑤ 宿運。宿行なり。
- ⑥ 大信種。信心の種子なり。
- ⑦ 差別の因縁。我情に逆らふなり。
- ⑧ 愛染の境界。我情に順ふなり。
- ⑨ 老師。晦堂をさす。

論すことを蒙るに同じ。然るに老師公と相見の時、已に自ら自傷慈し、只當處の平和ならんことを欲して、肯て深く挑げ痛く節せず、信解未だ混せず、本智彰れずして時々猶豫あらしむることを致す。若し拙者の言を用ひば、一切併絶して念念深切にして、直下に自ら看よ。更に須らく徹底明白省力現成奇特の事を見るべし。若し是くの如く自ら究め自ら參せずんば、縦ひ佛祖と同參にして時常會話すとも、只骨董を添得す、終に究竟に非ず。幸に希はくは深悉して、輕觸するを以て罪とせざれ、加愛の殊なることを蒙ることを念ふが故に、敢て爾り。亦今世王公大人の此の道を好む者を觀るに、亦多くは道を談ずるの際に至つて、箇々人の己に順ふことを喜ぶ。而して法門主道の者も、亦多くは苟も世變に順ふ。吁、茲れ何をか圖るや、皆是れ我習内に薰じ、情縁相附して、交々欺誑を爲す、摠て丈夫ならず、公と相期することは、既に此の類に非ず。則ち、諛々の告、實に衷心なり、世縁の通塞、想ふに之を斷るに方有り、復た意に介せざれ。幸幸。

- ① 傷慈。いたはるなり。
- ② 骨董。羅浮の類老、飲食を取るに雜へて之を煮る、名けて骨董羹と云ふ、今爰には妄念雜念の意に譬ふ。
- ③ 諛々。やみしく。
- ④ 通塞。榮衰窮達を云ふ。
- ⑤ 勝趣。殊勝の旨趣なり、所入所至は參禪の様子なり。

再啓。既に外にせざることを蒙る、而して己事を以て所詣を決することを求む。會晤の縁、未だ即ち願の如くなら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勝趣、所入、所至、尙は疑ひ尙は滯ると、兼ねて尋常日用、如

何んが體究する。意味工夫も亦書に因つて示諭せらるべし、況んや多病の人、自ら薬性を諳んず、當に或は報使に附して、萬里に相投すべし、即ち虚ならざる耳。宜しく未だ相見せざるを以て、未可なりと爲すべからず。蓋し恐が性一切と問て無し、矧んや同風に在るをや。必要の序中に提掇顯示する所の意を觀るに、實に異見なし。但だ未だ僧襟を展露し、脱然として自ら快からず、獨り家堂を鎮す、^①遮般を去却し了つて、是れ何の道理ぞと諦審し諦觀すべし。切々に此くの如くならば、感發するに日あらん。必ず一回頓に發することを得ば、初めて人に資つて交々攻め、大安樂の地を致すべし。未だ爾らざるときは則ち皆門庭に依り傍ふのみ。縦使ひ相見すとも、豈唱和を通せんや。其れ世縁萬緒に於て、目に對し心に挂くるも、猛烈に決斷せば、始めて全功を得ん。誠切にして言繁し、幸に希はくは意に參せよ。

① 遮般を去却し。文字言句を以て見識の迷ふることを去るなり。
 ② 同風。玄沙大師一日、書を白紙の書を遣せるに、峰是を開誠して僧に云つて曰く、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と。
 ③ 勤勤。懇懇なり。
 ④ 謙誠。謙遜誠實なり。
 ⑤ 方袍は袈裟をいふ。

啓す。未だ英姿に接せずと雖も、心契^①同風、夫れ世人朝夕親遇して、平生の如くなる者と、其の密なること固に之れに過ぎたり。而して教を承くること^②勤々たり、尙ほ未だ相忘れず、仰いで謙誠を荷ふ、以て驚き以て愧づ。某、宿習疎鈍なり、世事に於て茫然として知ること無し、而れども^③方袍を身にす、祖宗の教に因つて、以て師門を叩き、既に少しく狂妄を息む。乃ち法道の傳を歷觀す

るに、當代巨賢の深志大明にして、^④中外を相爲すに在り、然して後に報恩の効、得て之を崇ぶべし。是を以て之を求むるに幾んど二十年、言通じ意料ること、多からずとせず。然れども^⑤精窮諦實にして、真切に己が爲にして、思ふて此の事を以て大任と爲せる者を覓むるに、未だ初より見ること或らず。比歲特に老師^⑥高致を講じ及ぼすことを聞く、兼ねて累年音尺の中に於て、或は趣向を窺ふに、愜然として以爲らく、誠に我が求むる所の者なりと。奈何せん、會せんことを圖るに、猶ほ^⑦艱違にあるを。區々として^⑧歎悵す、亦眷照して存せられん者なり、縁遇して早晚は、^⑨毗盧印中に印定す、輕意に以て斯須を易すべからず。往古の^⑩大士相期すること皆爾り、幸くは^⑪靈都を返鑿せよ。親冥外無し、姑く念を置くべし。

朱世英に答ふ

啓す。弊疾、爾來殊に輕損を覺ゆ。因て思ふ^⑫虚恬粹適契念の方、端に妙功あることを。宜なる乎、俗醫の未だ知らざることや。幻形を調護するの術すら、且つ知り易からず、又況んや法身を保養するの妙道をや。法身

① 中外。宗師、中にあつて護防を爲し、外に在つて大法を世に傳ふ。
 ② 精窮諦實。精しく諸方を窮め諸らに其人を質す。
 ③ 高致。程公を云ふ。
 ④ 音尺。音信尺牘なり。
 ⑤ 艱違。思ふやうにならぬ。
 ⑥ 歎悵。足らざるをいふ。
 ⑦ 毗盧印中に印定。一切の事、人人性中に印し決定して轉すべからざるを云ふ。毗盧は梵語、譯して遍一切處といふ。
 ⑧ 靈都。自己心地の都なり。
 ⑨ 朱世英。名は庭傑、朱庭といふ、永福の人、崇寧中、進士となり、建炎年中、賊を抗ぎて節に死せり。
 ⑩ 虚恬粹適。安閑にして念慮を絶するなり。

の眞體、無明胎中に淪んで、形を五道に受くる者、保養の限りに在らず。其の保養に在る者は、妙性克く孚にして、靈源廓徹す。了然として頓悟すれば、全く本來を露す。本來圓成、薰鍊に資らず、輪回の夢覺めて智慧の華開く、眞體虧くること無し。猶ほ初生の孩子の如し、保護養育を要須す。長立成人に至らば、教ふるに才藝を以てすれば、德行具へ全うするの謂なり。佛の言はく、「眞の善知識は乳母たり」と、其れ然らざらんや。今時の學流、無明の胎氣を抱き、五道識情を分けて、成く僧して法養を成せんと欲す、以て道序を紊る。則ち善知識たる者の、其れ宜しく辨せざるべけんや。貧道憶ふ、昔年道論を奉することを獲て、悟由を示すことを蒙る、深く用て欽服す。遽然として分別して、終に未だ保養の論を極め叩くに及ばず、自らは是れ懐仰す。今弊疾を存問するに因つて、筆に順せて葛藤して聊か一笑を發せしむ。

陳瑩中に答ふ

敬んで示す所の諸偈を釋するに、皆華藏總指醇全の旨なり。是れに由つて誠を存するの常に勝る所を見るのみ、欽服感幸。鳳池華藏閣の記、尤も玄關を發して法施の妙利を布くことを示さる。其れ宗教

⑤五道は六道の中、修羅を抜く、天、人、地獄、餓鬼、畜生の五つ也。
 ⑥陳。名は壇、了翁と號す、又華藏居士ともいふ、沙羅の人、徽宗の世、右正言たり。後楚州に謫せられ、後、靈源に謁して開悟、その偈に云く、書堂兀兀萬機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⑦華藏。華嚴經を云ふ。

同歸の根源を指して、偏小異馳の枝流を攝するに於て、皆己を悟つて融することを知らしむるときは、則ち宗として教を攝ねすと云ふこと無く、悉く能く他を會して己と爲すときは、則ち教として宗に歸せずと云ふことなし。茲れ實に我が法の本なるのみ、見量に縁つて以て差を成す、遂に一法の紛然として多途なることを見る。多を斥けて一に反して以て源に旋ること、實に責、吾が曹に在り。而して能はざる所を顧みるに、乃ち外護の毗耶。彈偏擊小の權を奮つて、我が輩に獎飾するに頼る。凡そ恩力に預る、孰か歸瞻せざらん。此の記の行はるゝ、其の痛痒を知る者は擧げて益を蒙る。今より去つて凡そ此の因縁に遇はゞ、放過すべからず、行くに因つて臂を掉へ、宗教の資る所なり、法幸。香城に書する所の經、左右の跋證を求む。惟ふに其れ爲す所なるべし、必ずしも之を拒まず、空山外擾を絶す。愚智幼艾は一一己を究むるを務と爲して、同じく魔撓少し。伏して乞ふ、悉にし及ばせ、守實、法輪に乍居す、亦恙無し、便あるを俟ちて附與せん。師川龍舒に寄す、聞く將に豫章に還らんとすと。渠れ道義に服すること厚しと爲す、應に道を取つて以て調親の便と爲すべし。

徐師川

⑧外護の毗耶。檀越を外護といひ、毗耶は維摩居士を指す。
 ⑨彈偏擊小。偏見を彈け小乘をうつつ也。
 ⑩香城。黃龍南和尚の嗣、香城順和尚あり。
 ⑪守實。靈源の法嗣。
 ⑫師川。詳しくは樞密徐術、字は師川、東湖居士と云ふ、圓悟に嗣ぐ。靈源の説法に感じて入道、天寧寺に入り頼りに圓悟に參じて大事を了畢す。

近ろ惟れば、日用損は無損に至つて、之に居して以て安からん。古の達人、世間を鑒ること影響の如く、聖道を了すること。① 遠慮の如くなる所以の者は他なし、自ら心源に徹する而已。其れ影響を感じて以て實と爲し、遠慮を認めて而して家と作して、以て迷狂妄解を致し、生死長夜に淪める者も亦他無し、情智に困する而已。若し妄情惑智の未だ消せざるときは、則ち心源混塞す。理固より然り、然も弘法度生すと雖も、亦悟宗の士に笑はれざること鮮し、矧んや其の泛々たる者をや。師川、標向素より此を出づ、而して大丈夫の事を以て自ら期することを知る。故に予意ふに、其の宿に大根あつて、終に蔽味し難きこと、但猛決に在るのみ。是れ自家本有の事なりと雖も、自家に親見一回して、始めて休歇を得ることを須すべし。若んが之を觀て、親見を得べしとならば、但善惡可否、一切の念慮、未だ兆さざる已前に、本源に回鑑せよ、是れ什麼の面目ぞと。祖師亦云く、「但善惡都べて思量すること莫れ、自然に清淨の心體に得入せば、湛然常寂にして、妙用恒沙ならん。果して若し相應せば則ち斯の言信あらん。」風に因つて示諭することを幸と爲す。

① 洪帥張司成

- ① 遠慮、傳合なり、即ち旅人宿也。莊子天運篇に「仁義先王遠慮也」となり。
- ② 善惡都莫思量、六祖大師の、内使薛簡に示す語なり。
- ③ 妙用恒沙、其の妙用は恒河の沙數ほど多きなり。
- ④ 張司成、洪州の統帥なり、元益居士といふ。元祐七年、靈源をして興化より、豫章の觀音院に出世せしめんとせる人也。
- ⑤ 伍、五人之を伍といふ。
- ⑥ 緒言、緒は餘殘なり。

某、空寂の法を業として、質を山林に委し、草木と伍す。素より未だ大君子の風度を瞻す、而るに緒言を聽くことを獲たり。頃者偶々幸に使旆茲の會府に臨む、未だ幾ならず、政教驟布す。仁を仰ぎ令を畏れて、欣肅して安を獲る者、家に論し戸に告ぐるが若し。然も病房幽遠なりと雖も、其れ傳揚鼓舞日に至ること有り。某耳を清めて、竦然として曰く、是れ豈力めて能く致さんや。蓋し志誠己を行ふの感する所に由る、志誠己を行ふときは、則ち忠孝の源に居す。源遠うして流遠し、物を澤して化を成すも、亦大君子の餘事なり。是れに由つて推すときは、則ち其の自ら處すること、固に此より深き者あることを知る。某執事に欽服して未だ一たびも道論に際らざることを恨むる所以なり。今乃ち逆つて過聽を荷ふ、寸長ありと雖も、責むるに法序を摠持せんことを以てす。顧みるに命を承くること能はずと雖も、然れども仰いで恩録を謝すること、永く何ぞ敢て忘れん、所以に懇訴す。伏して哀念を乞ふ、不宣。

- ① 執事、古人は敢て直言せず、必ずす言を左右の人に托して言へり。後漢書に注に執事は論は左右の如しとあり。
- ② 慍息、怖れ喘ぐなり。

某、① 悚息覆聞す。竊かに台命を承く、本山に續いで住持せしめんとする者、輕々しく人に授けざることを知ると雖も、而も必ず之に當らしめば、或は責むる所に副ふべしと謂へり。某、實に採録を荷ひ及び法門を旌衛す。義を鑑みれば即ち合に祗み領じて恩授を謝すべきに、切かに病を抱くに縁つ

て、閑居すること已に十五年、中間十年、或は能く學者を接應すれども、即いて喘息促徹にして語言に艱く、動擧を怯る。思慮を怠んで出で、人に見ゆることを畏る、但室を掩ふて一床に據つて冥然として兀坐す。心に禪觀を存して、以つて朝夕を遺る者、又三年を踰ゆ。苟くも未だ絶えざるの氣を保つと雖も、而も痰涎吐曠、時々絶えず、同居するもの其の聲を聞いて、酸苦憐憫の念を起さすと云ふこと莫し。其狀此くの如し、衆の共に知る所なり、以て受け難きの嚴命の懇なるを陳ぶるとは實に此を以てなり、豈大賢者 仁恕萬類に及んで、獨り忍んで遺てらるゝこと有らんや。伏して乞ふ、命する所を追止して、以て命を 將ふ者を罪せざらんことを。而して此の衰憊を放して、理の如く死を得せしめば、幸幸。

伯剛提舉に答ふ

啓す。公、表公美、楊大年が宿因を蘊んで、而して精究力行すと聞く、久しく勝進を益す、則ち途を同じうし歩を共にして、日用時々、偶諾せりと。未だ目撃せずと雖も、實に以て心に契ふ、豈疎遠にして未だ始めより相識らずと謂はんや。伏して示諭を承く、秀、遇、楛に參す、前には則

- ① 仁恕。仁は心の徳、愛の理也、恕は己を以つて人を體するをいふ。
- ② 將命。將は奉に同じ、命を行ふ也。
- ③ 提舉。官名なり。
- ④ 表休。字は公美、黃樂に嗣ぐ、河東開喜の人也。
- ⑤ 楛。楛字は大年、廣慧禪に嗣ぐ、幼にして神聖に擧げられ、故に大年といへりと。
- ⑥ 偶諾。和合といふに同じ。
- ⑦ 圓通の法秀。法昌の倚過、芙蓉の道楷なり。

ち未だ知見を忘せず、後には則ち知見始めて忘じ、更に此の忘することを忘じて、是非の見を超えて、今時を盡却して、身、鳥道に騰ると、亦是れ蹤を指すの極なり。全威獨り奮ふも、無依に到り難し。何の日か懷を披いて、親しく敲唱に酬いて、則ち 節拍を收めて、共に 玄源に入らん。姑く希はくは退損して、愈々孤貧を極めんことを、企々仰々。

洪駒父に答ふ

問を承く。三人 參請するときは優劣如何ん、一へに之を評することを爲すべしと。一へに之を評すること爲すことは且く置く。知らず特に此の問を興す意、何くにか在る、人を知らんと欲するや、己を明めんと欲するや。若し己を明めんと欲せば、當に來問の源に反つて、以て自ら照すべし。儻し靈知湛然たることを諦了せば、則ち神鑿内に圓にして、萬象昭然たらん。徹見無外ならば乃ち眞に能く己を明むるなり。己を明むるときは能く人を知る。若し未だ己を明むること能はずして、輒ち人を知らんと欲せば、乃ち是れ己に迷ふて妄りに分別を取つて、人と己と俱に利益無きことを致さん。山谷往に問ふ、「蜀に入りてより閑中己事を體究して、今幸に疑ひ無し、而れども人の縑素を辨すること、未だ甚だ快ならざる若きは如何」と。余が曰く、「鏡の物を鑒ること、皎然として障無き者

- ① 無依。獨脱なり、悟りを隔らく也。
- ② 節拍。板を拍つて樂を節するをいふ。
- ③ 玄源。無言無説の眞地。
- ④ 洪駒。字は駒父、諱謙大夫となる。
- ⑤ 參請。參神請益なり。

は佗に非ず、空淨なる而已、今未だ爾ること能はずんば、即ち知んぬべし、道眼機辨、豈然らざらんや。永嘉云く、「心鏡明鑿無礙なり、廓然として慧徹す周沙界、萬象森羅影中に現す、一顆の圓光内外に非ず」と、是れ其の證なり。山谷、子が祖道を行するに誠語を以て一切の人を待することを信ず、矧んや世の大賢者に對して、而も審當を加へざらんや。幸に希はくは鄙誠を體察して、左右を期し奉る所以の者、則ち泛々ならざることを知れ。

●虞察院の書 附けたり

誓、頓首して靈源禪師に啓上す。某道德を嚮仰し、風を望んで懷想す、願はくは函丈に造つて、妙語を咨叩するに日あらん。此者暑毒、不審、氣體如何ん、伏して惟れば、晏坐凝養、起居康謹ならん。竊かに念ふ、某人を求め道を訪ふ頃より、内學に伏膺すること三十七八年なり。二浙に生長し、仕官に及んで多くは吳越にあり。始め仕ふるとき即ち會稽の教官と爲り、固より已に彼の方の所謂善知識たる者に詢叩す。其の語頗る諸經の所説及び古人の語と相類せず。常に疑ふ至道は無二なり、聖人の風、恐らくは此くの如く

① 永嘉。眞覺大師を云ふ。
 ② 萬象云云。世道歌の注に曰く、天の維然としてあるとき、是を仰ぎ觀るを萬象といふ。地の卑爾としてあるとき、是を俯して察するを森羅といふ。
 ③ 虞。名は誓、察院は官名なり。事物紀原によれば、唐の憲府に於て、侍御、殿中、監察を三院と呼び、いま、監察を亦察院といふは、尙ほ殿中を殿院ともいふが如し。
 ④ 晏。安也。
 ⑤ 凝。靜なり、安なり。
 ⑥ 伏膺。伏當作服なり、中庸に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とあり。
 ⑦ 官。音クワンにして、仕と同義也。

ならずと。然るに是の時、未だ黃龍宗あることを知らず。其の後官を京師に得て、東西の二禪、浙中と異なることを聞く。遂に衣を摺げて、佛陀の室に造る。局に趣く毎に、輒ち先づ慧林に過ぎる、戶外に屏息して、次を待つて入り、香を焚き足を禮して、震惕怖懼す。退いて乃ち化老に叩き請ふ、(化老に首)。又智海の佛印許すに乘拂を以てすと聞く、從容として對坐す、室中を必とせず、是の時意頗る化老に向ふ、獎進激發して力を爲すこと亦多し。其の勤めたること固に亦至れり。鈍根にして入り難し、言下に都て薦むるに所無し。一日沐浴して晨に法華經を誦す、第二卷の畢りに至つて、帙を掩ひ位を離れ、忽ちに欣然として省することあり、我に在る者、備り具つて運用無礙なることを知る。謂らく復た疑はずと。古因縁を觀るに及んで、人に難詰せられて、輒ち復た茫然たり。平時幸に無事に安す、一日拘留室塞して通せず、辛巳より己丑に至る迄九年の間此くの如し、己丑の夏、今の眞乗古禪師、武林に公幹たり。某、方に喪を執つて西湖に居す、古の昭默より來ることを聞いて、欣然として邀へ至らしめ、延いて所居に寓せしめ、朝夕論難す。毎に眞乗の爲に困せらるゝに至る。則ち必ず憤懣して不平なり、終夜思惟するに、自ら久しく得處ありと謂へり、豈誣屈すべけんや。又時に迷人と謂はれて、愈々佛髻躁怒して謝絶せんと欲

① 佛陀。黃龍南に嗣ぐ、慧林の佛德遜禪師にして福州楊氏の出なり。
 ② 化老。壽堂心の嗣、雙嶺の化禪師。
 ③ 佛印。「アツチン」とよむ。智清と諱し、佛印と號す。雲居祐禪師に嗣法し、智海寺に住せり、佛印は勅賜の禪師號也。
 ④ 獎。勸むなり、勸なり。
 ⑤ 眞乗の古。靈源の嗣。
 ⑥ 昭默堂にして靈源の隱棲室なり。

すること数々なり。忽ち①四家別録を謂ふに因つて、②疎山造塔酬價の因縁を持して、擧して以て眞乘に詰らんとす。讀んで未だ竟へざるに、覺えず失笑す、廓然として開泰なり、幽室より出で、青天を見るが如し。因つて知る、至道は理を以て求むべからず、眞理は識を以て解すべからず、從前の迷惑、正に情識に坐して、意根の爲に障へらるゝことを。此れより文字語言は、猶ほ劍首を吹くの一映の如くなる耳、千難殊對と雖も、誠に其の慮に干る能はざることを。廣大の門風、不可思議なること此の如し。乃ち知んぬ華嚴法界は、必ずしも外に求めずして、近く方寸の間に在ること。雲門の所謂③文殊、普賢大人の境界とは、蓋し虚語に非ず、道の全體なり。而して味き者は、之を片文隻字一言半句に求め、小理を窺ひ見て、便ち得るとありと謂へり、何ぞ④管中に豹を窺ふに異ならん、悲しむべし笑ふべし。某眞乗と別るゝこと已に十年、近ら頗る自ら覺ゆ、始の時と同じからず、胸中の塵埃、益々以て消散することを。行年五十なり、頗る四十九の非を知る。縁に隨ひ物に應じて、黙々として自ら知る。然れども尋常口を杜ちて未だ始より人と語らず。重ねて念ふ大事を發明すること

①四家。馬祖、百丈、黃檗、臨濟を云ふ。
 ②疎山造塔。疎山仁禪師、壽塔を作り、匠人に錢を與ふるの因縁なり。會元十三に依れば、僧あり、疎山の爲に壽塔を作る、師曰く、幾何の金錢を匠人に拂ひしや」と、かの僧、「いや支拂は和尚にあり」といふや、師曰く、「爲將三錢」とい匠人、爲將二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遣得、與吾親造塔來」と、僧語なし。後かの僧是れを大嶺の庵和尙(羅山)に舉似するや、嶺曰く、「還有人道得麼、」僧の曰く、「未有人道得」と、嶺さらしに、「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二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二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果他匠人、眉鬚墮落」と、僧、この教の如くするや、疎山威儀を具へて大嶺を望んで作禮し、嘆じて曰く「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至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と、後に大嶺此語を聞き、曰く「我意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と。
 ③雲門の所謂。雲門大師の舉揚せる因縁であつて、ある僧が「感如堂頭遍滿地、又作麼生」と問ふや、雲門は「頭上着脚脚下差粗」と、彼僧の云く、「與麼則無佛法一也」といふや、門老漢の云く、「此是文殊菩薩大人境界」と。
 ④文殊。詳しくは文殊師利(Sanskrit)にして、妙吉祥、又は妙徳と譯す。往古の龍種上尊王佛なり。
 ⑤普賢。詳しくは三曼多跋陀羅(Samantabhadra)にして、是を普賢と譯し、普は法體遍滿の義、賢は諸惑を斷じ極聖に

とは、外より至るに非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實に眞乘禪師の之を激するに頼る、而して眞乗も又從來すること有り。是を用て拳々として思慕して、道徳の容を見んと、覬望すれども、造り前むに由無し。一差を求めて江西に至らしめんと欲すれども、終に未だ遂ぐることを能はず。然るに古人曰く、「君子は千里同風」と、諒に見えんと須め請へども、必ず益々其の無き所を奪ふこと能はず、固有する所は、則ち教を待たずして其の心休休なり。數年より以來、未だ披觀を獲ずと雖も、而も常に書を作つて略々始末を布かんと欲す。終に紙墨に縛せらるゝを以て、精微を究め難し。遂に數々中ろに輟まる。今復た自ら已むこと能はず、輒ち鄙懷を叙ぶ。何ぞ遠方の村民上國に至ることを得て誇つて以て人に語つて、而して村野の醜きことを知らざるに異ならん。又老婦の少時の容貌を説いて、曾て羞澁無きが如し。然れども眞實に非すと謂ふべからず、矧んや義、孤負無く、情、同一家なるをや。誠を親しうする所に投ず、復た歎赦せず。眞乘に往來せし時、謙挹辭避すれども、許して遠く法裔を續がしむ。敢て遽爾ならずと雖も、道を問ふの因、實に自つて來ること有り。副墨の子、洛誦の孫、推して之を上

くするや、疎山威儀を具へて大嶺を望んで作禮し、嘆じて曰く「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至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と、後に大嶺此語を聞き、曰く「我意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と。
 ③雲門の所謂。雲門大師の舉揚せる因縁であつて、ある僧が「感如堂頭遍滿地、又作麼生」と問ふや、雲門は「頭上着脚脚下差粗」と、彼僧の云く、「與麼則無佛法一也」といふや、門老漢の云く、「此是文殊菩薩大人境界」と。
 ④文殊。詳しくは文殊師利(Sanskrit)にして、妙吉祥、又は妙徳と譯す。往古の龍種上尊王佛なり。
 ⑤普賢。詳しくは三曼多跋陀羅(Samantabhadra)にして、是を普賢と譯し、普は法體遍滿の義、賢は諸惑を斷じ極聖に

せて以て 參參疑始に至るが若し。皆傳序あり、未だ必ずしも是の人ならずと雖も、理は當に是くの如くなるべきことを知らんことを要す。而も況んや諸祖以來、俗人に傳襲す、裴休、龐蘊、^① 絡嗣恭が如き、皆祖師の印可に頼る。今眞乗捨てすと雖も、更に須らく和尚も相與に證據すべし。蓋し此の事は乃ち大公の道なり、私議に非ず。幸に裁察せよ。

再拜す。區々の誠、已に略々別紙に具にす。然れども古人云く、^②「書は言を盡さず、言は意を盡さず」と。千里に書を馳す、固に備察し難し、況んや人の水を飲んで、冷暖人に告ぐべからざる者あるが如くなるをや。特む所の眞乗は、乃ち和尚信する所なり、當に以て一二を道達すべし。而るに昔より、聖賢時を異にして符を同じうす、其の相知る處、簡編に載する處を離れず、必ずしも親しく見て而して叩くにあらず。某、敢て聖賢の藩籬を窺はずと雖も、情盡き境空するに至つては、消釋すべきこと無し。獨り忘るべからざる者あつて常に存す、則ち古人と雖も、諒に亦加損すること能はず。謂らく其の習氣未だ斷せず、功行未だ修せず、神通未だ具せず、

① 近づく諸佛最賢の義なり。
② 晉書云。晉書王獻之傳に出づ。獻之ある時、門下生にいつて曰く、「南風不競」と、門下生即ち曰く、「晉中窺約時見此一斑」と。
③ 觀。音キなり、希望也。
④ 披觀。披はひらくなり、觀は見なり。晉書に「若披靈竈而觀青天」とあり。
⑤ 副鑿の子は文字のこと、蓋し初め言あり、後には是を簡冊に書するが故なり。
⑥ 洛誦の孫。まどはずよむことなり。
⑦ 參寥。參寥は無名の始、疑始は無始の始なり。
⑧ 絡嗣恭。馬祖禪師の風を景慕して宗旨に親受せり。
⑨ 區區。小なる貌なり。
⑩ 書不盡言云云。易經繫辭に出づ。

力量未だ充たざることは、則ち誠に逃るゝ所無し。若し見處に於ては、實に敢て自ら別に有りとは謂はず、更に望むらくは誨を垂れて、未だ至らざる所を督せ。契り重く情親し、幸に常人を以て待せられざれ。老氏の云く、^①「坐ながら此の道に進む」と、坐進の方、願はくは其の説を示せ。

再拜す。近る豫章の 吳倅、此に過ぎる、承る本州嘗て禮數を備へて再び黃龍に住せんことを請へども、堅臥して従はずと。近者、圓首座に祥符に見ゆ、備に起居を聆いて、深く用て恩喜す。然るに已に別に人を請して住山せしむ。切に慮るに新に至る者は相語じ、悉かならざらん。輒ち以て書を一二の監司に馳せて、託して宛轉諷諭す。庶はくは安居願養することを得て、以て傳績を廣め、精用を耗弊せず。神を 畜み 密に藏れて、後學の宗仰爲らんことを、乃ち願望する所なり。

再拜す。眞乗 比る龜峯に延請すれども、再三従はず、往年瑞巖も亦牢く辭して竟に已む。然るに聞く、彼に在つて頗る殊異多しと。^② 道力の招感にして、此れ特に末事なり、亦喜ぶに足れり。某往に眞乗と酬唱す、并せて當時の偈句頗る多し。此に及んで亦數々有り、未

① 坐進此道。老子經に出づ、その注に、「聘賢、不如此能虛能謙、以求此道」とあり。
② 吳倅。吳は姓、倅は副刺史のこと。興元府吳恂、字は德夫、元の豐元年中豫章の法曹となり、後、郡師王に見られて晦堂に迎へられ、その請問に答ふ。
③ 畜。愛惜するの意味に用ゆ。
④ 藏密。易繫辭の語にして、「聖人以此況心、退藏於密」と。
⑤ 道力。禪定力のこと。

だ録呈することを果さず。去歲、當塗の明老、贈る所の石刻を寄す。欽詠已ます、左右に傾馳す、下情に勝へず、此れより時々上狀することを得ん。

虞察院に答ふ

某、手書、察院知郡大夫に上答す。專价遠く珍翰を致す、①入道の因縁を叙べ通せらる。此より前き嘗て慧古が報を得たり。今、來絨を三復して示す所の始末を省るに、發趣より以て息機に至るまで、良に素より主有つて、途路門庭の爲に正知見歸宿の障を作さずと、往願に乗することの牢強なるに非ずんば、安んぞ能く爾らんや。②健美々々。時節感契顯發の機を驗る、既に思惟に涉らず、廓然として露現す。便ち承當染汚の病無く、卓然として無依なり。本より曾て藏さすと雖も、輒ち指して以て人に告げ難し。是れ大丈夫の事、祖師教外の別行と謂ひ、以て上根を待つ、他の玄あるに非ず、此を悟らしむるのみ。然るに近きことは則ち甚だ近く、之を信する者難し、故に先聖標して、難信の法と爲す。其れ徒に云はんや、來告を奉領するに、所謂能く信じ難きを信す。且つ自らの見處を審かにすることを承はる、千聖も贊を加ふること能はずと雖も、群魔も毀りを致す所無し。③生死輪轉の表に獨立して、超

①入道。佛道に入ること。
②誠。古は成となし、封なり。
③健美。悦服なり。
④生死云云。生老病死の四相の内上下二相を擧げて中略せるもの、衆生迷惑の因なり。分段と變易との二生死あり。分段に展轉生死するは凡夫にして、前者なり。菩薩の斷煩惱毎に生死して進むは後者なり。

然として宜しく待つ所無かるべし。乃し猶ほ古賢の大事を紹明して皆宗承あることを引き、即ち所得のよることを推して、輒ち以て歸せらる。某、軀命を誓つて宗乘の重任に當る、故に人を得るを以て喜と爲す。然るに前に言ふ所の如き、名は是にして實は非なる者、今時紛として稠林の如し。皆相與に吾法を混敗す。顧ふに無似、毎に是の曹に於て見れば、必ず即ち之を畏れ遠ざく、雅意の悟を陳ぶるが如く、正見にして貶從する時、則ち法門の光幸にして、區々として之を仰紹す。職とし由つて以て効を致す。欣慶、欣慶。病懃書寫するに難し、報音脱略す、誠の萬が一を究むること莫し、照して之を恕せば可なり。餘は則ち珍重是れ囑す、不宣。

⑤究竟地。涅槃の極處をいふ。
⑥神通。神變不思議の力用にて、六神通あり。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他心通、四、宿命通、五、神境通、六、漏盡通。
⑦末法。正像末の三時代なるもの佛法流布の時代にありと説けり、現代は即ち末法流布の時代なり。

某又白す。別紙に謂ふことを承る、水を飲んで冷暖自知するが如し、以て人に告ぐべからざる者なりと。豈同時同處にして、同じく是の水を飲む者無きや、告ぐることを待たずして彼此冷暖、互に欺くべからず、論ざるる自知の旨は、實に千佛共に究竟地なりと證す。而るに其の習氣未だ斷せず、功行未だ修せず、神通未だ具せず、力量未だ充さざることを問うて、未だ至らざる所を督すの助を祈めんと欲す。此れ實に既に入道の後の要切の間なり。今、末法の中多くは、一箇の見處を待んで、空洞として自ら快しとし、謂へらく其の中何の因果

修持の相をか容れんと。此の見を作す者は便ち無礙邪種を成す。蓋し其れ少林の謂ふ所、^①佛心宗を悟つて等しうして差互無く、行解相應する、之を名けて祖と曰ふに本づかざればなり。然して別に修持の法無し、但眞實の悟門を以て、長く正位に居するときは則ち一切正なり。其の間何をか斷じ、何をか修し、何をか具し、何をか充さんと擬すや。當に此くの如く知るべし、法相を生ずること勿れ、人の家に處する主人、若し正しければ其の下皆化するが如し。手筆意と相順はず、宣展を能くすること莫し、亮せられよ、亮せられよ。又白す。豫章山中席を虚しうするを以て、大守演唱を續がしめんとす、衰病を顧みるに責を塞ぎ難し、幸に辭して免るゝことを得たり。謂ふことを承る、書を以て一二の監司に抵して、宛轉諷諭すと。寓託して苙護を得せしめんとする者は、此誠に雅意を及ぼさるゝの重きなり。然れども亦、蛇を畫いて足を安ず、返つて蛇た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凡そ今より後の事、望らくは道を以て相照せ。但世俗に涉著して、秋毫も情識の擬議する所の者は、皆之を中に存すること勿れ、況んや外に形るゝ者をや。不肖にして一の護身の法あり、^②諸魔外道と等侶と爲つて、各相誰何せずして、同じく不二法門に入らしめんと要す。況んや吾人をや。此れ亦是

①佛心宗。禪宗は人心を直指して佛道を成するといふより、佛心宗とも言へり。
 ②悟つて云云。傳燈錄の三祖の章に出づ、悟三佛心宗、而無二等無差互之四字。と。
 ③畫蛇。史記、楚の世家の傳に出で、無蛇なること。
 ④諸魔外道と等侶。維摩經に云ふ、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と。
 ⑤不二法門。維摩經には、文殊と維摩との不二法門を説けり。一念の妄心を觀じ、事理を成する要門にして、色心、内外、修性、因果、染淨、依正、自他、三業、權實、受潤、各不二門を十不二門といふ。

れ菩薩宰官の身を現じて君に事へ衆に和して、教化を揚ぐるの法なり。第近世多くは其の然ることを失す。承る、復た眞乘を請すと。渠も亦命に越ること克はじ、蓋し彼に乍めて興建す、渠縁あるに藉つて、二三年の間に必ず圓就すべし。久遠の益、事に在き理に在いて、皆稱すべきことあり、其れ炤愛の外無きことを待んで、洞かに形蹟を出で、以て相期して乃ち敢て拒み奉る、疑はざれ。

⑥ 寶覺和尚に上る

某、惶恐、庵頭大和尚に拜覆す。某、此の月二十八日入院、郡官の開堂を辨することを蒙る、因つて即ち香を焚き師訓を宣明す。而るに稟嗣の縁、固より以て久し、此の時の施設、聊か化儀に徇ふ、故に復た世禮に準じて、特に書を致して謝すること欲せず、自ら疎外にして師の宗を形累することを取る。伏して惟れば慈鑑、必ず恕容を賜はば幸甚。今、四來の學衆粗ば叢林を成す、宰官の檀那、咸く資護を垂る。某旦夕に誠を勤めて、祖宗に報せんことを思ふ、敢て輒く懈らす、此を以て望んで察知すべし、憂念を賜ることを免れん。謹んで狀を上つて申覆す、伏して納受を乞ふ、不備。

⑥黃龍の晦堂祖心禪師、寶覺と證す。

再拜。正月舟中に在つて、嘗て書を分筆の回る人に附す、知らず遂に座下に投するや否や。春夏

より來、不審し、和尚尊慈調理して一に安を成すや否や、地遠くして時々信を得ず、甚だ懷慮に切なり。伏して想ふ、庵中の諸事、慈念を致すことを煩さざれ。江東の朱漕、金陵より書を遣して近ろ到る、意を和尚に致さしむ。當時瞻觀するに及ばざること、今に至るまで恨とする耳。渠亦書を致し、特に來つて、某を召して金陵に到らしめ、相聚めんとす。乍めて此に住持するを以て往くこと能はず、和尚高年にして病を養ふ、知らず尚ほ復た應接せんや否や。若し息氣保調することを得て、庶はくは安適を得るときは、則ち善なること莫からんや。彼自ら機を知る、必ず自ら至る所を求めん、豈吐沫の滋きを假らんや。幸はくは乞ふ珍育し玉へ、不備。

⑤ 五祖演和尚に上る

稽首上覆す。仲夏毒熱、伏して惟れば東山堂頭和尚、尊候萬福、某仰いで恩苙を蒙る、即ち幸に平安なり。審し此來寢食何似ん。丈室に瞻依して禮觀するに由未し、敢て冀はくは時に順つて倍々保愛を加へよ。卑誠謙望の至り、謹んで狀を具して、敬つて起居を承る、不備。

悚息再拜。慈音を仰ぐに正つて、忽ち誨墨を蒙る、感慰の懷、宜しきことを如何ん。仍つて 白

④ 朱漕。朱は姓、名は顯、謨世英といふ。漕はその轉運使なるが故なり。
⑤ 五祖演。白雲禪和尚の嗣、五祖の法演禪師、四面に住し、晩に東山に居す。

雲禪録を以て賜と爲す。此れ熙寧の間、嘗て披閱す、彼の時未だ親切の落處を知らずと雖も、然れども其の提掇尋常に類せず、之を味ひ之を翫べば、亦隱々として靈襟を叩く者あり。後來洞視して間無し、而して彼の老人と日に遊戯の契を爲す。而して風の從ふが如く電の激するが如し。簡編に著して、復た見ることを得ること莫し。二十年中、毎に之を懷想す、今示し惠むことを承く、其の欣幸量るべけんや。敬んで聞く、夏に坐して高年を休養し、提接の任之を委するに人ありと、甚だ善し、某孤貧無頼なり、物に徇つて 貽齒するに足らざるに自如たり、敢て冀はくは時に順つて克く固く全養せよ。庶はくは永く世間に住して、普く宗黨の爲に大陸と作らんことを。 欽服億萬なり、上狀、不宣。

⑥ 白雲。白雲守端禪師の語録也。
⑦ 貽齒。齒牙につけて云ふにたらしむ。
⑧ 牧主。五祖山の領主なり。
⑨ 古風。古禪徳の門風の時。

祇んで別紙親筆の誨を領す、誦奉して銘服す、深く敢て忘れず。然して聞く、^⑧ 牧主侍者の不出を以て、醫を遣して病を問はしむるに、高懷を激することを致す、遽かに衣を拂つて遠く引くの意あり、旋彼が心を警しめて、即ち欽敬に回らしむ、而して復た之が爲に留ると。其の卷、其の序、誠に義に適ふ。某切に法門衰落して人、道に根づかざることを觀る。師と爲り徒と爲るもの、相與に安を作すことを其れ高く提げて、^⑨ 古風の萬一を振復せしめんと欲するに、大有道にして年徳の尊き者に非ずんば、能く之を爲すこと莫けん。然るときは則ち和尚今日に在らずや、況んや

左右不傳の秘、既に傳あるをや。化を後來に流へんこと休息無きことを保す。而も猶ほ悲乗を控く、俯して化城に由る者、法門を興すことを贏ち得て、規範を整持する耳。幸に垂慈に依つて、甚だ仰賴すること有り、故に區々として之を言ふ。勤兄此に在つて、禿侶と入室す、衆甚だ之を敬愛す、其の存する所甚だ好し、今時叢林の中には甚だ得難し。某渠か此くの如くなることを見て、之を喜ぶこと無量なり、此に在つて凡そ事一家なり、垂慮を煩さざれ。

卓禪人に示す

卓首座に手答す。書來つて領する所の位、堂衆に冠たることを審かにす、茲れ叢林素より以て道德の勝士を待つものなり。今主人爾に命じて以て之に當らしむ。其の選既に輕きに非ざるときは則ち責を塞ぐこと亦難からずや。唯能く難き所以を思ふて、而して必ず職に稱ふことを期するときは、則ち是れ又勵志勉力の地たり。凡そ禪者彼の方より來るもの皆善と稱す、乃ち予を慰す、惟だ職事に應ずる外、諸況自如として更に善く護持して、以て遠念に副へ、衰病近る復た輕可なり。之を縁に委す、慮を致すこと勿れ。

勤兄。佛監禪師をいふ。
卓は天寧長靈守卓禪師なり、靈源に副ぐ。

手字して卓首座に致す。近る禿子來つて審かにす、道を力めて自ら持して輕しく世縁に涉らすと、

甚だ予が期することを慰す。聞く、位を席端に辭すと、久近進退の節に中ることを省みて、己を行ふこと宜しきに合ふ、然るべき所なり。又聞く、主人後に復た頻りに請すれども、終に未だ之に従はず。彼亦位を虚ふして以て待すと、果して若し斯くの如くならば則ち可否去就、惟だ道義のまゝに叢林を贊して心とするに在り、拘執すべからず。晩生の爲に道を言ふに、今時に據りては實に口を啓き難し。然れども先聖平等の機に達して、分別の念を絶し、異相の衆生を見ず、全く同體の眷屬を成ずることを思ふべし。是くの如きときは則ち無縁の悲智、任運圓通にして、己を利し人を利せん。大行を資融して、宜しく以て摠持該攝すべし。輒く欣厭を生じて便ち今時の流輩に落つべからず。少林の言く、後人道を明むる者は多く、道を行するものは少し、理を説く者は多く、理に通する者は少しと。大志氣有つて、其の言を聞く者は豈肯て之を受けんや、決して須らく勇猛にして彼の品量を越ゆべし、始めて是れ丈夫の漢なるのみ。予、殘喘未だ終へず、尙ほ切に自ら強む。故に略ぼ此に及ぶ、切に希はくは珍重。

少林。達磨大師をさす、大師嵩山の少林寺に居たればなり

前に 少林の言を擧す。明むるは多く、行ふは少し、説くは多く、通するは少しと云ふは、蓋し其の行せざるに非ず、通せざるに非ず、但是の念を作さん。我は已に道を明らむ、他は未だ道を明らめず、我は善く理を説く、他は善く理を説かずと爲して、我見尙ほ存して宗旨に違ふが故に、其の不行

不通を顯す。徒だ不行不通のみに非ず、亦た其れ道に於て未だ深く徹底に明めず、理に於て未だ善く眞實に説かざることを驗して、故に祖師此の病を推し出して、後人の省覺して以て本道本理に契ふことを成就せんことを要す。彼我勝負の習あつて久久に返つて魔外に落つることを免れんや。又云く、「佛心宗を悟つて、解行相應する、之を名けて祖と曰ふ」と。全眞の解、稱實の行、若し心宗を會するときは、則ち復た異端あらんや。祖師只人をして此の全解全行、無解無行の本家に到つて、大安樂を得せしむるのみ。所以に傳燈の後卷に、達磨四行の一段あり、其の人に示すの意も、亦此を出でず。後輩少しく肯つて深く力行を究め、豈他の先聖に孤かざらんや。忠國師の云く、「禪宗の學者は、須らく佛語一乘^①了義に遵つて、自心の源に契ふべし、不了義の者は互に相許さざれ、師子身中の蟲の如し。夫れ人の師と爲つて、名利に涉り、別に異端を開かば、則ち自他何の益かあらん。世の^②大匠の斤斧を以て其の手を傷らす、香象の負ふ所は、驢の能く堪ふるに非ざるが如し」と。斯の言亦今時の針艾なり。子病中に靜室に睡の餘り、或は古徳の至言を究め、或は目前の世態を觀じて、聞見千差、一に虛照に歸す。道人の過患を識つて、以て内省自鞭の益と成す者尤も多し。恨むらくは阻遠にして會言を得ざることを。筆に

- ① 四行は報冤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
- ② 忠國師。光宅寺の慧忠國師なり、六祖慧能大師に嗣ぐ。
- ③ 了義。佛說諸經の中の勝義なとくを了義と名づく。生死涅槃不二の法を説くが如し。
- ④ 不了義。佛說諸經の中に世俗に宣説をなすを不了義となづく。生死厭離をとき、涅槃欣求をときが如し。
- ⑤ 大匠云云。老子に出づ。夫れ大匠に代つて到るものは、希に手を傷ざるものあり矣と。

因つて略ば引いて以て面話に當つ。千萬體悉して、旃を勉めよ。

聞く、向來微恙、遂に已に瘳平して、既に主人擧げて、晚學の與に道を論せしむことを蒙ると。此れ己見に據つて以て來機に訓ふ、固に難事に非ず。然るに末法の中、己を究むるを以て志とせずして、多く異解を生ずるもの有り、既に非を知らずして、便ち諍論を生ず。凡そ此の類の來る者にも、亦心を等しうして之を待せよ、他を喚んで外人と作すこと莫れ。圓覺經に云く、「若し復た人あり、彼れが法を讚歎するときは、則ち歡喜を生じて、便ち濟度せんと欲し、若し毀謗を生ずれば、便ち嗔恨を生ず」と。此れを鑒みるに則ち、不善人は善人の資なり、安んぞ諸を棄つべけんや。近世往々に此に陥つて自ら覺せざる者あり、之を愼め之を愼め。太平の老、既に本に深うして、復た自在の用を得たり、宜しく常に其の切磨に親んで陰益あらん。老拙萬事を置絶して、一へに懷を此に娛しむ、末法の病を鑒み見ること愈々明なり。恨むらくは面晤を阻つることを。切に囑す、愼省せよ。鑑道者批字を得て、恙なきことを知つて慰を爲す、此の事を究むるに、尙ほ未だ初志に満たさずんば、切に須らく歩を退けて純密に自ら參すべし。直に是れ冷灰裏に灼然として豆爆せば、方に能く平生を暢快せん。未だ然らずんば人の口角に向つて、嘔啖

- ① 不善人云云。老子に「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と。
- ② 太平の老。太平の佛監慧勳禪師なり。
- ③ 嘔啖は食なり、口うつしの食は味がない。

すること莫れ、縦饒ひ暫く滋味あるも、究竟して力無けん。

委曲、甘露卓長老に回告す。書を領して審かに已むことを得ざるに迫つて、従つて住持することを。既に開堂す、嗣法を明かにして書を遺し來つて叙陳す。且つ云く、「嗣法の實、其の信固に已に威音の先に彰はる、而して今陳ぶる所、化門の表示のみ」と、善哉、汝能く此を知れり、眞に宗旨を味さす。夫れ此の宗旨、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と號する者は、乃ち聖凡共有の靈智なり。本を喪つて情に徇ふに由るときは、則ち智用續かず、情を了じて本に契ふことを以てするときは、則ち靈鑒還つて通ず、靈鑒既に通すれば之を法嗣と謂はんも亦可ならずや。然るに世の有名無實にして、宗旨を混濫する者、其の類尤も多し。儻し融するに等心を以てせば、皆存して論せざるべし。但汝既に之を知る、而して弘道の任を承くるときは、則ち混濫を揀ひ宗旨を正し、誓つて軀命を捐て、以て職を効せ、切に宜しく力むべし。吾衰病なりと雖も、先訓の責を念ふて毎に敢て忘れず、將に忘るべきを欲せば、必ず其の責に分ある者を待たん歟。之を思へ之を思へ、庚寅十月望日。

①化門。迷化の二門ありといふ佛説より出づ。
 ②正法眼藏云云。世尊、靈山に於て摩訶迦葉に附囑せられたる時の語にし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の上の二句なり。

衰病比來、復た輕健なるに似たり、幸に外累を絶して、深室の中に或は看經、或は宴坐して、聊か自如たり。衲子入り來ること有れば則ち應接して未だ嘗て阻てず。蓋し記す、積翠師翁の曰く、「老いたりと雖も敢て寧居逸體せず、唯禪病を談じて、以て來蒙を警す」と。予昔し其の贊を爲る、竊かに誰か其れ則を仰がん、我れ誓つて斯堅す」と云ふの語あり、顧みるに敬して先規を望むこと、徳に慚づること多しと雖も、之が後たることを忝うす。又此の言を以て毎に自ら鞭策せざるべけんや。法運固に季なり、人根之に由る、然りと雖も但誠心に我が爲すべき所を行じて、寡効の勞慮を忘るゝときは、則ち志を竭し先に奉けて、自ら職を失せず。然も二利に於て亦終に虚爾なるに非ず。衰病勉策すること此くの如し、閑に之を知るべし。

③積翠師翁は祖父黃龍の西禪師なり。
 ④二利。自利利他を云ふ。
 ⑤古監寺。眞乘の古禪師なり。
 ⑥道純。道純字は季中、靈源に容扣して一日者なり、道純居士として會元十八に見ゆ。

乍めて衆を安んずれば百緒日に新なり、勞慮せざる能はずと雖も、然も志行道に存するときは、則ち艱勤に耐ゆべし。想ふに來者は皆疎淡を以て趣を爲すことを樂んで、而も共に醇味とせん。古監寺の志力を同じうすることを得たり、想ふに甚だ事を濟さん。此の中道俗知識の輩、之を聞いて喜ぶこと多し、予故に然り、惟だ各善く化範を弘めよ、言の助を待たざれ。問ふ所の道純、今桂府に往いて、職官と作る、渠も亦書有る毎に、必ず諸子を詢ふ。今時を觀る

に、世務に涉つて、常に箇の中の趣向に乖かざるは、唯渠と姜和父と耳なり。和父も近る亦甘露の音を聞かんことを以て、書の來問するあり。今家に在つて、官に出づるに懶きに似たり。彼の方の風俗の美なること昔より佳士多し、頗る際遇の者、計るに今も亦然らん。誠を推し敬待して、以て歸を道に同じうするに、亦住持の一端耳。

手書して卓長老に致す。春より今に到るまで、杳として龍舒の信を得ず、深く相忘の中に在りと雖も、而も忘るゝこと能はざる者あり、又豈に徒然ならん哉。計るに乍めて、法幢を彼に建て、堅密の道力を以て順時の縁に乘じ諸ふ。内外上下本分の事中に相期せば、皆勝趣を増して、魔累を遠ざかる。若し爾らば則ち予何をか云はん、但旃を勉むるを以て囑と爲すのみ。衰病幸に平定して惱を致さず、慮らるゝこと勿るべし。彼に共に住する所、必ず 雜樹なし、計るに各々保護安樂ならん、爲に慰す爲に慰す。

●雜樹なし。樺檀林に雜樹なしにて、一眞如界には他の非眞如なきに比せる語なり。
●選中。飛脚のこと。
●般若。(Primo)の譯にして、智慧といふ、一切の眞理に透徹して、一切の法界を諳らむるなり。
●保社は伍保同社なり。

手字、甘露卓長老に致す、前に 遞中寄する所の書を得て、甚だ思念を慰す。衲子を素より叢林なき處に會して、便ち 學般若の 保社を成す。而も四方善と稱することを致す、以て先蹤を光揚し、

以て後輩を激進すべし。乃ち末法中の希有の事なり、時を観るに多くは名に向ひ實に背いて、佛法を以て待つて貸らんと欲することを爲して、人をして見るに忍びざる者あらしむ。汝獨り之に反して、以て自ら勉め則ち吾が志を行ふ。此を致して稍祖宗の愛を寛うす、言はずして論すのみ。其の他は化門の中、能く物善を生じ、能く教風を振はんことは、必ず時に隨ひ宜しきに適つて方便を設けよ。皆言に在らず、大都、道を以て自重して先聖付囑の責に志すを常住とする所と爲さば、則ち不可なる者無けん。今 雲巖の二三子、共に 宗社を立す、外縁響の如くに合ふて、諸子も亦旃を勉む、當に行すべき所をば敢て慢せず、之を知るべし。予今秋より來、減食粗安なり、瘦を加へて増々健なり。強めて禪客に應ずることを除く外、日々に唯神を華藏中に遊ばしめて、聊か文殊、普賢、毗盧老人と周旋して懽過す、未だ易く他人に許して與ふことを得せしめず。時に懷想することあらば、其れ亦以て即ち此の樂より同じうせざるを、千萬此を致す自ら強めよ、他の囑する所に非ず。

●雲巖は死心禪師所住の地なり、死心は初め雲岩に住し、翠岩に遷り、再び雲岩を領し、晩に黃龍に住せり。
●宗社。舊制二十五家を一社となす、民は私に五家十家を以つて田社をなすものもありしが私社なり、漢照五年是の私に立つる處を禁ぜり。

手記して甘露長老に達す。確爲來つて書を受む、衆を董し法を弘め、魔消し法勝つて、百緒遂に宜しきことを審かにす、喜ぶべし喜ぶべし。予病中世事に於て蓋し皆嘔滅し幻亡す、逆順隱顯、予に

於て何ぞ有らんや。但だ宗乗の正旨を念ふて、茲の衰殘に適す。世に承紹すと稱する者、多くは名存して實亡す。予此の時に丁つて、法爾として忘るゝこと能はずして汝を望む、汝も亦能く法爾として予が慮る所を慮らざらんや。旂を勉めよ旂を勉めよ。實、端、皆縁に偶して地を得たり、之を知れ。予随つて遣る憂を在かさね、但だ萬々善く護せよ。法門の時病を懲して、以て少室の家風を追へ、至祝。

親信なしと雖も、而れども行脚の人数々傳ふ。彼の法席甚だ規矩を成して、方丈の提激、極めて職を失せず、主伴雍肅にして、般若禪悅を以て資と爲して、今時希有の事を成すと。其れ衰老を慰す、喜び知んぬべし。此の中時を相、宜しきに随つて自ら裁して其可なり。近くは養病の適を全うし、遠くは承家の標を固うせよ。志宗教を存して、厥の怠惰を勉む、當に之れを知るべし、復た慮を爲すこと勿れ。但だ彌々操履を堅うし、衆人の難しとする所を易きとなして、時流の急なることを緩うし、以て孜々として業を建つるときは、則ち積翠の祖風行々追ふべし、旂を勉めよ。

確願、歸つて書に接して、具さに勤誠を領す。審かに聞く、法席の勝侶如法にして住し、應に爲すべき所に随つて、各其の宜しきを得たりと。甚だ懸想を慰す、確願が言を聴くに、彼の主伴世縁に淡薄にして道を専し、僅かに往昔に似て、頗る時流に返すと。此れ予が宿志なり、予今之を行ふ、予復た何をか憂へん。少室の正命、甚だ危きこと一縷の千斤を懸くるが若し、未だ即ち斷せざる者幾何ぞ。是れ子孫として深く慮らざる時は、則ち孰れか慮ることを爲さんや。化門の資務は得過せば便ち休せよ、意を刻して以て今時の競ふ所に墮すること勿れ。再囑す、予泛接を絶す、此に由つて孤坐蕭然たり。従來行脚の事、始めて今、脱洒快活なり、多念すること勿るべし。

確願、歸つて書に接して、具さに勤誠を領す。審かに聞く、法席の勝侶如法にして住し、應に爲すべき所に随つて、各其の宜しきを得たりと。甚だ懸想を慰す、確願が言を聴くに、彼の主伴世縁に淡薄にして道を専し、僅かに往昔に似て、頗る時流に返すと。此れ予が宿志なり、予今之を行ふ、予復た何をか憂へん。少室の正命、甚だ危きこと一縷の千斤を懸くるが若し、未だ即ち斷せざる者幾何ぞ。是れ子孫として深く慮らざる時は、則ち孰れか慮ることを爲さんや。化門の資務は得過せば便ち休せよ、意を刻して以て今時の競ふ所に墮すること勿れ。再囑す、予泛接を絶す、此に由つて孤坐蕭然たり。従來行脚の事、始めて今、脱洒快活なり、多念すること勿るべし。

① 逢禪人に示す
手字して逢長老に致す。昨、書を領じて知る、寓止するに所を得て閑然として無事にして、虚しく光陰を度らざることを。澄潭の水底、影像昭々たり、杲日中に當つて、纖塵擾々たり。深く古人瑩鍊の妙を見て、彌々自己勝進の強を成せよ。而して此の時此の處眞益たり、他縁他作徒らに勞することを爲すことを知らん。吾家の先聖、此に於て堅志力行の効を決せずといふと靡し、故に其の深根茂葉廣く衆生を蔭ふの利を成就す。後代の兒孫、祖宗の遠業を失して、世々近圖を習ふ、習以て風を成す、耻を知る者寡し。一たび之を念ふ毎に、實に言ひ難しと爲す。汝致すべき

② 少室、建慶といふに同じ、少林寺に居られたればなり、或は少林ともいふ。
③ 逢禪人、黃龍の徳達通照禪師にして靈源に嗣ぐ。靖安胡氏の子、生れながらにして龍眉ありしといふ。

④ 承紹は大法を承け紹ぐなり。
⑤ 法爾、自然と同一義也。
⑥ 方丈は卓長老をさす。元來は惟摩詰、方丈に臥して捨佛を説するより起る。
⑦ 確願、人の名なり、その何人なるやは未だ詳ならざれば共、有名の人にはあらざるべし。

の資あり、故に因つて勉めて論す、必ず遠きを務め近きに返して、以て予が望を慰せよ。其の他の事
事損抑して善く自ら護持せよ。衰病此の中極めて是れ安穩なり、食を減じ語を少くし、門を閉ぢて孤
坐して終日甚だ適然たり、憂ふることを用ひざるべし。

院事稍定まるときは、即ち入室、小參、以て法施を布いて、或は幽
或は明、或は聞或は見、或は覺或は知、或は信不信をして、等しく陰益を
受けしめよ、斯れ即ち先聖大法の寄する所、後昆度志の依る所にして、而
も己心願行の當任なり。是を以て任と爲ることを知つて、而して捨つべからざること軀命の如くに
して、勉め持して倦むこと無きも、猶ほ自利の行たるのみ。利他の行を成せんと欲せば、以て先徳の
階に升れ、此に非ずんば由し無けん。故に近世の宗門、號して大士とする者、多くは一知一見に據つ
て、局量を爲して、無量の量を通途と爲すことを知らざるのみ。故に彼れ己に於て能く信じ能く受
くるときは教ふることを喜ぶ、信せず受けざるときは嫌を生ず。彼が煩混を爲ることは厭棄し、彼が
親近を得るときは愛憐す。此の病纒かに起るときは、則ち判然として同異なり。彼己既に形るれば、
何ぞ能く自ら爲さん。今多くは斯の旨を味まして、我が玄宗をして離して小道と爲ることを致す。此
の弊を出さんと欲して、轉た未知に告ぐ。正見を具し圓機に達する人、自力に縁つて皆更々に資くべ

①入室。參禪のこと、即ち老師
の丈室に入るが故に入室とい
ふ。
②小參。非時に説法するをいふ。
③局量は偏見なり、狭き局限せ
られたる思量の意也。

きに非ずんば、則ち能くすること莫けん。汝が機見縁力を見るに、是の任に稱へり、故に勤めて修
むこと勿からしむ。普慈は天澤の無心にして、物均しく利を獲るが如くなるのみ。今法門に樂説の者
あり、無言を以て非と爲し、尙默の者あり、多語を以て過と爲す、皆局量に墮するなり。殊に知ら
ず、善く説く者は、義路の人に與へて尋ねしむること無うして、而も能く昏迷を警發す。善く默する者
は、意解の人に與へて守らしむること無うして、而も能く紛馳を虛湛にす、也た知悉せんことを要す。

德禪人に示す

前に秋間に此に到らんと欲すと聞いて、深く一たび來つて共に語らんこ
とを待つ。今既に居を遷して遠く去るときは、則ち前計の所待を慰するこ
と莫し、用て懷に歎たり。然る所以の者は、長老の語機慧辯、常に親く旨に契ふ。果熟し時來つて、
又已に出興す。且つ先哲言へるとあり、凡そ學道は之を悟るを難しと爲す、既に悟るときんば之を守
るを難しと爲す、既に守るときんば之を行ふことを難しと爲す。今行ふ時に當つて、其の難きこと又
悟と守とよりも過ぎたり。何となれば悟守の者は精進堅卓、勉己に在る而已。惟行ふ者は必ず心を
等しうし、死誓して己を損し他を益するを以て任と爲す。若し心等しからず、誓確からざるときは、
則ち益損を倒置して、任とする所を乖失す。便ち墮して流俗の沙門と爲り、以て毀法の大過を致す、

④機は機用、見は知見、縁は四
縁、力は宿習力なり、この四
者は、共に一箇の必須要件に
して、正法の發現はこの四者
の結合に依る。

是れ宜しく畏れ慎まざるべけんや。此を以て長老の之を知つて、而も切々に警策せんと欲するのみ。蓋し予れ曾て斯の任を忝うす、備さに利病を見る、常に後來志力有る者、審かにして之を行はんとを願ひ、末法卑種の類に淪まざらんことを庶ふのみ。所謂末法の卑種の類、名を盗み服を竊み、活を吾門に寄する者は預らす。其の稍智識を蘊んで以て上たるべくして、反つて更に下に趣くを指すの謂なり。或は微しく性理を悟るに由つて、便ち萬法一空を待んで、^①因果の行業を忽にする者あり、或は多聞に馳して寡學を挫き、或は久習を重んじて、初機を輕んじ、常に己が長を顯して、彼が短を談じ、或は偏見を尊んで圓聞を斥ふ、或は俊辯に矜り、冲機を喪つて、笑を識達に取ることを知らざる者あり、或は在位に^②諂奉して、寵勢を希ひ、勢を借り氣を作して、同流を侮慢する者あり、或は己を屈して人に従つて、苟くも權豪に媚びて、佛法を賤賣する者あり、或は有位の聲勢に資つて、雙俗を欺罔する者あり、要して之を言はゞ、凡そ^③四攝の慈を虧き、一心普愛の敬に違ふて、人に勝つことを喜んで己を味損する者は、皆病なり。病を去つて力め行ふて倦まざるを、方に美利と爲す。凡そ人、平居して内に照るときは、則ち多くは能く曉了す。事に涉つて外に馳するに及んで、便ち混じて融に乖く。^④塵に同じ道を聞いて佛祖に紹がんことを思ふ者は、常に自ら檢點せず

① 吾門。吾が禪門といふに同じ。
 ② 因果。原因結果にて、事物成就所懷の真相を、この上に説くは、佛教の通説なり。
 ③ 冲機。冲は幼少なり、機は機根なり。幼劣の機根といふ義なり。
 ④ 諂。諂は諛るなり。
 ⑤ 四攝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を云ふ。

んばあるべからず。予も亦病多くして藥性を誦んず、故に切々に告げ奉る。長老眞實の悟處あり、又教理の化門に達することを愛す。若し更に力を盡して宗乘を扶け、佛恩を報せば、末法假名の長老たらじ。予が意を體して以て加旃を勉むべし。至囑、至囑。

覺範

和南、前に報を附す、計るに向は未だ達せざらん、茲に復た書を辱す。請に應ずるを以て新に十方主人と爲るを審かにす。時縁既に稔めり、之に乗じて以て出づ。宜なり、妙蘊を發して以て^①四衆の聞見を開く、眞に^②餘力あり。然れども手を^③者畔に垂れて、物の^④勞侶と作らん、知らず近日動靜如何。細かに惟れば、道用物と同じく妙、某昔し妄りに此の任に當つて、備さに滋味を嘗む、由つて以て公の今日も亦少しく勤慮せざること能はざることを信す。但だ若し心を等しうして虚しく應じ、一切を安樂にするを以て務と爲さば、又自ら驗し自ら慰すべきこと、其の中に在ること有らん。是に知んぬ、菩薩一切處に於て、能く身命を捨つること徒に謂ふに非ざることを。公の飽まで諸聖出世の事を誦んずることを知ると雖も、而も猶ほ此の言を致

① 同塵。老子に云く「和其光、同其塵」と注に「光而不耀、無所塵而不自潔、故和其光、同其塵」とあり、和光同塵と熟字せらる。
 ② 覺範。瑞州清涼の慧洪覺範禪師なり、眞淨の文に嗣ぎ、林間錄の著者也。
 ③ 和南。僧の拜を云ふ。南無、南無など皆同一なり、譯して歸命といふ、即ち禮なり。
 ④ 四衆。一發起衆、二當機衆、三影響衆、四結緣衆。
 ⑤ 餘力。餘才といふに等し。
 ⑥ 者畔。衆生濟度といふ義也。
 ⑦ 勞侶。塵勞之黨侶の約なり。維摩經弟子品の注に曰く「衆賢四賢也、共爲三塵勞之黨侶也」と。

す者は、期し奉る所淺淺に非ざるのみ。請ふ須らく面り乃ち究むべし、姑く記を奉る。不宣。

再啓。太守の書を得るに甚だ盛徳を羨む、其の請に赴くことを喜ぶ。蓋し法眼を他年に顯擇せんと欲するのみ。程公闢が南和尚を得、謝師直が岳和尚を得るが如し。其れ誠を吾が宗教に推す、豈汎常に同じからんや。公に在つて之に當る、必ず以て彼が志に償ふこと有らん。積翠、大瀉の風範、近世法門第一等の師法たり。嘗て共に其の詳かなることを講す、固に力足らずと雖も以て仰慕す。然れども其の志、則ち生生に誓ふ。願くは是を以て標準と爲さば、異日相親しからん。竊かに以て我を相くる者あらんとを冀ふ。衰病の形骸、之を省みるに未だ勞涉するに堪へず、彼の望まるゝこと尤も勤めたり。今日を待つて始めて知るにあらず、夏を過ぎて後、計るに或し動くに堪ふるときは、則ち肩輿十餘日、便ち是れ相見の時なり。難からず、難からず、姑く希はくは怨悉せよ。

和南、行李東より以て北し、且た南すと聞きしより、寒暑を累ね易ふ。嘗むる所の酸甘冷暖の味、

①太守は宋世英を指すなり。
②程公闢。南師、黃檗の積翠庵に在りしとき、豫章師程公闢、禪師の高風を欽慕して是を特請せり。(雲臥紀談卷照)
③謝師直。潭州の大守にして、大瀉山の眞如靈祐禪師を敬慕し、大に師の爲に盡力せり。(僧寶傳卷照)
④積翠は南和尚の庵名、大瀉は岳和尚の住山なり、共に所によつて人を示す也。
⑤行李。行人といふに同じく、古文にては行李は相通せるなり。

蓋し備ならん。竊かに意ふ、能く之を一舌に了じ、舌根無受の本味に會するときは、則ち嗜惡吐噀の異なるを齊しうして、以て全く資養に歸すべし。今書を得て見るに、保する所を究め、皆料る所の如くにして益々老鍊なり。慰喜、慰喜。甘露滅と目づけて以て自ら稱す、亦知る將に力めて此を以て世夢を決破せん。夢は無實なりと雖も、然も一たび頓に驚いて大いに眼を張つて、稠人に對し欣んで正晝に脱せざるときは、則ち沈昏の思ひ、時として作ることあらん、謂はゆる浮想雜縁の類のみ。示諭、南中經歷の事々、是れ深慈痛悲、眞の善友なり。毒藥を醍醐と爲して、以て明理の觀を増して、實行の地と作すと。甚だ善し、跡を遁れて深く養ふに定所あり、時々通音すべし。衰病固安なり、其れ宜しく事の窒礙なるを以て精實遠く愜ひ、迦かに妙處あるべし。此を以て期し奉る、故に他は復た褚を染めず、怨悉せよ。

①甘露滅は覺道を成するなり、大覺の道、寂滅の無相は、之を甘露に比し、寂滅大覺の道を成するは、即ち永く内魔外魔を退散せしむるなり。
②醍醐。五味といふものあり、一に乳味、二に酪味、三に生酥味、四に熟酥味、五に醍醐味。即ち最上無上の美味をいふなり。
③窒は窒塞、僻は僻僻なり。
④傷弓。戰國策に出づ、傷弓之鳥聞三枝音烈一面高飛、と。

中間守る所を見るに屹然として移らず、急流中の石柱の如し。人に於ては言句に傳ふる所今又喜ぶ遂に江郷に還ることを。弓に傷らるゝ羽の曲枝の避くべきことを知るときは、則ち木を擇んで深く棲むが如し。出世摩霄の翅を養ふことを以て愈れりと爲すと。善し善し、志を求むることや。或は

聞く南中に在りし時、楞嚴を究めて、箋釋を加へんと欲すと。若し爾らば則ち不肖の望む所に非ざる者なり。文字の學は當人の性源を洞すること能はざる所以、後學のために先佛の智眼を障ふる所以なり。其の病正に、他に依つて解を作して自悟の門を塞ぐにあり、吻舌を資くることは、或は淺聞に勝るべし。神機を廓かにして終に妙證を極め難し。故に行解に於て、多く參差を致すことは此に由つてなり。予喜ぶ覺範、惠識英利にして以て此を鑒みるに足れることを。儻し之を損し又損せば、他時の相見、定めて別に好處あらん耳。珍重。

智海惠老

和南、智海堂頭禪師慧公に上る。念ふに公と跡疎にして道親し、夙に標致を喜ぶ、知んぬ將來操卓、祖教を表章するの利あらんと。今聞く、法を都城に演べて、真に通じ俗に達し、四衆の歡心を得ると、則ち前料の効なり、欣幸。比來審し悲應の間、世事忍ぶべく、逆順融すべしや否や。伏して惟れば洞たる一室、四攝の門を廓かにして、物悉く化に服す。慰願無量なり、四事を資け用ひて、日に調適を遂げん。仰ぎ冀はくは法任を力めて、吾が道の將に傾かんとするを支へよ。某、法門に於て、素妄に荷擔の志あり、今疾廢能く爲す無し。聞く公之を能くすと。故に中に感躍して、聊か上狀す、冀はくは深恕、悉知せよ。其れ他無し。幸甚、不宣。

し。幸甚、不宣。

再啓。元祐三年、南山の淨慈に寓する時、法會大いに盛なり、其の間龍象碩徳故に多し。至若、妙年穎拔にして衆の悦可する所は、則ち惟だ公之を稱す。始め聞きし時、詢ひ來つて之を識る、既にして日に動靜を觀て法門の良器たることを知る。今の出興を致すこと、豈虚ならんや。欣美、欣美。某、大通老師の席下に依つて、春より秋を竟ふ、密室の秘要、其の端を叩くこと莫しと雖も、而れども慈音の勝軌、昭かに心に印す。言行の師と爲し奉る、今忘れざる所なり。方に善財南のかた五十三人に見ゆるの一なり。然るときは則ち公に於ても、亦俗に所謂微しく瓜葛あるか、今を以て昔を望むに、法門良に歎すべし。道場山の顔公、彼の時同寮にして、其の動靜を窺ふ。今聞く叢林を建立して、東南の冠たりと、甚だ善し甚だ善し。某、衰疾にして手病艱苦なり、記を作ること草々たり。手を他に假ることを欲せず、蓋し専らなることを示す耳。伏して希はくは恕悉せよ。徳逢懷懇西上す、免を乞ふ所を得んと祈る。頼に公

- 元祐。宋第七世哲宗の年號なり。
- 龍象。龍象。龍象に以つて龍象に比せるなり。
- 大通は圓照の本に嗣ぐ。雙林、淨慈に出世し、次で法雲寺に出世す。
- 叩端。即ち叩いてその發動を添ふなり。
- 善財は善財童子なり。華嚴經に出づる菩薩の名。
- 瓜葛。法に於て因縁ある事なり、即ち瓜葛の如きは、皆蔓延きて相及ぶが如く、親屬の關係の相續連せるを喻へたるなり。
- 道場顔公。道場寺の名僧にて、大通本禪師の法嗣なり。
- 徳逢懷懇は徳逢禪人懇篤の心を懷ひてなり。

之が道地を爲して、躬ら大檀越の前に投訴することを得ば、唯大檀越高明察鑑なり。聞かば必ず聽許せん。蓋し才力の能否あり、圖報大小ある故なり、此等の事は、惟公は論すべし。若し其れ唯一身の利を便とし、大法の任を忘る者には、未だ是を語り易からず。幸に希はくは宗教を推して、聲を同じうして、以て力を借せ。極望、極望。

寶峯祥老

和南、遠くは法乳の源を同じうするに由り、近くは聲氣の趣を合することを以てす。某、玄機妙旨、密語高談、時々揮塵に陪せずと雖も、毎に與に目撃す。然れば本の間無き者なり、世々相得て間せんや。儻し照を此に蒙らば他は言を置くべし。乍めて徒を領す、惟に勞慮すること少からんや。但だ道徳素より行李に著はる、其の物を攝すること猶ほ磁石の針を吸ふが如し、令せずして従ふべし、禪師に在つて誠に難からず。然れども千萬保護を望む、力めて吾が法の壽命を爲せよ。甚幸。

再啓。昔し泛く會するとき誠に好し、曾て展遇せず、慊恨、居然として懐に存す。中間一動一靜

を承るに、率ね後學の勝軌と爲る。之を聞く毎に歎じて曰く、眞如和尚、昔し到る所に其の玄徒を警策す、或は聞或は見、益を獲すと云ふこと靡きこと、正に此くの如し。予が語を信する者は、知んぬ大瀉會て滅度せざることを。某願力昔より微なり、徒らに弘法の志あり、而も病んで能く爲すことなし、切に祝すること能くする者に在り、幸甚。某、縁に信せて支養す、常に可なつて日を度る、乞ふ之を知れ、貽念すること無れ。不宣。

彼の山は 大寂遠祖の道場なり、今禪師之に居す、四方皆首を翹げ風を望んで、甚だ人を得たることを慶ぶ。然も古徳の風韻を追ひ、軌を以て近輩の途轍を正す。他人の能く堪ふるところに非ず、固に願ふ禪師意を囑せん耳。

死心和尚に與ふ

和南、伏して手誨を領じて、尊候の勝健なることを承ることを喜ぶ。示諭せらるゝ撫守住持を命ずる者は、猶ほ空花の果を結ぶことを要し、石女の兒を生ずることを望むが如し。唯だ其をして此くの如くなること能はざるのみにあらず、實に亦決して這箇の道理なし。理自ら昭然たり、更に裁斷すべしと。但だ渠、誠心己を究め、亦歸趣を知れども、未だ盡さざることを

①眞如和尚、眞如師和尚を指す也。
②大寂は馬祖大師のこと、馬祖は元和年中、諡して大寂といへり。
③死心。黃龍の死心悟新禪師は峰堂に嗣ぐ、靈源の法兄なり。
④石女。南本涅槃經に、「石女本無子相、雖加三功力、量、因緣、子不可得云云。」

①檀越は梵語 Dānapati (陀那鉢底) の音字にして、譯して施主といふ。
②寶峰祥老。眞如師の嗣、寶峰景禪師なり、常に又手して、夜坐といへども大實に對するが如し、故に又手寶峰といへり。
③行李は平生の行ひなり。

あり。故に十年の相期たること、別事の爲ならず、志、此に切なり、眞に念ふべし。衰病を顧みるに、即ち往くことを能くすること莫し。他日を俟つて若し稍遠涉に堪へば乃ち去らん。已に之を報ずること此くの如し、希はくは知悉せよ。親の法語を竭す、懷を遂ぐるに由無し。切に冀はくは珍重せよ。

和南、伏して示教を領じて、尊候萬福なることを承ることを喜ぶ。欣慰。府、議して以れば、山中は乃ち先徳の道場なり、侍者を屈して特に來つて嚴鎮せしめんと欲す。惟ふに昔し熟々老兄の論を聞きしに、此れ不請の謙ありと。而も元符中にも、別人に推過す、深く慈意を知る、實に遠見を存す。然も法の所在に縁つて、幽顯共に歛す、必ず是れ得道の地なることを念ふて、少しく峻阻を廻すときは、則ち中外の幸甚ならん。不肖が老兄に於けるが若き、心照、世人の擬議する處に出づる所以は、惟だ聖眼之を鑑みよ、言に在らず。但だ望むらくは、神珠を濁水に投ずるときは、則ち濁水自ら清し、清からざらしむるときは、警策する所あらん。乃ち大士の行なり。

①元符。宋第七世、哲宗の年號なり。
②大士。菩薩といふに同じ。

和南、月を踏えて慈音を承けず、此に思を馳するに正つて、伏して誦墨を領じて、敬んで人事に屈從して、勞慮することありと雖も、而も尊體勝健にして、常に乗かざることを審かにす、大いに慰を爲す。此般の況味、世の人情に在つて、事に牽かるゝ者之に當るときは、則ち甘なつて以て適を致さん、而して老兄俯隨すること、醒人の醉漢に陪するが若し、動靜語言、實に豈意に愜ふ者あらんや。但だ護法庶衆を以てせば、功深く恩大なり。利濟中に在るときは、則ち勉強の勞、徒然として他人の如くならず。某、病體幸に常の如し、坐ながら曾て此の事を經しことを念ふ、自ら以て難しと爲す。而して今之を爲す者の易からざることを信するのみ。伏して惟れば歸日亦非久に在り、敬んで乞ふ、行李を保衛せんことを。謹んで問訊を附す、不宣。

再拜。承る關を掩ふて自願すと、則ち言慮遂に世縁と絶す。此くの如くなるときは、清潭復た湛へ、皎月重ねて圓かなり。雲盡き風休し、障礙なきことを保す。便ち即ち安樂に寓する隨方の道場なるべし。曲江の歸、或は當に必とせざるべし、未だ審かにせず、尊意以て如何とか爲す。某、質鄙簡拙、疎愚を習成す、仍りに病縁に由つて其の退任を全うす。既に瞌睡三昧を證し、又眞如を顯頂することを成す。乃ち知る百所用なきの中、是れ隱居の地に似たることを、世の共に笑ふ所なり。己れ惟だ自ら甘んじて、茲の餘生を度る、竊かに策を得たりと謂へり。今老兄竟に化權を戢めて、深く道奥に安んじ、密に末法を扶け、明に正宗を振はんとするときは、則ち地を擇んで善接せよ。宜しく此を以て左右に進語するを實に忠誠と爲すべし。其

③利濟。濟世利民の佛の慈悲にあるをいふ。

れ世諦の萬端は、皆吾人の當に論すべき所に非ず、敢て希はくは慈亮せよ。

示諭云云たる者は、蓋し佛法の時數然らしむるなり。昔魔王の眷屬、佛に向つて誓つて言く、「我れ今爾を如何ともせず、末法を待つて爾が門に入り、爾が衣を着、爾が飯を喫し、爾が弟子と稱して、爾が法を壊せん。」曰はく、「汝が壊するは但た自ら壊するなり、吾が法は壊せず」と。今其の時なり、彼が自ら壊するの狀、混然として汚雜す。而れども正法何ぞ嘗て圓明超絶ならざらんや。此の語若し老兄に向つて吐かずんば、則ち殆んど口を開く處無けん。所以に門を杜ちて愚を守り、無味の味を味ふことを得て、日を度るに足れるのみ。冀はくは念を末法に垂れて、苟假偷薄の際に於て、卓然として紀綱を振立せば、乃ち佛恩を報する有力の者と爲ん。仰頼、仰頼。

端禪人

端禪人、乍ち恬寂を捨て、彼の塵勞に入る、易く趣を爲さざるべし。即日作止、四事、能く縁に随つて安適なりや否や、院中の兄弟平善なり。初、宣、照等俱に未だ到らず、往々に夏を越つて及ば

ず、又禁律を虚りにす、仁者既に衆の爲にして出づ、當に事に觸れて忍愼すべし。異を照すを以て圓明を分つこと勿れ、眞を保することを以て化用に乖くこと勿れ、縁に隨ふことを以て禪觀を虧くこと勿れ、世に媚るを以て道情を廢すること勿れ。言動去就、等しく妙心を印するときは、則ち幻妄界中に靈機自若たり。爾らずんば吾が望に非ず。

人還つて知る、家に到つて ① 廻尊を見るに及ばず、而して ② 遺訣して後事を祝することを領すと。想ふに孝天衷を感じ、誠報道に在りと雖も、而も情義の鍾まる所にして、亦何ぞ能く其の哀戚を禦がんや。其の恬神 ③ 委脱亂れず變せずと聞く、素より吾が法を奉するに由るに非ずんば能く爾らんや。然るときは則ち汝之が助を爲して冥に力あるのみ、亦恨無かるべし。子毎に言ふ、「出家の人、父母を佛法の中に導き、成佛の因を種るすんば皆不孝たり」と。今汝宜しく調護して、此の縁に乗じて末信を引發すべし、亦親に報するの大なる者なるべし。切に勉省に在り。

① 異を照す云云。俗諦門によつて、自性の上に差別の心を生ずることなれどなり。
② 廻尊は人の父を云ふなり、廻は乃と對して、汝の義なり。
③ 遺訣は遺言なり。
④ 委脱。莊子に「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脱也」とあり、人世の相代は宛も蟬の脱けたるが如く相續するものなるを以つて、子孫を委脱とはいふなり。
⑤ 靈竹。靈源の法嗣なり。

靈竹長老に與ふ

國譯靈源和尚筆語

承る、近ろ嘗て退かんことを求むれども、公私の人情、皆即ち奉許せず、遂に輿議勸留の意に従ふと。然るに城隍人事喧冗の中、苟くも繫戀する所無くば、則ち厭棄するに固に宜しく、弊履を遺つるが如くなるべきのみ。但だ念へ、佛子は所住の處に於て、唯だ縁、是れに任せて可否を擇ばずんば、乃ち能く浮土穢坊、俱に道場と爲つて、而して己に於て妙利を致して、佛恩を報せん。若し此に於て世情に順じて、欣厭を爲すときは、則ち人の恩を報する所以の志に非ず、千萬真に出家の能事を以て自ら勉むるときは、則ち久しうして愈々馨香ならん。

安侍者

來諭を領じて因つて知る、明眼の宗匠に親んで、虚しく光陰を度らすと。然れども滄溟汪洋たり、滿腹を以て自ら快しとすること勿れ、願はくは益々潛進せよ、則ち十方毫髮を問つることなし。東山の古風振揚して深く瞻仰を慰せよ、趙州は二十衆に盈たす、汾陽は惟だ六七人のみ、其れ豈五七百に愧ぢんや。今時咸く院の大小、僧の多寡を以て、尊宿を議

量す、甚だ歎笑すべし。是を以て切に囑す、緝錫久しく彼に留り、助けて趙州汾陽の保社を作せ、時習に染んで輒く之が化に従ふこと勿れ、餘は宜しく作止飲食を佳なりと爲すべし。

來諭を領じて、因つて自ら信することを知る、然るに腹を滄溟に飽いて一期の快意、人人他無しと謂へり。其れ是の謂を作す者の如きは、適に其の饒中を示す所以なり。幸に明眼の宗匠に親んで、當に須らく大いに軀命を忘るべし。若し後回的當あらば、箇の消息を傳へ來れ、則ち予が願足らん。猶ほ未だ始より間然せず、旃を勉めよ、旃を勉めよ。東山の古風遂に振はゞ良に仰伏すべし。久しうして必ず大いに澆薄を激勵して、淳厚に還らしむることあらん。千萬久しく彼に留まつて、力を共にして崇建せよ、悠々の者と爲ること勿れ。忽々不具。

空室道人

空室道人、將に東に歸らんとす、厚く香餌衣物を以て惠まる。其の將ふ

①城隍。城下の水なきの池なり。水のあるものを池といひ、水なきものを隍と稱するなり。
②弊履。履は跣と同じ、草履なり。孟子に「上舜視天下猶棄弊履也」とあり、この意なり。
③淨土。清淨國土の義にして、穢土に對せる語なり。佛菩薩常在の國土にして、五濁の汚穢なし、佛界、佛國などは同一義なり。穢坊は尙ほ穢土と同じく、淨土と反對の世界又は住所を指すなり。
④出家。俗家を出でて、佛道に入るものを單に出家と稱すれど、元はその事實を出家すといへり。即ち出家は名詞にして、出家すは動詞なり。
⑤安侍者。大鴻禪師の法嗣にして、靈若仲安禪師ならんといふも未だ詳ならず。

⑥東山。五祖法演禪師を指すなり、演は晩に東山に居ればなり。
⑦趙州。有名なる趙州和尚にして、年八十にして趙州城東の觀音寺に住す。寺は石橋を去る十里、住持以來孤峻人を容れず、僧堂の前後の架橋もあるなし、繩床を燒き捨て、薪を以つて繩床に當て、嘗つて新到あるも許さず、住山以來四十年、遂に一封の書さへも賽せざりきといふ。無字の公案は趙州の不朽の名を得たるものなり。
⑧汾陽。汾陽無德禪師を指す。汾陽嘗つて、父母の夢告なりとて、酒肉を以つて備堂に於て是を祭らんとて、即ち酒肉をとりよせ、祭後、その酒肉をとつて、大衆と共に酒を酌まんとなす、知客等堅く却くるや、汾陽獨り筵中に坐して、

所の意、人事に在らずして、佛法に在り、受けて之に報するに、佛法を以てせざるべけんや。前に稱する所の者は、蓋し淨名室中に、一りの天女あつて化現して、法道を助揚して云く、「此の室初より門戸無し、唯自性を見る者、豁然として得入す」と。既に入るときは則ち知る、是れ無始劫來本元所住の處なることを。道人參學實悟自性を見る。然れども久客乍めて歸る、活業零落す、却て須らく決烈に精神を打辦して、苦切に修持すべし、方に能く家主と作り得ん。經に云く、「此の室常に金色の光を以て照す、晝夜異なること無し、日月の所照を以て明と爲され。」又云く、「此の室に入る者は、諸垢の爲に惱まされず」と。此れ乃ち人をして既に自性を見て、後に須らく一相一行寂靜觀照の力を以て、微細なる世縁の習氣を治し去つて、直に純潔なることを得せしむ。一切境界の中に於て、織念の萌動すること無ければ、始めて此の室に安居することを解して、一切生死輪廻の垢、永く惱を爲すこと能はじ。向時に嘗て坐脫立亡、去住自在の事を問はる。但だ此れに依つて磨煉せよ、全體純眞の時に至らば、出生入死は乃ち游戲三昧あるのみ。若し只一個の見處を以て、萬法に通達し、

飲啖自若、衆僧是を見て、酒肉を喫するの僧は師とするに足らずとて皆去り、惟だ慧明、大愚、鼻大道等五六人のみ。翌日上堂の時云く、「許多閑人夜鬼、祇消一盤酒肉兩陌紙錢、斷送去了也、法華經曰、此衆無二枝葉、唯有二諸眞實。」といつて下坐せりといふ。
① 陵。飢と同一義なり。
② 空室。黃龍山死心悟心の法嗣、空室智通尼なり、龍圖范珣の女にして、その著、明心錄世に行はる。
③ 前に稱するは、靈源が空室の名をつけたとなり。
④ 淨名室中は、維摩經に意を取る。即ち淨名とは維摩居士のことなり。
⑤ 無始劫來。無始は有始に對せる語にして、遠く遡るも、その始めのなきをいふ。劫來とは、久しき間といふ義にて、

復た萬法に即せば、箇の見處を全うし、圓融平等なることを以て、便ち休と爲さん、則ち是れ見解なるのみにして、終に究竟に非ず。達磨の云く、「佛心宗を悟つて、等しうして交互なく、行解相應する、之を名けて祖と曰ふ」と。斯れを證信とすべし、既に已に頭を得ば又須らく尾りを得べし。若しまた頭尾雨ながら全きときは、則ち五障の身を離れずして、大丈夫の事を成辦せん、勉めざるべけんや。

佛眼に答ふ

和南、兩たび惠む所の書を得たり、勞問勤至、此の衰病企向の懷を慰す、感幸、感幸。承る。四面庵中に接んで、遠く紛喧を去けて、幽に道志を養ふと、惟ふに趣味融泰にして、其の中勝進多きことを爲さん、茲に望み奉る所以の者なり。然れども志を道に刻して、既に到る所あらば、亦何の靜喧か我が爲に殊ならん、但だ適然として之れ寓せよ。方に彼に在らんよりは、此に安んずるの愈れりとするには若かず。潛鞭密煉、克く古人を追へ、足下の存する所は、固より高致あり。然るに古人の操る所は、徒に異

劫は梵語の劫波(二二三)の時なり、大、中、小の劫あり、一小劫は、四十万の土石を、天人が天の羽衣を以つて、三年毎に一度づつ撫でて、石の磨滅しつくせる時間をいふ、無限の長時間の意味なり。
① 一相。一眞如法界の相を一相といふ。一切の諸の相を離れたるをいふなり。
② 一行。三昧といふに同じく、一行を専らなすことなり。即ち正定を修習するを一行といふ。
③ 輪廻。罪障ある衆生が、六道に旋轉して、車輪の廻るが如き生死を繰返すをいふ。
④ 五障は一に梵天、二に帝釋、三に魔王、四に轉輪王、五に佛身となることを得ざるなり。
⑤ 佛眼。五祖演禪師の法嗣なり、龍門の清遠佛眼禪師なり。
⑥ 四面庵中。四面山大中庵を云

和南、中間嘗て兩たび手墨を接す、展味するに當つて、誠照愜適す、固に面り軟語を交ふるに減らす。然れども皆即ち報を爲すこと莫し。蓋し數年病を以て百事を廢絶す。此に於て又知る、道契必ず恕せられんと。而して緩を得る者は乃ち敢てするのみ。去年聞く、體候違和して、亦院務を謝せんと欲す。尋いで喜ぶ、既に安全にして、復た住縁に屈從することを。茲に承つて大いに健悦す、慰幸、慰幸。矧んや縁に藉つて道を行ひ一へに惣領を爲すに當つて、逆順迭來、忤ふこと無きこと能はず、特に堪耐するに在り。己が任を弘むる所、法の持すべき所、物の益に頼る所を以てするに、是の數者の我が荷擔に在ることを審かにせば、則ち餘事は皆念はざるべけんや。梵編を閱する毎に、吾人相問訊す、常に謂ふ、世事忍ぶべきや否や、衆生度し易きや否や。此を以て之を推すに、聖師在せし時と雖も、今日の逆順無きには非ず、盛徳至道、以て四方を感攝するに足れり。多人の中に於て久久に須らく己が任を承くる者あるべし、千萬倦むこと無かれ、病廢所志を行ふこと能はず、故に能くする者を祝する耳。切に恕悉せんことを望む。

死心老、去蕭遠爾として脱去す。渠平生性急なり、行くに臨んで之を稱す、然して居常 評擧を以

末法一萬年と稱し、現代は末法の時代に過す。
 ①計擧。人の陰私を發くないふ。
 ②九方象。穆公の時代、伯樂と共に馬相の名人なり。穆公の爲めに牡牝にして黃の馬を相す。公よるこばず、爲に伯樂をして見せしむるに、伯樂その名馬に驚き、「若し象之所觀、天機也」と激賞す、かの馬、果して後に天下の名馬となれりといふ。

て衆意に忤ふ、人多く訝る、予は能く之に堪へたり。之を論して曰く、予は九方象が馬を相するが如し、其の天機神駿を取つて、其の毛色牝牡を遺るのみ、しと。今其れ洒然として脱脱す、乃ち予が言を以て得たりと爲す。噫、彼れ何ぞ之を見ることの晩きや、禪人傳へ及ばず、彼れ升座を爲して、相知ること素あることを語る。仰いで法義を感じ、念ふ所を増す、茲の山席を虚しうして已に兩月を逾ゆ。府侯慎んで代者を擇んで、尙ほ未だ命下らず、恐かに知らんことを欲せん、故に引き及ぼす。

佛鑑に與ふ

和南、株林淨人至つて、秋間の附書已に投達することを知る、而して審かにす。比來法會、道衆雍肅、悲力周く應じて、能く勝健なることを、慰を爲すこと無量なり。某、病體稍輕強なり、但だ衰老の加はる所にし、弘法の職に於ては、勉めて以て志を及ぼすこと能はず。然れども山房兀坐の餘り、病を抱へて來る者あれば、亦隨つて針艾を施す、敢て怠放して之を却くるに非ず。祖風下衰す、毎に願ふ、諸方に深悲の大士あつて、此の時に應濟して、宗門の關鍵と作り、教海の舟航と爲らんことを。昭覺勤兄、今夏出で、夾山に在り、開福將に之を遣迎せんとすと聞く。其れ必ず便に乗じて漚に過ぎらん、

①佛鑑。五祖の演禪師に嗣ぐ、舒州太平慧敷禪師にして、初め太平に稱出し、詔によりて智海に住し、又旨を得て蔚山に居り、佛鑑棋眼の徽號を賜へり。
 ②昭覺勤兄。成都府、昭覺寺の克勤佛果禪師にして、五祖演の法嗣なり。

叢林路に迷ふて、導くことを求むる者、威く望む。今異岐紛々たり、囊を挑げ鉢を負ふて、以て其の羊を亡ふ者限り無し。宜なるかな、其の知る事有る者、慎んで善く導くものを探んで、以て進んで正に至る所に至らんと期するのみ。開福の寧、弘法の職を専らにす、其の世情を忘れて、道志を篤うすることを觀る、極めて喜ぶべしと爲す。今湖南の法席、開福遂に其の冠に居す、更に昭覺を得て、之を同じうするときは、則ち東山人、又其の化を湖南に大いにするなり。恐かに之を知らんことを欲せん、故に引き及ぼす。餘は萬々珍重せよ、便りの次で訊を附す。懶病意に隨ひ筆に信せて、如法なること能はざる處あらん、當に體恕すべし。

死心兄、道眼精明にして、天資。働任健行闊歩を喜ぶ、以て超途逸轍の聘を快うす。其の道を信すること倫に過ぎたり、固に尙ぶに足れり。然るに蹇足弱力の者をして、追岐すること難きことを爲さしむ。亦末法近學の輩、其の利を受くること莫きのみ。既に閑居して忽ち昭陽に歸らんと欲す、毅然として留むべからざることあり。因つて小釋迦、東平に歸る公

案を擧して、以て之を送る。既に山を出で、潭に過ぎれり、人の爲に留められて、今見に道林に寓す。希はくは之を知れ。

某、①兩處に住持するに、凡そ東山師兄の書を接する者四五なり、未だ嘗て一句も世諦の事に言及せず、其の丁寧委囑、軀を忘れて此の道を弘示するに在るのみ。黃龍に到る次で、書を得るに云く、「今年諸莊皆早損することば、我總て憂へず、只憂ふ、禪家眼無きことを、一夏百餘人入室、箇の趙州狗子の話を擧するに、一人も省得する無し、此を憂ふべしと爲す」と云ふ。至れる哉斯の言、院門の不辨を憂へ、官人の嫌責を怕れ、聲名の不揚を慮り、徒屬の盛ならざることを恐るゝ者と、實に相遠し。今日東山稱實の言、何ぞ更に聞くことを得ん。惟ふに吾が姪真嗣たり、能く力めて家風を振へ、他日當に大いに宗屬の望を慰すべし。乃ち切に禱る所なり。某病めりと雖も、敢て此の事を離るゝこと須臾もせず、希はくは慮を存すること無れ。

某咨す、東山老師兄、化權を奄攝すと承る、其の平生の道行、光前絶後、言ふべき者無し。但

①亡羊。岐路多くして、その眞を得難きをいふ。大道の多岐なること、亡羊して遂にその所を知らざるが如く、學者多方喪生を以つて學ぶも、その本源に到り難きに比せり。
②開福寧。五祖法演の法嗣、潭州開福の道寧禪師なり。
③働。勤と同一なり、手にて拉折することなり。
④蹇。跛と同一義なり。
⑤小釋迦。仰山和尚の處に、一日空中より梵僧入り來る、仰山問ふに、「いづくより來るや」と、「西天。」仰山更に、「何時西天を出發したのか」と、かの僧、「今日早朝天竺を出發した」と、師即ち「太だ遅いぢやないか」と、かの僧、「途中で遊山散水で見物したから」といふや、師即ち「神通は遊びごとちや、眞の佛法はそんなところはない、唯だこの仰

山の處にあるのみ」といふに、彼僧「特に東土に來りて、文殊を禮せんとし、却つてこの小釋迦に遇ふ。」といつて、梵書を師に與へ、禮拜して空中に去る、是より仰山を小釋迦といへり。
⑥還東平。仰山は初め東平寺に住し、他に轉じ、後、再び東平に遷れり。
⑦兩處。平太、黃龍の兩處なり。
⑧入室。老師の室に入ることを(前出)。
⑨趙州狗子の話。趙州無字の公案ともいふ、狗子無佛性の話なり。無門關第一則を見よ。
⑩奄。奄は忽なり、遽なり、突然の義なり。

だ晩學追慕すること、何ぞ窮まる年あらん、而して嗣承に在る者、則ち志を誓ひ道を弘めて、以て燈々を熾にせば、他は亦何をか歎せんや。遠兄回つて時縁に應ずることを免れず、是れも亦諸難を歴し、勝行を鍊成する處なり。未だ意に欲する所に非ざるを以て厭倦を生ずべからず、正に同參の各一手を出すに頼らん。某秋來病頗る退く、計るに將來更に須らく輕健なるべし。然れども究竟して箇の破脚の阿師と成ることを免れざる耳。

再咨。禪師住持の功、太平に成じて身を退いて志に適すること、正に

圖る所在の事を知る。意はざりき未だ遂げずして遽かに之を奪はれんと

は。高踏の便とする所に非すと雖も、然れども盛譽の感致、衆論樂ひ推し

て、重命逃れ難きときは、則ち此れ恭しく以て赴かざることを得ざれ。且

つ。圓機の上士は、妙應無方、獨立周行、孰れか本所の住處に非ざらん。然るときは太平智海禪師の

本位に於て不分ならんや。幸はくは全機に乗じて、以て大法を弘めよ。企仰、企仰。

古禪人

書を古監院に致す。來問を領じて、甘露に過在して法社を佐け興すことを知る、作止俱に理に契

⑤同參。同一の老師に一所に參禪するを同參といふ。

⑥圓。本は圓に作れるものなり。

⑦古禪人。眞乘慧古禪師、靈源の法嗣なり。

⑧甘露。卓長老を指すなり。

ふ、故に勝利を致せり、愚喜を爲す。近來想ふに法席初めて建つ、其の外に備へんことを求むる者、則ち未だ至ること能はざること或らん。若し遠近内外、道義に由つて感會せば、眞化を一方に唱ふべし。已に觀つべきもの有り、甚だ善し、甚だ善し。吾子素より道を究むるの餘に於て、善を輔くるに勇む、其れ己を損して他を成すること、力の志に逮ばざること有ることを恨むる若くせよ。泛く衆人を愛すること且つ爾り、矧んや今志友に於けるをや。來書に云く、既に所住に職たり、當に出家本分の事を以て身を忘れ力を宣べ、務めて必ず弘通すべし。此れ極めて吾が望を慰す、且つ古人學道に於て、既に究明して自ら安んず。加之保養冲固にして、然して後縁に遇ふて施設す。身を屈して物に徇ひ、方便を將つて啓導するに至つては、人人をして皆己が自ら安んずる者を得せしめ、而して之を安んず。此れ佛

⑨玷。玉の缺けたるをいふ、詩の大雅に白圭之玷といふは是なり。

子既に自利して當に他を利すべきの職務なり。今末法の中、其の名を冒し其の職を失し、二利俱に喪ふことを致し、虚しく勤勞を受けて、又宗教を玷く者多し。子平昔常に痛く此の歎を聞いて懐に激することあり、茲に宜しく勉め力めて之を行ふべし。則ち予、衰病廢置すれども、尙ほ望むこと有り。書偈を領じて具さに甚だ勤めたることを知る。而して言に因つて意を見る、局務の中に在つて、能く事を以て道を妨げず、陰かに勝進することあることを審かにす、茲れ子を慰するの大なる者なり。

此日況を爲す如何、衰病常の如し。山中未だ主人あらず、道衆加々恬肅なり、老夫自ら病在りと雖も、而も病を抱き門に登つて以て治を求むる者、日に少くも空しきこと無し。亦之に應じて倦み厭ふこと能はず。末法の中誓つて此の任を弘むる者、多く之れ有らず。汝が輩是の時に當つて、宜しく増志力を勉むべし。乃ち此れ望む所なるのみ。

手ら古長老に致す。昨書を得るに云く、瑞巖を脱し得て、又眞乘に著くと。時縁稔會して、法爾として逃れ難きこと此くの如し。之に應じて方に恰好なることを得たり。事に従つてより以來、況味何似ん、唯勞苦に堪耐して、己を屈し他を伸べよ。

③ 遍和門中は、方便門中といふに同義なり。

遍和門中に於て、鍊磨すること素あり、物と宛轉して、能く煩を厭はずと。甚だ善し、修造の事既に檀越に在つて、而して衆に給する資縁は、獨り營集に係れり。然るときは則ち入るを量り費を均しうして、人の多少に随つて、豊儉を爲すときは、亦辨じ易からん。既に所資に足らば、然して後主伴互に嚴にして、法を以て正に任とせよ。若し誠專にして聖に契ひ、行密に人を感せしむるときは、則ち供を辨じ心を辨じて、幽顯胥濟さん。便ち法化の事を成せんこと、復た何ぞ難からんや。今道を信すること篤からざる者、名は法任に當つて、而して世縁に徇ふ。縦ひ所作の善力偶諧するも、亦只箇の世俗流布を成じ得たり。我が少室の兒孫に於て、便ち是れ家を擲ち業を失す。長老、汝吾に従つて

④ 淹精して、既に其の本を窮めたり。物に應じて通會すること、又其の縁あり、便ち直ちに己が心眼を以て、人の悟門を開き、情解を破して生死の根を抜き、性空を顯し凡聖の界を超えよ、能く必ず爾らば、長老の職に副ふべし。然して機縁差別あれば達順萬端ならん、攝するに等心本際の空を以てするときは、則ち直下に頓に異相を消し、神開け意定まつて、魔來つて亂を作せども、正に我が機を助けん。忽ち若し意織情に涉らば、即ち便ち他に隨つて、顛倒して、人を非とし我を是として、爭論紛然たらん。末法の中、此の流皆是なり。儻し能く要に據つて宗に居せば、本體元此の事無けん。知らんことを要す、知らんことを要す。

才禪人

手記、才禪德に致す。比の聞く、已に眞乘に過ぎつて、位衆首に冠たりと。志を道根に存して、久しく行李を潔よす、蓋し仁に當るのみ。

⑤ 當仁。論語に「當仁不讓師」と。即ち仁に急ぐをいふなり。

み。然るに道を知るとは易く、道を守ることは難し。知は以て明かに眞源に達し、守は以て堅く正志を持し、行は以て普く群機を善くす。能く知るときは萬惑自ら祛く、能く守るときは衆德潛かに會まる、能く行するときは一道該ね通す。三、一外の三に非ず、一即ち全三の一なり。此れを心に了

するときは、則ち可も不可も無けん。略ぼ此に擧示して、用ひて深く思ふて、以て一相一行三昧を成せんことを要す。吾が此の閑居、織慮も及ぼさず、但だ勤めて道を弘めば、用つて憂を致さじ。

手記、才首座に致す。信を得て道衆に表領として、中外縁契つて諸偶雍肅、仍つて所蘊を發して、初機衲子の爲に、法施の因縁を作すことを知る。此の事は乃ち先に承け後を誘く、當に奮志、匪躬を避くべからざる者なるべし。汝既に此くの如し、獨り吾が所囑を領するのみに非ず、實に甚だ衆論を慰するなり。喜悅。但だ當に堅く平等を持し、法を尊び己を退け、短を受け長を推して、説禪の時彼我是非を絶せよ。行道の處高低逆順を齊しうせよ。凡そ生滅の相を以て、唯口より出すこと勿きのみに非ず、亦心に萌すことを忌んで、纔かに幾微あらば、便ち須らく泥悔すべし。

① 匪躬。易經より出づ。王臣蹇匪躬云々と。
② 幾微。幾は心の動くなり、微は志の先見するなり。即ち共に形を以て見るべからざるも、既に事の成らんとする事實の存するをいふ。
③ 大迦葉 (Mahāśīva)。釋尊十大弟子の第一高足にして、頭陀行第一の稱あり、第一佛典結集に盡力す。

大迦葉は誓つて萬人の下に在つて、一物の先に居らず、忠國師譬へて「師子身中の虫の自ら師子の肉を食ふが如し」と云へり。此れ皆古聖末法弘道の病を戒むるなり。汝當に之を知るべし、古聖の遺蹤を追躡して、今時の近跡を踐むこと莫きときは、則ち久久にして自然に殊勝ならん。數句の偈あり、録し去る、行李を助く可きのみ。予健適なり、慮ること勿れ、但精勇保護するを願と爲す。

覺禪人

宗覺禪者書來つて審かにす、親に侍するの外、猶ほ能く叢林の趣向を捨てずして、而して念々本分の事を以て、密に自ら鞭策し、此を保つて而して彼れに奪はれずして以て終に出家の志を成すことを期すと。甚だ善し甚だ善し。然るに必ず佛祖の藩籬に造つて、適かに死生の境界を出でんと欲せば、須らく是れ徹底に誠を標して、身を遣れ誓を立て、高賢大聖を以て歸程と爲し、淺識迷流を用つて、警助と作して、齊しからんことを思ひ、内に省みて進退旃を勉むべし。久久にして堅精ならば、或は希冀すべし。若し只口頭滑溜ならば性地疎達して、理に於て益無けん。人に逢ふては但々寒温冷暖なるべし、物を接するに却つて低下慙慙ならんことを要す。大家眼を開いて床に尿す。且つ身穢濕に同じきことを免れんや。禪を會し道を會し、理に達し玄に通ずる者に遇はゞ、正に好し露體隱形するに、他の貶剝するに任せよ。之を思へ之を思へ。

① 覺禪人。天寧宗覺禪師、靈源の法嗣なり。
② 思齊。論語より出づ。子曰、見賢思齊焉と。
③ 故習。同愛眷屬なり。

近信を得て知る、勢未だ復た林下に來る可からず。日に故習に親しむ、無乃輒ち道志を奪はるか、力弱き者の深泥を涉つて過るが如し、一脚援からんと欲すれば一脚轉た没す、能く必ず跳出すること恐らくは難からん。這裏に到つて須らく是れ箇の漢にして始めて解して、平常説禪の口に負か

ざるべし。脚跟下切に須らく力を着くべし。

書來つて審かにす。給侍を勤むる外、能く流に隨はずして、而して志行を慎み守つて、以て始願を終へんことを期すと。果して心をして口に愧ぢざらしめば、三十年後亦有力の人と名くべし。衰病近ごろ頗る強健なれども、唯懶僻増すことあり。相憂ふること勿れ。但だ理に順じ事に順じて、謹んで自ら調護せよ、切に祝す、切に祝す。教中に云く、「眞實に菩提心を發する者は、縦ひ復た生死惡業界中に入るとも、此の心眞實にして終に生死惡業の爲に流轉せられず」と。何を以ての故に、虛妄に非ざるを以ての故なり。若し虛妄ならば、暫時説き得て悟に似たるも、久久に境に對して還つて迷はん、豈強ふべけんや。又云く、「人の少金剛を食して、直に命終り身壞するに至るとも、其の少金剛は臍腸の臭穢、腐爛するが爲に變せられざるが如し。堅淨なること故の如し、若し其の他物は、一も臍腸の蒸養を経れば、化して下穢と爲らずと云ふこと靡し。斯の比喻、甚だ明解し易し、但眞箇菩提心を保つて、金剛の變せざるが如くなるときは、則ち其の人難しとす、因つて寫して崇覺禪人に付す。此を以て自ら鞭つて、初心に負くこと無かるべし。

秀禪人

語を領じて辨道魔無きことを知り、愚を爲す、論す所尤も用心を見る、喜ぶべし。然れども自ら白晝に燭を執つて行いて、我れ能く路を見ると謂へり、知らず正に是れ分外なることを。何とならば、設使火を把らずとも、幾んど曾て暗來らん、此れに當つて忽ち手を撒して歩を放つことを會せば、定んで知らん平地上に陥も無く險も無きことを。何をか疑ひ何をか慮らん。任運に東西せよ、豈自在ならざらんや。退照せよ、退照せよ。

然禪人

福唐連江の然禪者、先に嘗て出で、參游す。龜山津和尚の左右に服勤すること久し。甘露を漬すること未だ量に充たざるに、不幸にして龜山滅を示す、遂に歸つて十年を越ゆ。比る予が龜山と法門を同じうするを以て、復た出で、遠く來つて従はる。其の能く數千里、川途の艱を輕んじて、道の爲に至ることを審かにす、蓋し嘉納すべし。奈何せん適々予が病體にして、室を掩ひ應縁を謝絶すること。則ち禪者も亦自ら託棲すべからざることを知る。既に辭を告ぐ、且つ他處に依止すべきの道地を爲さんことを乞ふ。因つて宜しく往く所を示す。儘し縁復た諧偶せざるときは、則ち遽かに連江に旋つて、借庵大士に依るを愈れりと爲すに如くは無し。矧んや、借庵

秀禪人。廣化若秀禪師にして靈源の法嗣なり。
然禪人。諸傳を涉獵するも傳なし、同じく靈源の法嗣か、未だ詳ならず。
龜山の津和尚。靈源の法兄弟にして、泗州龜山の水陸院曉津禪師なり、晦堂心禪師の法嗣なり。
甘露。梵語の Amrita の譯にして、不老不死の天酒なり。
借庵は龜山津の法嗣なり。

は既に深く龜山の旨を得て、乗戒俱に急にして、雅に氷寒藍青の美あり。の利なり、末法に在りて尤も得難し。慎んで耳を信じ眼を疑ふて、以て自ら失すること勿れ。筆語實に告ぐ、病倦盡すこと能はず、當に用つて痛悉すべし。

比ろ承る、來つて相從はんと欲すと。甚だ匪躬慕道の志を見る、良に用つて健羨す。奈せん緣道會に奪はるゝを以て、遽かに即ち別を爲すことを想ふに久しく本分の人に親み來る。此等の事は能く理に照さん、逆を廻し順と成して、異念を生ぜざる時は、則ち亦是れ眞の善知識に遇ひ了れるなり。好く元を思はゞ、即ち所願を慰せん。借庵の頌已に書し成せり。便有らば覺兄に寄すべし。更に意を尊堂老優婆夷に致せ。遠く衣物を寄施することを承く、甚だ信心の勤なることを見る。既に是れ佛法中の人なることを知る、乃ち復た世情を以て相謝せず、而して茲の勤惠を廻して、他時般若會中の因縁を作して、以て智眼を開き、以て福基を構へん。此に由つて終に究竟解脱の地に至らん、爲に道ひ達せよ、道ひ達せよ。夏中處に隨つて保護すべし。時

其の學者を資くる 目足

① 氷寒藍青、菊子より出づ、青出於藍、青於藍、氷水爲而、寒於水、是れより師に勝れるものをいふ。

② 目足の利、福地、慧徳の二事具足すれば、所願自在に得らるるは、譬へば、目あり足ありて隨意隨所によく行ふが如きを云ふなり。

③ 尊堂は母堂のことなり。

④ 優婆夷、(Uparika) (ウパーシカ)の音字にして近善女、又は近事女と譯す。佛法に近親する在俗の女にして、七衆の一なり。

⑤ 般若、Prajnaの譯にして智慧と意譯す。(先出)この般若會といふは、大般若經會のことなり。

時 栖、端の二首座に親近せよ、必ず益あらん虚ならじ。之を知れ。

了然禪者來つて謂ふ。師兄諱は漸覺、會て龜山津和尚に參す、今歸つて閑居す、其の庵に名づけ借と曰ふは、専ら造り觀せしめすとなりと。曰く、「善哉。」津和尚は予が法友なり、彼の庵に命ずるの意を審かにするときは、則ち知る、眞に會て龜山に見えたることを。既に法門を同じうす、因つて益々其の意を偈に昭かにして、了然に授く、寄すべし、還つて以て道を好む者に助け示すと云ふ。本を了すれば元物無し、緣に隨つて用ふるに虧けず、百年善く貸ることを資けて、一念靈智を洞かにせん。假有雲の興る處、眞空海の湛ふる時、庵人此の旨を標す、游客思を旋すことを貴ぶ。

高居山主に答ふ

示論、甚だ遠憂を荷ふ。然るに薬を服すること多種にして、而して切に其の效を驗す、皆時節の自然に在るのみ。故に且く服食を置いて、而して吾が縁の如何に任す、況んや不堅の物、豈復た久長ならんや。世人は末を貴んで本を棄つ、故に百年泡幻の質に區々として、諸の計較を作せども、而も終に敗壞沈墮することを免れず。是を以て之を推すときは、則ち吾が如來藏中無相靈丹あり、若し能く鍊服せば、縦ひ百年の幻身を捐つとも、則ち

- ① 栖は百丈の以棲禪師にして、端は法輪應端禪師なり、共に靈源に副ぐ。
- ② 了然禪者云云は借庵の頌の序文なり。
- ③ 高居山、靈源和尚の受業寺の山名なり。
- ④ 如來、釋迦の十號の内の一つにして、梵語の Tathagata の譯なり。意は眞如より來生するの義なり。

吾は病まざるなり、謾に此に報じ奉る。若し能く中に於て効を取らば、却つて是れ世間の妙方ならん。

端禪人

端首座聞く、^①雲巖の爲に前導と作り、暑を冒し山を度つて、^②和合縁の事を成辨すと。計るに應に勞苦すべし。然るときは則ち勞して安からん、便ち般若の妙用を成す、又樂み其の中に在り。蓋し勞逸の二相は不可得なるが故に、汝に既に素より能く此れを知る、他は皆忘るべし、茲に予が意を慰す。^③逢、此に來る縁頗る稔契す、乃ち行解と般若と相應し、時節到來、法爾として是くの如し。但更に同志に資つて、眞實の法義を以て相助けよ。末法の中を視るに、凡そ世諦に涉つて、宗教敗喪の患を爲す者は、必ず力を共にすれども行に違ふ。庶はくは、一一正宗の正量に歸らしめば乃ち佳なるのみ。信を附す、希はくは意を著げよ。

①雲巖は舒州靈巖の逢長老を指す、逢長老とは即ち德逢禪師なり。

②和合縁。僧縁といふに同じ。四人以上よく聖法を御して、萬事を辨得するを以つて僧を和合となす。

③逢。德逢禪人を指すなり。

逢長老、且く爲に意を致せ。熱倦の中未だ書を作すこと能はず、然れども一の故あり、正に是の時に當つて、又言はざるに能はず、彼れ久しく自ら諳んじ、達することを知ると雖も、亦略ば批報す。恐らくは事縁煩雜にして、處置を緩うすることを致さん。予近世初めて長老と作るものを觀るに、二種

の縁に涉れば、多くは照順し及ばさず。二風の爲に觸れられて、法體を喪

す。一に逆縁に應すれば多くは衰風に觸る。二に順縁に應すれば多くは利風に觸る。彼れを觀るに今順縁たり、故に當に開堂の日に大觀施を受くべし。其の識卑き者は、當に知つて得たる色あるべし、誦を賢智に取つて鄙猥を法門に致さん。其の識高き者は、則ち化門の中に於て、轉じて攝化の方と爲す、故に亦當に處置すべし。若し常住より自ら辨するときは折中我に在り、若し檀越より辨する所なるときは、奢約他に由る。其の誠心を却くべからず、後に却つて須らく轉じて化門に歸すべし。予舒州より洪に到つて、泐潭と同じく開堂す。皆常住より自ら辨す。二院の知事觀錢を取問す、予が曰く、「此の中自來の例なり、諸院の尊宿并に僧官は一干瘦なり、今兩院共に一干足なるべし、吾二長老も亦然り。」時に泐潭の知事、意に以て不可と爲す。予が曰く、「我れ此の事決せり」と。齋罷むに及んで、眞淨和尚も亦座に在り、上藍の寂老、予と深老とを指して前んで云く、「二公何ぞ例に隨ふことを得たる。」予が曰く、「法當に是くの如くなるべし、亦是れ貪錢底の長老の病を破す」と。衆皆笑ふ、所謂轉じて化

①觀施。觀は觀に當る、財を觀といふ、即ち財施なり。

②常住。禪寺に於て實際、寺の實務に當る寺役、住職、知事、副司、典坐等のある所を常住といひ、僧堂其の他の役寮と別つ。

③奢約。奢は過奢なり、約は儉約なり。

④知事。禪院の主なる役名にして、都寺、監寺、副寺、維那、典座、直歲之を六知事と稱す。

⑤八千瘦は、十貫文に當るが、漢の隱帝は七十七を陌となし、唐の昭宗は八十を陌となせり、今の瘦は即ち漢の陌に當るならんか。

⑥一干足は丁百十貫文に當る。梁の大同年以來、足を陌錢となすと通僧に見えたり。

⑦泐潭。泐潭福深禪師は、眞淨文の法嗣なり。

⑧眞淨。眞淨克文禪師は、黃龍

門に歸するものなり。② 耶耶和尚の如き、蘇州に至つて 范希文に看ゆ、因つて信施を受く、旬日の間 千緒に及べり。遂に人をして陰に城中諸院の僧數を計らしめ、皆密に錢を送る。同日に衆の檀越の爲に齋を設く、某即ち預め范公を辭す。是の日未だ五更ならず 缸を發す、天明に至つて衆已に去ることを知る。或は追つて常州に至つて見ゆることを得る者、法利を受けて回る。此の老人の一舉を見るに、眞に普く蘇州の人の爲に道を談す、何ぞや彼をして信心増々深く道種を成するに至らしむ。所謂檀越は財を施し、沙門は法を施す。法を施すと云ふは止だ是れ高座に升る時のみにあらず、但一切動靜語黙の處に於て、四攝の門を開いて彼をして益を得せしむるは、皆法施なり。此は是れ吾が祖既に無上道を悟つて、復た是れを修して、助道品と爲して、以て究竟一切智地に至る者なり。末法世の中、見に法の名位を借つて、利を得るの方門と作して、反つて人を以て己に若かすとするものあり、刀を以て吾が骸を刺すが如し、徒に病難一二を力め行ふて以て宗教を謝すること能はざるを愧づるのみ。今汝が儻既に道の源を悟り、又修行の理を曉る、其の成就することは特に勉めんことを要するのみ、故に予此に於て能く切々たらざらんや。此の中既に相近し、須らく會する時あるべし。此に先の一著を打して、今時に落つること免れしむ。故に急に意を達す、之を思へ之を思へ。

南禪師の法嗣にして、隆興府寶峰にあり、その火葬となるや、火五色に爛して、煙の到る所、悉く舍利を生ぜしといふ。
 ① 上藍。稱心明禪師の法嗣にして、上藍光寂禪師なり。
 ② 耶耶。汾陽禪師の法嗣にして、耶耶慧覺禪師なり、慧明、大愚と共に汾陽門下の獅子見なり。而して、靈寶の明覺と耶耶とは、同時に道を唱して、四方等しく仰ぎ、二大甘露門と謂はる。
 ③ 范希文。范は名を仲庵、希文はその字なり、吳縣の人にして、六經に通じ、諡して文正、楚國公に封ぜらる。
 ④ 千緒。貫索なり、一貫文なり。
 ⑤ 缸。元來は吳の船の名にして、解といへり、後誤つて船となす。
 ⑥ 助道品。四念所等の法門は、

とを要するのみ、故に予此に於て能く切々たらざらんや。此の中既に相近し、須らく會する時あるべし。此に先の一著を打して、今時に落つること免れしむ。故に急に意を達す、之を思へ之を思へ。

權書記

中間承るに、學問の譽を叢林に著はすと。而して竊かに遠度を意ふに、必ず未だ之れ有らず、蓋し將に志を深き者大なる者に收めんとするのみ。今示諭を辱うするに果して然り、則ち勝圖豈追擬し易からんや、欣羨欣羨。夫れ衆人の欲する所にして之を得ざる者を棄て、將に己が久しく放ちて未だ收めざる者を求めんとす。向背誠に明決あり、宜しく志す所必ず之を獲べし。然るに常に習つて以て安しと爲す、將に常に反して、未だ安からざるを歴て終に大安を取らんとす。其の間勤勇苦淡、誓つて軀命を捐つるの確きに非ずんば、則ち理濟すに堪へ難し。實に老鈍嘗て經し所の者なり、因つて之を及ぼして、知らしめんと要す。古人の所謂眞に能く大丈夫の事を辨ずとは、必ず此くの如くならん。明斷以て如何とか謂へる、病中居常多筆を弄せず、強めて此に報を作す。彼の山は昔しの道人高士、光を潛め勝を育するの數なり、理固に常に新なり、豈今に寂寥たらんや。昨 端介然が印

する所の 遠公集を得たり、之を閲する毎に、當時緇白の豪放の輩、林下に相期するを觀るに、乃ち爾り。往を瞻、來を視ても、亦慨然たること無きこと能はず。仁者嘗て彼の所趣を極むるか、竊かに謂ふに、但卑近に溺れずんば便ち高遠を成せん、豈古今をしも云はんや。

興長老に與ふ

手信興長老に致す。久しく音記を遣はさず、昨人力回つて云く、彼に到つて見れば亦病に値ひ、日子綿積して、頗る疲頓に至る」と。之を聞いて良に惻然たり。知らず邇來調理して、遂に安損するや否や。計るに彼の居府城に近うして醫藥多し、必ず調治を失せざらん。然るに藥石世醫の能くする所、功とする所にして効を致す者は、四大百骸の中、逆順等の病のみ。若し夫れ藥攻むること能はざる所、醫も亦診する能はざる所の者、之を僭生の病と謂ふ。其の源は、癡愛所起の初に在り、正に是れ吾人は靈山 老醫王、愛する所の方を棄けて、能く治する所なり。末法の中の比丘多くは、外病に惑はざるゝことを被つて、念慮を生ずるに随つて、煩煎して

①端介然。端字は介然、爲人高潔にして持律高くして、殊に書史に通じ、叢林の雄と稱せらる。
②遠公。遠公は、道安の法嗣、遠法師なり、初め潯陽に抵り、次いで匡山に結廬し、又後、白蓮社を結び、淨土教を布流せり。東晉孝武帝の太元年中の高僧なり。

③惻。惻隱の心は仁の端なり。
④疑愛。迷惑の心を疑といひ、貪慾の心を愛といふ。
⑤是五人は陳如等の五比丘とも云ひ、吾人となせる本あり、今後者を採れり。

⑥靈王。藥師瑠璃光如來を佛中の靈王といふ、藥師如來は梵語の Bhaisjyaguruvalur-ya Prahasti-Tatha-gata、大醫王佛といひ、十二大願を闡てたり。而して十二神將、七千の夜叉を有す。但しこの靈山老醫王とは、釋迦如來が衆生困苦を診療するを以つて、醫王といひしなり。

妄を益す。若し靈山 藥王念慮を息め、煩煎を去るの方有ることを返思すること、解せずんば、以て内調ふて立ちに寂滅安樂の効を取るべけんや。汝昔年嘗て此の方を知れり、却つて恐らくは忘記せん。風に因つて報示す、之を思ひ之を味ひ、一切思想の毒を忌んで、善く自ら將息して大安樂を管取せよ。縱饒 禪を脱して長行すとも、亦自ら健快ならん。之を知れ。

⑦靈王。藥王菩薩にして梵名は Bhaisjyaja-Raja、といひ、藥上菩薩とは兄弟なり、主として藥劑を司る、今茲に云ふ靈王は同く釋迦如來を指すなり。⑧禪を脱して長行は死を云ふなり。

國譯靈源和尚筆語終

靈源筆語

卷之三

六

金華履庵比丘務本，與潛庵祖英、德庵元素、仰庵繼宗、樓湖逢源、廣祐淨信，重刊靈源筆語，開卷粲然，古風復振。適莊王桐因助勝緣，而爲之頌曰：一滴靈源處處通，分明筆底立宗風。淋漓教雨初無間，只到人心自肯中。天童印得黑陳陳，今日東瀛更有人。子細看來無二本，一番拈出一番新。甲辰淳祐冬至書。

靈源和尚筆語 序

一

靈源和尚筆語

答伊川居士

某啓，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然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歷叩殆徧，乃猶以鄙人未見爲不足，不肯歇去耳。然此之一歇，實不可強，而不歇之病，在依約信處，未能頓入靈源，親見本體，發揮性地，妙明真照，照徹一切，心之與法，了無端由，端由徹處，已眼豁開，正當是時，何法可見，何情可除，何悟可存，何迷可滅，何佛可成，何生可度，始知百千諸佛，諸大祖師，六道四生，乾坤日月，皆吾光中浮幻影像，堂堂獨運，豈不丈夫，却復自觀，覓箇歇處，了不可得，況不歇乎，若未能如此，直須拂却，從前會底，向信解未萌時，反思不及處，親切諦觀，忽然穿透虛空，則山僧與居士相見，其來久矣，豈在奔馳川陸，交接音容，然後爲會晤耶，唯公具大信種，乃真道器，不可尋常了，却驗此不即自休，便見宿因深正，實用慰歎，今此不休，乃是大休之地，若只恁麼旋疑旋解，不無小可輕安，如病不除根，感毒還作，盡未來際，何有休期，近世號爲明道者，亦多體會得箇相似底，較量未得已前，誠亦廓達妙圓，其如不到本源，遇著差別因緣，對愛染境界，微細情習，宛爾瞥興，便却以一性融通，謂世出世間，元無外法，全波卽水，何卽何離，似則似矣，是則未是，公之明斷，以爲如何，頃年聞老師言，公見處，今覽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亦嘗蒙論，見老師時事，同也，然老師與公相見時，已自傷慈，只欲當處平和。

不肯深挑痛筋，致使信解未泯，本智不彰，而時有猶豫也。若用拙者之言，一切併絕，念念深切，直下自看，更須見徹底明白，省力現成奇特事也。若不如是，自究自參，縱與佛祖同參，時常會話，只添得骨董，終非究竟。幸希深悉，不以輕觸爲罪，念蒙加愛之殊，故敢爾也。亦觀今世王公大人，好此道者，亦多至於談道之際，箇箇喜人順己，而法門主道者，亦多苟順世變，吁，茲何圖耶？皆是我習內薰，情緣相附，交爲欺誑，摠不丈夫，與公相期，既非此類，則謔謔之告，實衷心也。世緣通塞，想斷之有方，不復介意，幸幸。

再啓，既蒙不外，而以己事求決，所謂雖會晤之緣，未卽如願，然勝趣所入所至，與尙疑尙滯，兼尋常日用，如何體究，意味工夫，亦可因書示喻，况多病之人，自諳藥性，當或附報使萬里相投，卽不虛耳，不宜以未相見爲未可，蓋愚性與一切無間，矧在同風乎？觀心要序中所提撥顯示之意，實無異見矣，但未展露，矧自快而獨鎮家堂也，可去却遮般了，諦審諦觀，是何道理，切々如此，感發有日矣，必得一回頓發，始可資人交攻，致大安樂地也，未爾則皆依傍門庭而已，縱使相見，豈通唱和，其於世緣萬緒，對目挂心，猛烈決斷，始得全功，誠切言繁，幸希參意。啓雖未接英姿，而心契同風，與夫世人朝夕親遇，如平生者，其密固過之矣，而承教勤勤，尙未相忘，仰荷謙誠，以驚以愧，某宿習疎鈍，於世事茫然無知，而身方袍，因祖宗之教，以叩師門，既少息狂妄，乃歷觀法道之傳，在乎當代巨賢，深志大明，相爲中外，然後報恩之効，可得而崇之，以是而求之，幾二十年，言通意料，不爲不多，然精窮諦質，覓真切爲己，而思用此事爲大任者，未始或見，比歲特聞老師講及高致，兼累年於音尺中，或窺趣向，愜然以爲誠我所求者矣，奈

何圖會猶有艱遠，區區歉悵，亦眷照見存者也。緣遇早晚，毗盧印中印定，不可輕意以易，斯須往古大士相期，皆爾，幸返鑒靈都親冥，無外，姑可置念也。

答朱世英

啓，弊疾邇來，殊覺輕損，因思虛恬粹適契念之方，端有妙効，而宜乎俗醫之未知也。調護幻形之術，且不易知，又况保養法身之妙道乎？法身真體，淪無明胎中，受形五道者，不在保養之限，其在保養者，妙性克孚，靈源廓徹，了然頓悟，全露本來，本來圓成，不資熏鍊，輪回夢覺，智惠華開，真體無虧，猶如初生孩子，要須保護養育，至長立成人，教以才藝，德行具全之謂也。佛言，真善知識爲乳母，其不然哉？今時學流，抱無明胎氣，分五道識情，而成欲僭成法養，以紊道序，則爲善知識者，其宜不辨哉？貧道憶昔年獲奉道論，而蒙示悟由，深用欽服，遽然分別，終未及極，叩保養之論，自是懷仰，今因存問弊疾，順筆葛藤，聊發一笑。

答陳瑩中

敬釋所示諸偈，皆華藏蘊藉醇全之旨，由是見存誠之所常勝爾，欽服感幸。鳳池華藏閣記，尤示發玄關而布法施之妙利也，其於指宗教同歸之根源，攝偏小異馳之枝派，使皆知悟己而融他，則無宗而不攝教，悉能會他而爲己，則教無不歸宗，茲實吾法之本爾。緣見量以成差，遂見一法紛然多途，斥多反一，以旋源，實責在吾曹，而顧所不能，乃賴外護奮毗耶彈，偏擊小之權，以獎飾我輩，凡預恩力，孰不歸瞻，此記之行，其知痛痒者，舉蒙益矣。今去凡遇此因緣，不可放過，因行掉臂，宗教所資，幸幸，香城所書經，求左右跋證，惟可其所爲，必不之拒也。空山絕外

擾。愚智幼艾，一一究己爲務，同少魔境，伏乞悉及。守實乍居法輪，亦無恙，俟有便附與也。師川寄龍舒，聞將還豫章，渠服道義爲厚，應以取道爲謁觀之便也。

徐師川

近惟日用損至無損而居之以安也。古之達人所以鑒世間如影響，了聖道如蘊蘆者無他，自徹心源而已。其感影響以爲實，認蘊蘆而作家，以致迷狂妄解，淪生死長夜者亦無他，困於情智而已。若妄情感智之未消，則心源混墜，理固然矣。雖然弘法度生亦鮮不見笑悟宗之士，矧其泛泛者乎。師川標向素出於此，而知以大丈夫事自期，故予意其宿有大根，終難蔽昧。但在猛決耳，雖是自家本有之事，要須自家親見一回，始得休歇。若爲觀之，可得親見，但善惡可否，一切念慮未兆已前，回鑑本源，是什麼面目。祖師亦云，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果若相應，則斯言信矣。因風示喻，爲幸。

洪帥張司成

某業空寂法，委質山林，與草木伍，素未瞻大君子之風度，而獲聽緒言，頃者偶幸使旆臨茲會府，未幾政教驟布，仰仁畏令，欣肅而獲安者，若家諭戶告，然雖病房幽遠，其傳揚鼓舞，日有至矣。某清耳而竦然曰：是豈力能致哉。蓋由志誠行己之所感，志誠行己，則居忠孝之源，源遠流遠，澤物成化，亦大君子之餘事，由是而推，則知其自處固有深於此者。某所以欽服執事，恨未一際道論也。今乃逆荷過聽，謂有寸長，責以摠持法席，願雖不克承命，然仰謝恩錄，永何敢忘。懇訴所以，伏乞哀念，不宣。

某悚息覆聞，竊承台命，俾續本山住持者，雖知不輕授人，而必令當之，謂或可副所責矣。某實荷採錄，及旌衛法門，鑑於義，卽合祇領，以謝恩授，切緣抱病，閑居已十五年，中間十年，或能接應學者，卽而喘息促微，艱於語言，怯於動舉，忘乎思慮，畏出見人，但掩室據一床，冥然兀坐，心存禪觀，以遣朝夕者，又踰三年矣。雖苟保未絕之氣，而痰涎吐曠，時時不絕，同居聞其聲，莫不起酸苦憐憫之念，其狀如此，衆所共知，以陳難受嚴命之懇，實以此豈有大賢者仁恕及萬類，而獨忍見遺邪，伏乞追止所命，不以罪將命者，而放此衰儂，使如理得死，幸幸。

答伯剛提舉

啓聞公蘊表公美，楊大年之宿因，而精究力行，久益勝進，則同途共步，日用時時，偶諧也矣。雖未目擊，實以契心，豈謂疎遠未始相識耶。伏承示諭，參秀遇楮，前則未忘知見，後則知見始忘，更忘此忘，超見非見，盡却今時，身騰鳥道也。亦是指蹤之極，全威獨奮，難到無依，何日披懷親酬敲唱，則收節拍，共入玄源也。姑希退損，愈極孤貧，企企仰仰。

答洪駒父

承問三人參請優劣如何，可一爲評之，一爲評之，且置，不知特與此問，意在於何。欲知人耶，欲明己耶，若欲明己，當反來問之源，以自照，儻諦了靈知湛然，則神鑒內圓，萬象昭然，徹見無外，乃真能明己矣。明己則能知人，若未能明己，輒欲知人，乃是迷己而妄取分別，致人與己俱無利益。山谷往問，自入蜀，閑中體究己事，今幸無疑，而辨人之縑素，若未甚快，如何。余曰：鏡之鑒物，皎然無障者非他，空淨而已。今未能爾，卽可知也。道眼機辨，豈不然乎。永嘉云：心鏡明鑒無

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斯其證矣山谷信子行祖道以誠語待一切人矧對世之大賢者而不加審當乎幸希體察鄙誠所以奉期左右者則知不泛泛矣

虞察院書附

慕頓首啓上靈源禪師某嚮仰道德望風懷想願造函丈咨叩妙語有日矣比者暑毒不審氣體何如伏惟晏坐凝養起居康謐竊念某自頃求人訪道伏膺內學三十七八年矣生長二浙及仕宦多在吳越始仕卽爲會稽教官固已詢叩彼方所謂善知識者其語頗不與諸經所說及古人語相類常疑至道無二聖人之風恐不如此然是時未知有黃龍宗也其後得官京師聞東西二禪與浙中異遂攝衣造佛陀室每趣局輒先過慧林屏息戶外待次而入焚香禮足震惕怖懼退乃叩請化老德化時爲首座又聞於智海佛印許以秉拂從容對坐不必室中是時意頗向化老獎進激發爲力亦多其勤固亦至矣鈍根難入言下都無所薦一日沐浴晨誦法華經至第二卷畢掩帙離位忽欣然有省知在我者備具運用無礙謂不復疑矣及觀古因緣遭人難詰輒復茫然平時幸安無事一日拘窘室塞不通由辛巳至己丑九年間如此己丑夏今真乘古禪師法幹武林某方執喪居西湖聞古自昭默來欣然邀至延寓所居朝夕論難每至爲真乘所困則必憤懣不平終夜思惟自謂久有得處豈可誣屈又時見謂迷人愈佛鬱躁怒欲謝絕之數矣忽因謂四家別錄持疎山造塔酬價因緣舉以詰真乘讀未竟不覺失笑廓然開泰如從幽室出見青天因知至道不可以理求真理不可以誦解從前迷惑正坐情識爲意根所障自此文字語言猶吹劍首之一映耳雖千難殊對誠不能干其慮矣廣大門風不可思議

如此乃知華嚴法界不必外求而近在方寸之間雲門所謂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蓋非虛語道之全體而昧者求之片文隻字一言半句窺見小理便謂有得何異管中窺豹可悲可笑某與真乘別已十年近頗自覺與始時不同胸中塵埃益以消散行年五十矣頗知四十九之非隨緣應物默默自知然尋常杜口未始與人語重念發明大事雖非外至然實賴真乘禪師激之而真乘又有從來用是拳拳思慕覬望見道德之容無由造前欲求一差遣至江西終未能遂然古人云君子千里同風諒須請見必不能益其所無奪所固有則又不待教而其心休休矣數年來雖未獲披覲而常欲作書略布始末終以紙墨所縛難究精微遂數中輟今復不能自已輒叙鄙懷何異遠方村民得上國誇以語人而不知村野之醜又如老婦說少時容貌曾無羞澁然不可謂非真實矧義無孤負情同一家投誠所親不復歉蔽往來真乘謙挹辭避許令遠續法裔雖不敢遽爾而問道之因實有自來若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推而上之以至參寥疑始皆有傳序雖未必有是人要知理當如是而況諸祖以來傳襲俗人如裴休龐蘊絡嗣恭皆賴祖師印可今真乘雖不棄須和尚相與證據蓋此事乃大公道非私議也幸裁察再拜區區之誠已略具別紙然古人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千里馳書固難備察況如人飲水冷暖有不可告人者所恃真乘乃和尚所信當以道達一二而自昔聖賢異時同符其相知處不離簡編處載不必親見而叩也某雖不敢窺聖賢藩籬至於情盡境空無可消釋獨有不可忘者常存雖則古人諒亦不能加損謂其習氣未斷功行未修神通未具力量未充則誠無所逃若於見處實不敢自謂別有更望垂誨督所未至契重情親幸不以常人見待也老氏云坐

進此道坐進之方願示其說。再拜近豫章吳倅過此承本州嘗備禮數再請住黃龍堅臥不從近者見圓首座於祥符備聆起居深用慰喜然已別請人住山切慮新至者不相諳悉輒以馳書一二監司託宛轉諷諭庶得安居願養以廣傳續不耗弊精用齋神藏密爲後學宗仰乃所願望。再拜真乘比延請龜峯再三不從往年瑞巖亦牢辭竟已然聞在彼頗多殊異道力招感此特末事亦足喜也某往與真乘酬唱并當時偈句頗多及此亦數有未果錄呈去歲當逢明老寄所贈石刻欽詠不已傾馳左右不勝下情自此時得上狀。

答虞察院

某手書上答察院知郡大夫專价遠致珍翰叙通入道因緣前此嘗得慧古報矣今三復來緘省所示始末由發趣以至息機良素有主而不爲途路門庭作正知見歸宿之障非乘往願軍強則安能爾耶健美健美喻時節感契顯發之機既不涉思惟廓然露現便無承當染汚之病卓然無依雖本不曾藏而難輒指以告人是謂大丈夫事祖佛教外別行以待上根非有他玄耶令悟此而已然近則甚近信之者難故先聖標爲難信之法其徒云哉奉領來告所謂能信難信矣且承審自見處雖千聖不能加贊群魔無所致毀獨立乎生死輪轉之表超然宜無所待也乃猶引古賢紹明大事皆有宗承即推所得之自輒以見歸某誓軀命當宗乘之重任故以得人爲喜然如前所謂名是而實非者今時紛如稠林皆相與混敗吾法願無似每於是費見必卽畏遠之苦雅意陳悟正見而貶從則法門光幸而區區仰紹之職由以致効也欣慶欣

慶病憊難於書寫報音脫略莫究誠之萬一照而恕之可也餘則珍重是囑不宣。

某又白承別紙謂如飲水冷暖自知不可以告人者豈無同時同處同飲是水者不待告而彼此冷暖互不可欺也見諭自知之旨實千佛共證究竟地矣而問其習氣未斷功行未修神通未具力量未充欲祈督所未至之助此實既入道後要切之間也今末法中多恃一箇見處空洞自快謂其中何容因果修持之相作此見者便成無礙邪種蓋其不本少林所謂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名之曰祖然別無修持法但以真實悟門長居正位則一切正矣其間擬何斷何修何具何充當如是知勿生法相如人處家主人若正其下皆化矣手筆與意不相順莫能宣展見亮見亮又白豫章以山中虛席太守俸續演唱願衰病難塞責幸辭得免承謂以書抵一二監司宛轉諷諭俾寓託得苾護者此誠雅意見及之重矣然亦畫蛇安足而返使不得爲蛇矣凡今後事望以道相照但涉著世俗秋毫情識所擬議者皆勿存之於中况形外者耶不肖有一護身法要與諸魔外道爲等侶各不相誰何而同入不二法門况吾人哉此亦是菩薩現宰官身事君和衆揚教化之法第近世多失其然也承復請真乘渠亦不克移命蓋彼乍興建藉渠有緣二三年間必可圓就久遠之益在事在理皆有可稱其特矧愛無外洞出形蹟以相期乃敢奉拒不疑也。

上寶覺和尚

某惶恐拜覆庵頭大和尚某此月二十八日入院蒙郡官辦開堂因卽焚香宣明師訓而稟嗣之緣固以久矣此時施說聊徇化儀故不欲復準世禮特致書謝自取疎外而形累師宗也伏

惟慈鑑必賜恕容幸甚今四來學衆粗成叢林宰官檀那咸垂資護某旦夕勤誠思報祖宗不敢輒懈以此可望察知免賜憂念謹上狀申覆伏乞納受不備
再拜正月在舟中嘗附書分寧回人不知遂投座下否春夏來不審和尚尊恙調理一成安否地遠不時得信甚切懷慮伏想庵中諸事不煩致慈念也江東朱漕自金陵遣書近到令致意和尚當時不及瞻覲至今爲恨耳渠亦致書特來召某到金陵相聚以乍此住持不能往也和尙高年養疾不知尙復應接否若得息氣保調庶得安適則莫善矣彼自知機必自求所至豈假吐沫之滋耶幸乞珍育不備

上五祖演和尚

稽首上覆仲夏毒熱伏惟東山堂頭和尚尊候萬福某仰蒙恩庇卽幸平安不審比來寢食何似瞻依丈室禮覲未由敢冀順時倍加保愛卑誠諫望之至謹具狀敬承起居不備
悚息再拜正仰慈音忽蒙誨墨感慰之懷宜如之何仍以白雲禪錄爲賜此熙寧間嘗披閱彼時雖未知親切落處然其提掇不類尋常味之既之亦有隱隱乎叩靈襟者後來洞視無間而與彼老人日爲遊戲之契而風從電激著于簡編者莫復得見二十年中每懷想之今承示惠其欣幸可量哉敬聞坐夏休養高年而提接之任委之有人甚善某孤貧無賴徇物自如不足貽齒敢冀順時克固全養庶永住世間普爲宗黨作大蔭也欽服億萬上狀不宣
祇領別紙親筆之誨誦奉銘服深不敢忘矣然聞牧主以侍者不出而遣醫問疾致激高懷遽有拂衣遠引之意旋警彼心卽回欽敬而復爲之留其卷其舒誠適義矣某切觀法門衰落人

不根道爲師爲徒相與作妄其欲高提使振復古風之萬一非大有道而年德之尊者莫能爲之然則不在和尚今日乎況左右不傳之秘既有傳矣流化後來保無休息而猶控悲乘俯山化城者贏得與法門整持規範耳幸依垂慈甚有仰賴故區區言之勸兄在此與衲侶入室衆甚敬愛之其所存甚好今時叢林中甚難得也某見渠如此喜之無量在此凡事一家不煩垂慮

示卓禪人

手答卓首座書來審所領位冠堂衆茲叢林素以待道德勝士者也今主人命爾以當之其選既非輕則塞責也不亦難乎唯能思所以難而必期稱職則是又爲勵志勉力之地矣凡禪者自彼方來皆稱善乃慰予焉惟應職事外諸况自如更善護持以副遠念衰病近復輕可委之於緣勿致慮也
手字致卓首座近衲子來審力道自持不輕涉世緣甚慰予期也聞辭位席端省久近中進退之節行己合宜所當然矣又聞主人後復頻請終未從之彼亦虛位以待焉果若如斯則可否去就在惟道義贊叢林爲心不可拘執也與晚生言道據今時實難啓口然當思先聖達平等機絕分別念不見異相衆生全成同體眷屬如是則無緣悲智任運圓通利己利人資融大行宜以摠持該攝不可輒生欣厭便落今時流輩也少林言後人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有大志氣聞其言者豈肯受之決須勇猛越彼品量始是丈夫漢耳予殘喘未終尙切自強故略及此切希珍重

前舉少林言明多行少說多通少者蓋爲其非不行非不通但作是念我已明道他未明道我善說理他不善說理我見尙存達於宗旨故顯其不行不通非徒不行不通亦驗其於道未深徹底明於理未善真實說故祖師推出此病要後人省覺以成就契於本道本理免有彼我勝負之習久久返落魔外也又云悟佛心宗解行相應名之曰祖全真之解稱實之行若會于心宗則復有異端乎祖師只使人到此全解全行無解無行之本家得大安樂耳所以傳燈後卷有達磨四行一段其示人之意亦不出此後輩少肯深究力行豈不孤他先聖哉忠國師云禪宗學者須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斯言亦今時之針艾矣予病中靜室瞌睡之餘或究古德至言或觀目前世態聞見千差一歸虛照識道人之過患以成內省自鞭之益者尤多恨阻遠不得會言因筆略引以當面話千萬體悉勉旃

聞向來微恙遂已瘳平既蒙主人舉與晚學論道此據已見以訓來機固非難事然末法中有不以究己爲志而多生異解既不知非便生諍論凡此類來者亦等心待之莫喚他作外人也圓覺經云若復有人贊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生毀謗便生嗔恨嗔此則不善人善人之資安可棄諸近世往往有陷此而不自覺者慎之慎之太平老既深乎本復得自在之用宜常親其切磨有陰益也老拙置絕萬事一娛懷于此鑒見末法之病愈明恨阻而晤切囑慎省鑑道者得批字知無恙爲慰究此事尙未滿初志切須退步純密自參直是冷灰裏灼然豆爆方能暢快平生未然莫向人口角唾啖縱饒暫有滋味究竟無力也

委曲回告甘露卓長老領書審迫於不得已從住持既開堂明嗣法遣來書叙陳且云嗣法之實其信固已彰於威音之先而今所陳化門表示耳善哉汝能知此真不昧宗旨矣夫此宗旨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乃聖凡共有之靈智也由喪本而徇情則智用不續以了情而契本則靈鑒還通靈鑒既通謂之法嗣不亦可乎然世之有名無實而混濫宗旨者其類尤多儻馳以等心皆可存而不論但汝既知之而承弘道之任則揀混濫正宗旨誓捐軀命以効職切宜力焉吾雖衰病念先訓之責每不敢忘將欲可忘必待有分其責者歟思之思之庚寅十月望日

衰病比來似復輕健幸絕外累深室中或看經或宴坐聊自如也有衲子入來則應接未嘗阻蓋記積翠師翁云雖老不敢寧居逸體唯談禪病以警來蒙予昔爲其贊竊有誰其仰則我誓斯堅之語顧敬望先規雖多慚德而忝爲之後又可不以此言每自鞭策也法運固季矣人根由之雖然但誠心行我所應爲而忘乎寡効之勞慮則竭志奉先自不失職然於二利亦終非虛爾也衰病勉策如此聞可知之

乍安衆百緒日新雖不能不勞慮然志存行道則艱勤可耐矣想來者皆樂以疎淡爲趣而共醇味也得古監寺同志力想甚濟事此中道俗知識輩聞之多喜予故然矣惟各善弘化範不待言助也所問道純今往桂府作職官渠亦每有書必詢諸子觀今時涉世務不常乖箇中趣尙唯渠與姜和父耳和父近亦以聞甘露音有書來問也今在家似懶出官彼方風俗之美昔多佳士頗際遇者計今亦然推誠敬待以同歸於道亦住持之一端耳

手書致卓長老，由春到今，杳不得能舒信，雖在深相忘中，而有不能忘者，又豈徒然哉！計乍建法輪於彼，以堅密道力，乘諸順時緣，內外上下，相期於本分事中，皆增勝趣，而遠魔累矣。若爾則予何云，但以勉旃爲囑耳。衰病幸平定，而不致惱，可勿見慮，彼所共住，必無雜樹，計各保護安樂，爲慰爲慰。

手字致甘露卓長老，前得遞中所寄書，甚慰思念，會禘子於素無叢林處，便成學般若保社，而致四方稱善，可以光揚先蹤，激進後輩，乃末法中希有事也。觀時多向名背實，以佛法爲待欲，貨而使，人有不忍見者，汝獨返之以自勉，則行吾志，致此稍寬祖宗之憂，不言而諭耳。其他化門中，能生物善，能振教風，必隨時適宜，設方便，皆不在言，大都以道自重，志先聖付囑之責，爲所常任，則無不可者也。今雲巖二三子，共立宗社，外緣響合，而諸子亦勉旃，所當行不敢慢，可知之。予自今秋來，減食粗安，加瘦而增健，除強應禪客外，日唯游神華藏中，聊與文殊普賢毗盧老人，周旋權適，未易許他人得與也。時有懷想者，其亦以不即同此樂也。千萬致此自強，他非所囑。

手記達甘露長老，確爲來收書，審董衆弘法，魔消法勝，而百緒遂宜，可喜可喜。予病中於世事，蓋皆滛滅幻亡矣，逆順隱顯於予，何有哉！但念宗乘正旨，適茲衰殘，世稱承紹者，多名存而實亡。予丁此時，法爾不能忘，而望於汝矣。汝亦能不法爾慮予之所慮哉！勉旃，實端皆偶緣得地，知之。予隨遣不在憂，但萬萬善護德法門時病，以追少室家風，至祝。雖無親信，而行脚人數數傳，彼法席其成規矩，而方丈提激，極不失職，主伴雍肅，以般若禪悅。

爲資成，今時希有事，其慰衰老喜可知也。此中相時，隨宜自裁其可，近全養病之適，遠固承家之標，志存宗教，勉厥怠惰，當知之，勿復爲慮。但彌堅操履，易衆人所難，而緩時流之急，以孜孜建業，則積翠祖風，行可追矣。勉旃。

確愿歸接書，具領勤誠，審聞法席勝侶如法而住，隨所應爲，各得其宜，甚慰懸想。聽確愿言，彼主伴淡薄世緣，而專道，僅似往昔，頗返時流。此予宿志，子今行之，予復何憂也。少室正命甚危，若一縷之懸，千斤未即斷者幾何，是不爲子孫深慮，則孰爲慮哉！化門資務，得過便休，勿刻意以墮。今時所說也，再囑子絕泛接，由此孤坐蕭然，從來行脚事，始今脫洒快活矣，可勿多念。

示逢禪人

手字致逢長老，昨領書知寓止得所，而間然無事，殊不虛度。光陰澄渾水底，影像昭昭，杲日當中，纖塵擾擾，深見古人瑩鍊之妙，彌成自己勝進之強，而知此時此處爲真益，他緣他作爲徒勞也。吾家先聖，靡不於此決堅志力行之効，故其成就深根茂葉，廣蔭衆生之利，後代兒孫，失祖宗遠業，世習近圖，習以成風，知耻者寡，每一念之，實爲難言。汝有可致之資，故因勉諭，必務遠返近，以慰予望也。其他事事，損抑善自護持，衰病此中極是安穩，減食少語，閉門孤坐，終日甚適然，可不用憂。

院事稍定，則入室，小參以布法施，使或幽或明，或聞或見，或覺或知，或信不信，等受陰益，斯則先聖大法之所寄，後昆虔志之所依，而已心願行之當任也。知以是爲任，而不可捨如軀命，勉持無倦，猶爲自利行耳。欲成利他行，以升先德之階，非此無由也。故近世宗門，號爲大士者，多

據一知一見爲局量，而不知無量之量爲通途耳。故彼於己能信能受，則喜教不信不受，則生嫌。爲彼煩混，則厭棄。得彼親近，則愛憐。此病纔起，則判然同異。彼己既形，何能自爲。今多味斯旨，致我玄宗，離爲小道。欲出此弊，而轉告未知，非具正見。達圓機人緣自力，皆可更資。則莫能也。觀汝機見緣力，稱是任矣。故勸勿倦，普慈如天澤，無心物均獲利耳。今法門有樂說者，以無言爲非，有尙默者，以多語爲過，皆墮局量也。殊不知善說者無義路與人尋，而能警發昏迷善默者無意解與人守，而能虛湛紛馳也。要知悉。

示德禪人

前聞欲秋間到此，深待一來共語。今既遷居遠去，則前計莫慰所待，用歉于懷。所以然者，長老悟機慧辯，常親契旨矣。果熟時來，又已出興焉。且先哲有言，凡學道者，悟之爲難，既悟則守之爲難。既守則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何則？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確，則倒置益損，而乖失所任，便墮爲流俗沙門。以致毀法大過，是不宜畏慎乎。以此欲長老知之，而切切警策耳。蓋予曾忝斯任，備見利病，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庶不淪於末法卑種類耳。所謂末法卑種類，盜名竊服，寄活於吾門者，不預焉。指其稍蘊智識，可以爲上，而反更趣下之謂也。或由微悟性理，便恃萬法一空，而忽乎因果行業者，或聘多聞，挫寡學，或重久習，輕初機，常顯己長而談彼短，或尊偏見斥圓聞，或矜俊辯，喪冲機，而不知取笑於識達者，或諂奉在位，以希寵勢，借勢作氣，侮慢同流者，或屈己從人，苟媚權豪，而賤賣佛法者，或資有位之聲勢，而欺罔豐俗者，要而言之，凡虧四攝之

慈，違一心普愛之敬，喜勝人而味損己者，皆病也。去病而力行不倦，方爲美利。凡人平居內照，則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矣。同塵闢道，思紹佛祖者，不可不常自檢點也。予亦病多諸藥性，故切切奉告。愛長老有真實悟處，又達教理化門，若更盡力扶宗，乘報佛恩，不爲末法假名長老，可體予意，以加勉旃，至囑至囑。

覺範

和南前附報，計尙未達，茲復辱書，審以應請，爲新十方主人。時緣既稔，乘之以出，宜也。發妙蘊以開四衆之聞見，真有餘及矣。然垂手者，作物勞侶，不知近日動靜何如。緬惟道用與物同妙，某昔妄當此任，備嘗滋味矣。由以信公今日亦不能不少勤慮，但若等心虛應，以安樂一切爲務，又有可自驗自慰，在乎其中，是知菩薩於一切處，能捨身命，非徒謂也。雖知公飽諸諸聖出世事，而猶致此言者，所奉期非淺淺耳。諸須面乃究，姑奉記，不宣。

再啓得太守書，甚美盛德，喜赴其請。蓋欲顯擇法眼於他年耳。如程公關之得南和尚，謝師直之得岳和尚，其推誠於吾宗教，豈同汎常哉。在公當之，必有以償彼志矣。積翠大瀉之風節，爲近世法門第一等師法。嘗共講其詳，固雖力不足以仰慕，然其志則誓于生生也。願以是爲標準，異日相親，竊冀有以相我者。衰病形骸，省之未堪勞涉。彼見望尤勤，不待今日始知矣。過夏後，計或堪動，則肩輿十餘日，便是相見時，不難，不難，姑希恕悉。

益老鍊焉，慰喜慰喜，目甘露滅，以自稱，亦知將力以此決破世夢，夢雖無實，然不一頓驚大張眼對稠人，欣脫於正晝，則沈昏之思，有時而作，所謂浮想雜緣類耳，示諭南中經歷事事是深，慈痛悲真善友，毒藥爲醍醐，以增明理觀，作實行之地，甚善甚善，遁跡深養，有定所，可時通音，衰病固安，其宜以事室僻而精實，遠愜，迥有妙處，以此奉期，故他不復染緒也，恕悉。

中間見所守屹然不移，如急流中石柱，於人所傳言句，今又喜遂還江鄉，如傷弓之羽，知曲枝可避，則擇木深棲，以養出世摩霄之翅，爲愈善善求志也，或聞在南中時，欲究楞嚴而加箋釋，若爾則非不肖所望者也，文字之學，所以不能洞當人之性源，與後學所以障先佛之智眼，其病正在依他作解，塞自悟之門，資吻舌或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由此也，予喜覺範惠識英利，足以鑒此，儻損之又損，他時相見，定別有好處耳，珍重。

智海惠老

和南上智海堂頭禪師慧公，念與公跡踈道親，夙喜標致，知有將來操卓，表章祖教之利，今聞演法都城，通真達俗，得四衆之歡心，則前料効矣，欣幸欣幸，比來不審悲應之間，世事可忍，逆順可融，否伏惟洞一室廓四攝之門，物悉服化矣，慰願無量，費用四事，日遂調適，仰冀力法任支，吾道之將傾，某於法門素妄有荷擔之志，今疾廢無能爲，聞公能之，故感躍千中，聊上狀，冀深恕悉，知其無他矣，幸甚不宣。

再啓，元祐三年，寓南山淨慈時，法會大盛，其間龍象碩德故多，至若妙年穎拔，衆所悅可，則惟公之稱，始聞詢求識之，既而日觀動靜，知爲法門良器，致今之出興，豈虛也哉，欣羨欣羨，某依大通老師席下，自春竟秋，密室秘要，雖莫叩其端，而慈音勝軌，昭印于心，奉爲言行之師，今所不忘，方善財南見五十三人之一也，然則於公亦俗所謂微有瓜葛乎，以今望昔，法門良可歎，道場山顏公，彼時同寮，窺其動靜，今聞建立叢林，爲東南之冠，甚善甚善，某衰疾手病艱苦，作記草草，不欲假手於他，蓋示專耳，伏希恕悉，德逢懷懇，西上祈得所乞，免賴公爲之道地，得躬投訴於大檀越之前，唯大檀越高明察鑑，聞必聽許，蓋才力有能否，而圖報有大小故也，此等事惟公可論，若其唯便一身之利，忘大法任者，未易語是矣，幸希推宗教同聲，以借力極望，極望。

寶峯祥老

和南，遠由法乳同源，近以聲氣合趣，某玄機妙旨，密語高談，雖不時陪揮塵，每與目擊，然本之無間者，世相得而間耶，儻蒙照此，他可置言矣，乍領徒，惟少勞慮，但道德素著於行李，其攝物猶磁石之吸針，可不令而從矣，在禪師誠不難，然望千萬保護，力爲吾法之壽命，甚幸。

再啓，昔泛會誠好，曾不展遇而慷慨，居然存懷，中間承一動一靜，率爲後學勝軌，聞之每歎曰，真如和尚，昔所至其警策玄徒，或聞或見，靡不獲益，正如此也，信予語者，知大瀉曾未滅度耳，某願力昔微徒，有弘法志，而病無能爲，切祝在能者也，幸甚，某信緣支養，可常度日，乞知之無貽念不宣。

彼山大寂遠祖之道場，今禪師居之，四方皆翹首望風，慶甚得人，然追古德風韻，以軌正近輩途轍，非他人能堪，固願禪師屬意耳。

和南伏領手誨喜承尊候勝健示諭撫守命住持者猶要空花結果望石女生兒不唯不能使其如此實亦決無這箇道理自昭然更可裁斷也但渠誠心究己亦知歸趣而有未盡故十年相期不爲別事志切于此真可念矣願衰病莫能即往俟他日若稍堪遠涉乃去已報之如此也希知悉竭親法語無由遂懷切冀珍重。

和南伏領示教喜承尊候萬福欣慰府議以山中乃先德道場欲屈侍者特來嚴鎮惟昔熟聞老兄論此有不請之謙而元符中推過別人深知慈意實存遠見矣然緣法所在幽顯共欽必念是得道之地而少廻峻阻則中外幸甚也若不肖之於老兄心照所以出世人擬議處惟聖眼鑑之不在言矣但望投神珠於濁水則濁水自清使不清有所警策乃大士行也。

和南踰月不承慈音正此馳思伏領誨墨敬審屈從人事雖有勞慮而尊體勝健不乖於常大爲慰矣此般況味在世人情牽於事者當之則甘以致適而老兄俯隨若醒人陪醉漢動靜語言實豈有愜意者但以護法芘衆功深恩大利濟在中則勉強之勞不徒然如他人也某病體幸如常坐念曾經此事自以爲難而信今爲之者不易耳伏惟歸日亦在非久敬乞保衛行李謹附問訊不宣。

再拜承掩關自願則言慮遂與世緣絕矣如此則清潭復湛皎月重圓雲盡風休保無障礙便可即寓安樂隨方道場曲江之歸或當不必未審尊意以爲如何某質鄙簡拙習成踈愚仍由病緣全其退任既證瞋睡三昧又成顛預真如乃知百無所用中似是隱居之地世所共笑已

惟自甘度茲餘生竊謂得策今老兄將竟戒化權深安道奧密扶末法明振正宗則擇地善棲宜亦以此進語左右實爲忠誠其世誦萬端皆非吾人所當論敢希慈亮。

示諭云云者蓋佛法時數使然昔魔王眷屬向佛誓言我今不奈爾何待末法入爾門著爾衣喫爾飯稱爾弟子壞爾法曰汝壞我自壞吾法不壞也今其時矣彼自壞之狀混然污雜而正法何嘗不圓明超絕耶此語若不向老兄吐則殆無開口處所以杜門守愚得味無味之味足度日耳冀垂念末法於苟假偷薄之際卓然振立紀綱乃爲報佛恩之有力者仰賴仰賴。

端禪人

端禪人乍捨恬寂入彼塵勞應不易爲趣即日作止四事能隨緣安適否院中兄弟平善初宜照等俱未到往往趁夏不及又虛禁律也仁者既爲衆而出當觸事忍慎勿以照異分圓明勿以保真乖化用勿以隨緣虧禪觀勿以媚世廢道情言動去就等印妙心則幻妄界中靈機自若不爾非吾望也。

人還知到家不及見廼尊而領遺訣祝後事想孝感天衷雖誠報在道而情義所鍾亦何能禦其哀戚哉聞其恬神委脫不亂不變非由素奉吾法能爾然則汝爲之助冥有力耳亦可無恨予每言出家人不導父母於佛法中種成佛之因皆爲不孝今汝宜調護乘此緣引發未信亦報親之大者切在勉省。

與靈竹長老

承近嘗求退而公私人情皆不即奉許遂從與議勸留之意然城隍人事喧冗之中苟無所繫

戀則厭棄固宜如遺弊履耳但念佛子於所住處唯緣是任而不擇可否乃能淨土穠坊俱爲道場而於己互致妙利報佛恩也若於此順世情爲欣厭則非人所以報恩之志千萬真以出家能事自勉則久而愈馨香也

安侍者

頌來諭因知親明眼宗匠不虛度光陰矣然滄溟汪洋勿以滿腹自快願益潛進則十方無間毫髮也東山古風振揚深慰瞻仰趙州不盈二十乘汾陽惟六七人耳其豈愧於五百耶今時咸以院之大小僧之多寡議量尊宿甚可歎笑以是切囑餅錫久留彼助作趙州汾陽保社無染時習而輒從之化餘宜善作止飲食爲佳也

頌來諭因知自信然飽腹滄溟一期快意人人謂無他矣其如作是謂者適所以示其饑中也幸親明眼宗匠當須大忘軀命若後回的當傳箇消息來則予願足猶未始間然勉旃勉旃東山古風遂振良可仰伏久之必有大激勵澆薄而使還淳厚千萬久留彼共力崇建勿爲悠悠者也忽忽不具

空室道人

空室道人將東歸厚以香餌衣物爲惠其所將之意不在人事在佛法也受而報之可不以佛法乎前所稱者蓋淨名室中有一天女化現助揚法道云此室初無門戶唯見自性者豁然得入既入則知是無始劫來本元所住處道人參學實悟見自性矣然久客乍歸活業零落却須決烈打辦精神苦切修持方能作得家主經云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

爲明又云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此乃教人既見自性後須以一相一行寂靜觀照之力治去微細世緣習氣直得純潔於一切境界中無纖念萌動始解安居此室一切生死輪迴之垢永不能爲惱矣向時曾見問坐脫立亡去住自在之事但依此磨煉至全體純熟時出生入死乃游戲三昧耳若只以一箇見處通達萬法復卽萬法全箇見處圓融平等便以爲休則是見解而已終非究竟達磨云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斯可證信也既已得頭又須得尾若也頭尾兩全則不離五障身成辦大丈夫事可不勉哉

答佛眼

和南兩得所惠書勞問勤至慰此衰病企向之懷感幸感幸承接四面庵中遠去紛喧而幽養道志惟趣味融泰其中勝進爲多茲所以奉望者也然刻志於道既有所到亦何靜喧之爲我殊但適然之寓方於在彼不若安此之爲愈潛鞭密煉克追古人也足下所存固有高致然古人所操不徒欲取異於人亦曰爲己悟道則明己矣復何爲哉用五怖八風之法微細驗心以校妙明無念之己因事感觸則識病能除成就一行無功用之三昧也近世吾法不興吾人無力蓋不依此而反逐彼之爲弊耳足下標致甚慰愚意手病久不寫字強此作報幸恕草率

和南開出大中庵肯爲崇寧主人誠知非高志所欲而時緣來逼隨而應之無不可不審臨事對機奚若緬惟懷道自強聽所遭之可否而萬擾不入於胸次則化功將成於此矣某病體秋來頗復輕減幸不見慮但未緣會集切希堅勵志行因事煉養以成熟世人所不知者慎勿輕由目前而輒異去就不勝禱望之懷

和南前此已知脫屣事累矣而未聞所隱。今辱書承寓龍門，彌適志而不廢，與衲侶琢磨本分事，是則解官擲印職事乃辦也。可喜可喜，然醜酸炳聚，不免爲累，當有以處之，使踏吾境者無泛類，則能悠久而或得入于中也。千萬珍重，以充達素願。宗教運數之汚隆，繫乎有情之業感，昔應時而出，大有爲者，亦乘緣適爾之游戲耳。豈復健羨於其間哉。以知哀佛法之衰滅，而正見師徒無駐足地者，未出乎見愛之累，若真其人則正，像末三時該他不着，復何澆浮之異見哉。此非口說意解之境，難與今時人道，而吾知既深悟己，復薄於世緣，而遐決古人之趣，是真可與同節斯警也，故切期焉。

和南中間嘗兩接手墨，當展味誠照，愜適固不減，面交軟語，然皆莫即爲報，蓋數年以病廢絕百事，於此又知道契必見，想而得緩者乃敢耳。去年閒體候違和，亦欲謝院務，尋喜既安全，復屈從住緣，茲承大健悅，慰幸慰幸，矧當藉緣行道，一爲惣領，逆順迭來，不能無忤，特在堪耐，以己所弘任，法所當持，物之所賴，益審是數者在我荷擔，則餘事皆可不念矣。每閱梵編，吾人相問訊，常謂世事可忍否，衆生易度否，以此推之，雖聖師在時，非無今日之逆順也。盛德至道，足以感攝四方，於多人中，久久須有承己任者，千萬無倦，病廢不能行，所志故祝於能者耳，切望恕悉。

死心老去，蕭遽爾脫去，渠平生性急，臨行稱之，然居常以訐舉忤衆意，人多訝子能堪之，諺之曰：子若九方阜相馬，取其天機神駿，遺其毛色牝牡耳。今其洒然脫脫，乃以子言爲得，噫，彼何見之晚耶。禪人傳及，彼爲升座，語相知有素矣，仰感法義，增所念也。茲山虛席，已逾兩月，府侯

慎擇代者，尙未命下，恐欲知故引及。

與佛鑑

和南株林淨人至，知秋間附書已投達，而審比來法會道衆雍肅，悲力周應，能勝健，爲慰無量。某病體稍輕強，但衰老所加，而於弘法之職，不能勉以及志，然山房兀坐之餘，有抱病而來者，亦隨施針艾，非敢怠放而却之耳。祖風下衰，每願諸方有深悲大士，應濟此時，作宗門關鍵，爲教海舟航也。昭覺勤兄，今夏出在夾山，聞開福將遣迎之，其必乘便過潭矣。叢林迷路，而求導者咸望焉。今異岐紛紛，挑囊負鉢，以亡其羊者無限，宜乎其中之有知慎而善擇導以進期正者，至所至耳。開福專弘法之職，觀其忘世情而篤道志，爲極可喜。今湖南法席開福，遂居其冠，更得昭覺同之，則東山老人又大其化於湖南也。恐欲知之，故引及。餘萬萬珍重，便次附訊，懶病隨意信筆，有不能如法處，當體恕。

死心兄，道眼精明，而天資喜恂，任健行闊步，以快超途逸轍之騁，其信道適倫，固足尙矣。然使蹇足弱力者，追跂爲難，亦未法近學輩，莫受其利耳。既閑居，忽欲歸昭陽，毅然有不可留，因舉小釋迦歸東平公案，以送之。既出山過潭，爲人所留，今見寓道林，希知之。

某兩處住持，凡接東山師兄書者四五，未嘗一句言及世諦事，其丁寧委囑，在忘軀弘示此道而已。到黃龍次，得書云：今年諸莊皆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一夏百餘人入室，舉箇趙州狗子話，無一人省得，此爲可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虛聲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相遠矣。今日東山稱實之言，何更得聞，惟吾姪爲真嗣，能力振家風，他日當大慰宗

屬之望，乃所切禱。某雖病，不敢離此事之須臾，希無存慮。

某咨承東山老師兄，奄攝化權。某平生道行，光前絕後，無可言者。但晚學追慕，何有窮年。而在嗣承者，則誓志弘道，以熾燈燈。他亦何歎耶。遠兄不免回應時緣，是亦歷試諸難，鍊成勝行處。未應以非意所欲而生厭倦。正賴同參各出一手也。某秋來病頗退，計將來更須輕健。然究竟不免成箇跛脚阿師耳。

再咨知禪師住持之功，成於太平，而退身適志，正在所圖。不意未遂而遽見奪之，雖非高踏所便，然盛譽感致，衆論樂推，而重命難逃。則此不得不恭以赴也。且圓機上士，妙應無方，獨立周行，孰非本所住處。然則太平智海於禪師本位，分不分耶。幸乘全機，以弘大法，企仰企仰。

古禪人

書致古監院，領來問，知過在甘露，佐興法社，而作止俱契于理，故致勝利，爲慰喜。近來想法席初建，其求備於外者，則或未能至。若遠近內外，由道義感會，可唱真化於一方，已有可觀矣。甚善甚善。吾子素於究道之餘，勇乎輔善，其損已成。他若恨力有不逮于志，泛愛衆人，且爾矧今於志友乎。來書云：既職所住，當以出家本分事，忘身宣力，務必弘通。此極慰言望也。且古人於學道，既究明而自安矣，加之保養，冲固然後遇緣施設。至於屈身徇物，將方便啓導，使人人皆得己之自安者而安之，此佛子既自利而當利他之職務也。今末法中，冒其名失其職，致二利俱喪，虛受勤勞，而又玷宗教者多矣。子平昔常痛聞此歎，而有激于懷，茲宜勉力行之，則予衰病廢置，尙有望也。

領書偶具知甚勤，而因言見意，審在局務中，能不以事妨道。陰有勝進，茲慰予之大者也。比日爲况如何，衰病如常，山中未有主人，道衆加恬肅。老夫雖自在病而抱病，登門以求治者，日無少空，亦應之不能倦厭。末法中誓弘此任者，不多有之。汝輩當是時，宜增勉志力，乃此所望耳。手致古長老，昨得書云：脫得瑞巖，又著真乘，時緣稔會，法爾難逃。如是應之，方得恰好。從事以來，况味何似，唯堪耐勞苦，屈己伸他，於漚和門中，鍊磨有素，與物宛轉，能不厭煩。甚善。修造事既在檀越，而給衆資緣，獨係營集，然則量入均費，隨人多少，而爲豐儉，亦易辨矣。既足所資，然後主伴互嚴，以法正任。若誠專契聖，行密感人，則辨供辨心，幽顯胥濟，便成法化事。復何難哉。今信道不篤者，名當法任，而徇世緣，縱所作善力偶諧，亦只成得箇世俗流布。於我少室兒孫，便是拋家失業。長老汝從吾淹精，既窮其本矣，應物通會，又有其緣，便直以己心眼開入悟門，破情解拔，生死之根，顯性空超。凡聖之界，能必爾者可。副長老之職也。然機緣差別，違順萬端，攝以等心，本際之空，則直下頓消異相，神開意定，魔來作亂，正助我機。忽若意涉纖情，即便隨他顛倒。人非我是，爭論紛然。末法之中，此流皆是，儻能據要居宗，本體元無此事。要知要知。

才禪人

手記致才禪德，比聞已過真乘，位冠衆首，存志道根，久潔行李，蓋當仁耳。然知道易，守道難，知以明達真源，守以堅持正志，行以普善群機，能知則萬惑自祛，能守則衆德潛會，能行則一道該通。三非一外之三，一卽全三之一。了此於心，則無可不可，略此舉示，要用深思，以成一相一行三昧也。吾此閑居，纖慮不及，但勤弘道，不用致憂。

手記致才首座得信知表領道衆中外緣契諸偶雍肅仍發所蘊爲初機禱子作法施因緣此事乃承先誘後當奮志匪躬之不可避者汝既如此非獨領吾所囑實甚慰衆論也喜悅但當堅持平等尊法退己受短推長說禪時絕彼我是非行道處齊高低逆順凡以生滅之相非唯勿出口亦忌萌於心纔有幾微便須泯悔大迦葉誓在萬人之下不居一物之先忠國師譬如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肉此皆古聖戒末法弘道之病也汝當知之追躡古聖遐縱莫踐今時近跡則久久自然殊勝矣有數句偈錄去可助行李耳予健適勿慮但精勇保護爲願

覺禪人

宗覺禪者書來審侍親外猶能不捨叢林趣向而念念以本分事密自鞭策期保此而不奪於彼以終成出家之志甚善甚善然欲必造佛祖藩籬迥出死生境界須是徹底標識遺身立誓以高賢大聖爲歸程用淺識迷流作警助思齊內省進退勉旃久久堅精或可希冀若只口頭滑溜性地疎達於理無益逢人但可寒溫冷暖接物却要低下慙慙大家開眼屎床且免身同穢濕遇會禪會道達理通玄者正好露體隱形任他貶剝思之思之

得近信知勢未可復來林下日親故習無乃輒奪道志乎如力弱者涉於深泥而過一脚欲援一脚轉沒能必跳出恐難到這裏須是箇漢始解不負平常說禪口也脚跟下切須着力

書來審勤給侍外能不隨流而慎守志行以期終始願果使心不愧口三十年後亦可名有力人也衰病近頗強健唯懶僻或增矣勿相憂但順理順事謹自調護切祝切祝教中云真實發菩提心者縱復入生死惡業界中此心真實終不爲生死惡業之所流轉何以故以非虛妄故

若虛妄者暫時說得似悟久久對境還迷豈可強哉又云如人食少金剛直至命終身壞其少金剛不爲臟腑臭穢腐爛所變堅淨如故若其他物一經臟腑蒸爇靡不化爲下穢斯之比喻甚易明解但真箇保菩提心如金剛不變則難其人因寫付崇覺禪人可以此自鞭無負初心也

秀禪人

領語知辨道無魔爲慰所諭尤見用心可喜矣然自白晝執燭而行謂我能見路也不知正是分外何者設使不把火幾曾暗來當此忽會撒手放步定知平地上無陷無險何疑何慮任運東西豈不自在退照退照

然禪人

福唐連江然禪者先嘗出參游服勤于龜山津和尚左右久之而滄甘露未充乎量不幸龜山示滅遂歸越十年比以予與龜山同法門復出遠來見從審其能輕數千里川途之艱爲道而至蓋可嘉納矣奈何適予病體掩室謝絕應緣則禪者亦自知不可託棲矣既告辭且乞爲他處可依止之道地因示所宜往儻緣復不諧偶則無如遽旋連江依借庵大士之爲愈也矧借庵既深得龜山之旨而乘戒俱急雅有冰寒藍青之美其資學者目足之利在末法尤難得慎勿信耳疑眼以自失也筆語實告病倦不能盡當用痛悉

比承來欲相從甚見匪躬慕道之志良用健羨奈以緣奪道會遽卽爲別想久親本分人來此等事能照乎理廻逆成順不生異念則亦是遇真善知識了也好思之卽慰所願矣借庵頌已

書成有便可寄覺兄更致意尊堂老優婆夷遠承寄施衣物甚見信心之勤既知是佛法中人乃不復以世情相謝而廻茲勤惠作他時般若會中因緣以開智眼以構福基由此終至究竟解脫地也爲道達道達夏中可隨處保護時親近栖端二首座必有益不虛知之

了然禪者來謂師兄諱漸覺曾參龜山津和尚今歸閑居名其庵曰借者俾專造觀曰善哉津和尚予法友也審彼命庵之意則知真曾見龜山矣既同法門因益昭其意于偈授了然可寄還以助示好道者云了本元無物隨緣用不虧百年資善貸一念洞靈知假有雲與處真空海湛時庵人標此旨游客貴旋思

答高居山主

示諭甚荷遠憂然服藥多種而切驗其效皆在時節之自然耳故且置服食而任吾緣之如何也況不堅之物豈復久長世人貴末棄本故區區百年泡幻之質作諸計較而終不免敗壞沈墮以是推之則吾如來藏中無相靈丹若能鍊服縱捐百千幻身則吾不病也設此奉報若能於中取効却是世間妙方也

端禪人

端首座聞爲雲巖作前導冒暑度山而成辨和合緣事計應勞苦然則勞而安便成般若妙用則又樂在其中蓋勞逸二相不可得故汝既素能知此他皆可忘也茲慰予意矣逢此來之緣願稔契乃行解與般若相應時節到來法爾如是也但更資同志以眞實法義相助視末法中凡涉世誦而爲宗教敗喪之患者必共力遠行庶一一歸正宗之正量乃佳耳附信希著意

逢長老且爲致意熱倦中未能作書然有一故正當是時又不能不言雖知彼久自詣達亦略批報恐事緣煩雜致緩處置也予觀近世初作長老涉二種緣多照顧不及爲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觀彼今爲順緣也故當開堂日受大禪施其識卑者當知而有得色取誦於賢智而致鄙猥於法門其識高者則於化門中轉爲攝化之方也故亦當處置若常住自辨則折中在我若檀越所辨則奢約由他不可却其誠心後却須轉歸化門也予自舒州到洪與泐潭同開堂皆常住自辨二院知事取問禪錢予曰此中自來例諸院尊宿并僧官一千瘦今兩院共可一千足吾二長老亦然時泐潭知事意以爲不可予曰我此事決矣及齋罷眞淨和尚亦在座上監寂老指予與深老前云二公何得隨例予曰法當如是亦是破貪錢底長老病衆皆笑所謂轉歸化門者若瑯琊和尚至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旬日之間及千緡遂令人陰計城中諸院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越設齋其即預辭范公是日未五更發缸至天明衆知已去或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回觀此老人一舉眞普爲蘇州人談道何耶令彼信心增深至成道種也所謂檀越施財沙門施法施法者不止是升高座時但於一切動靜語默處開四攝門令彼得益皆法施也此是吾祖既悟無上道復修是爲助道品以至究竟一切智地者矣末法世中見有借法之名位而作得利之方門反以人爲不己若者如刀刺吾骸徒愧病難不能力行一二以謝宗教耳今汝儔既悟道之源又曉修行之理其成就特要勉耳故予於此能不切切耶此中既相近須有會時此打先一著免落今時故急達意思之思之

權書記

中間承著學問譽於叢林、而竊意遠度、必未有之、蓋將收志乎深者大者耳、今辱示論、果然則勝圖豈易追擬哉、欣羨欣羨、夫棄衆人所欲之而不得者、將求己所久放而未收者、向背誠有明決、宜所志之必獲、然習常以爲安、將反常歷乎未安、而終取大安、其間勤勇苦淡、非誓捐軀命之確、則理難堪、濟實老鈍、所嘗經者因及之、要知古人所謂真能辨大丈夫事者、必如此也、明斷以謂如何、病中居多、不弄筆、強此作報、彼山昔之道人高士、潛光育勝之藪、理固常新、豈寂寥於今邪、昨得端介然所印、遠公集、每閱之、觀當時緇白之豪放、輩相期於林下、乃爾瞻往視來、亦不能無慨然、仁者嘗極彼所趣乎、竊謂但不溺於卑近、便成高遠、豈古今云哉、

與興長老

手信致興長老、久不遺音記、昨人力回云、到彼見亦值病日子、綿積頗至疲頓、聞之良惻然、不知邇來調理、遂安損否、計彼居近府城、多醫藥、必不失調治也、然藥石世醫所能所致、効者四大百骸中、逆順等病耳、若夫藥所不能攻、醫所不能診者、謂之偕生之病、其源在於癡愛所起之初、正是五人稟靈山老醫王所愛之方、所能治也、末法中比丘、多被外病所惑、而隨生念慮、煩煎而益妄、若不解返思靈山藥王有息念慮去煩煎之方、可以內調立取寂滅安樂之効也、汝昔年嘗知此方、却恐忘記、因風報示、思之、味之、忘一切思想之毒、而善自將息、管取大安樂、縱饒脫禪長行、亦自健快也、知之、

靈源和尚筆語終

國譯禪關策進

解題

禪關策進は明末の高僧、雲棲寺株宏上人の撰述なり。株宏、初め禪門佛祖綱目を坊間に得て、學道の資糧、これに過ぐるものなしとなし、愛誦年あり。後に續いて五燈、諸語録等を閲し、參禪の用心となるべきものを拾收して前帙に入れ、繁を刪り要を取りて一冊子となしたるもの、即ち本書なり。傳を按ずるに、雲棲大師諱は株宏、字は佛慧、蓮池と號す。俗性は沈氏、杭州の人、初め諸生たり。三十歳以後にして嘉靖年間、無門の性天理和尚を禮して出家し、行脚多年備さに艱苦を嘗む。晩に杭州の雲棲寺に歸りて禪林を創建し、雲衲を安居せしめ、又物命を極救するに念あり。戒殺放生文を撰し、城の内外并に山中に放生池を置き、兼て淨土の玄猷を精修す。住世八十一年、萬曆中に寂す。著書三十二種あり。其の傳載せて續稽古略(第三)、續燈存稿(二卷)、五燈嚴統(第十)、高僧摘要(第一)、法華持驗(卷下)、淨土晨鐘等にあり。

國譯禪關策進の序

禪なんそれを關あらんや、道に内外なく、出入なし。而れども人の道を爲むるに、迷悟あり、是に於て大知識の關吏、其の啓閉を時にし、其の鎖鑰を慎み、其の勘駁を嚴にし、異言混の私かに越度する者をして、其の奸を售る所なからしめざるを得ず。而して關の透り易からざるも、亦已に久し。予初め出家して一帙を坊間に得たり、禪門佛祖綱目と云ふ。中に載する所、多くは古尊宿、自ら其の參學の時、始め入り難く、中ごろ工夫を倣すの經歷勞苦の次第と、終りの廓爾として神悟することとを叙す。心に之れを愛し、之れを慕ふて、學ばんことを願ふ。既にして此の書、他處に於て更に再び見ず。乃ち續いで五燈諸語、録雜傳を閲して、緇素を論すること無く、但だ實參實悟の者を併せて前帙に入れ、繁を刪り要を取

國譯禪關策進の序

- ① 蘇那は梵語、漢譯して靜慮と云ふ。
- ② 守遂云く、其の未だ悟らざるを譬し、其の未だ進まざる者を策つなり。
- ③ 六祖大師曰く、當に知るべし、愚人と智人と、佛性と、もと差別無し、只だ迷悟に緣つて同じからず。
- ④ 勘は覆定なり、數は之を考へ實ならしむるなり。文選の註に實事か數考す。
- ⑤ 工夫とは禪定なり、世の巧工

- の夫の寸陰是れ竟つて業を效ひ功を勤む、故を以て我門稱號を寓す。
- ⑥ 虛堂愚禪師曰く、禪門の中に亦五燈あり、傳燈、廣燈、普燈、續燈、聯燈、燈燈相續循環盡くる無し。
- ⑦ 密に眞機を顯すを語と曰ひ、總に衆事を集むるを録と曰ふ。
- ⑧ 中峰錄に云く、只だ消す、に生死無明を以て、隨處に鞭逼するを。

り、之れを灸めて編を成し、名を易へて禪關策進と云ふ。居れば則ち案に置き、行けば則ち囊に携ふ。之れを一覽すれば則ち心志激勵し、神采煥發して、勢ひ自ら鞭逼前進す。或人曰く、「是の編や未だ關を過ぎざる者のために設くるなり。已に關を過ぎたる者は長往す、將た安くんぞ之れを用ひん」と。然れども關の外に重關あり、僞りを雞聲に托して、暫く虎口を離れ、少を得て足れりと爲す、是れを増上慢の人と爲す。水未だ窮まらず、山未だ盡きず、警策手に在らば、疾く驅つて長く馳せ、最後の幽關を破り、徐ろにして罷參齋を作さんこと未だ晩からず。

① 萬曆二十八年、歲庚子に次る、孟春の日、雲棲の株宏識す

① 黃龍曰く、已に關を過ぐる者は臂を掉ふて去る、關吏に従ひ可否を問はゞ、此れ未だ關を透らざる者。
② 史記孟嘗君の傳に、君姓名を變じて夜半函谷關に至る、關の法、鷄鳴にして出づ、客下坐に居る者あり、能く鷄鳴を爲す、是に於て群鷄皆鳴く、遂

に關を出づ。
③ 大典師曰く、參學了畢して師の印證を受くる時、齋筵を設く、之れを罷參齋と謂ふ。
④ 萬曆は明の第十三帝神宗の廟號、吾朝の慶長五年。
⑤ 雲棲寺株宏は當時の高僧なり。

國譯禪關策進卷の一

前集 (二門)

諸祖法語節要第一

諸祖の法語、今向上の玄談を取らず、唯工夫を做す。喫緊の處を取る。又其の要略を節して、以て時時に省覽して身心を激勵するに便とす。次の二は諸祖の苦功、後集の諸經引證、俱に此れに做ふ。

① 筠州黃檗運禪師示衆

預めに若し 打不徹ならば、臘月三十日到来、爾が熱亂を管取せん。有般の外道は、纔かに人の工夫を做すを見て、冷笑して猶ほ這箇の在る有りと。我れ且く汝に問はん、忽然と

後學雲棲寺 沙門株宏輯す

① 沙門は出家の都名なり、秦譯に勤行と云ふ、善法を勤修し涅槃に赴く故に。
② 喫緊は「カンエウ」と譯す、中庸大全に猶ほ着急と言ふが如

し、喫は喫顛喫驚などの喫の如し。
③ 希運禪師は、南嶽下四世なり、法を百丈の海に嗣ぐ、傳は會元の四傳燈の九に見ゆ。

して臨命終の時、爾何を將て生死に抵敵せん、須らく是れ ① 問時に辨得下して、忙時に用ふるを得べし。多少か力を省く。渴に臨んで井を掘り、手脚を ② 做し送ばざることを待つことを休めよ。前路 ③ 茫茫として、胡鑽亂撞せん、苦なる哉苦なる哉。平日只だ口頭三昧を學んで、禪を説き、道を説き、佛を呵し祖を罵るも、這裡に到つて都べて用ひ著す。只管人を瞞す、争でか知らん、今日自ら瞞じ了る事を。 ④ 爾兄弟家に勸む、色力康健の時を ⑤ 趁ふて、箇の分曉を討取せよ。 ⑥ 這些の 關板子、甚だ是れ容易なり、自ら是れ備、肯て去て死志を下して工夫を做さず、只管に難うして又難しと道ふ。若し是れ ⑦ 丈夫の漢ならば、箇の 公案を看よ。僧、趙州に問ふ、「狗子に還つて佛性有りや、也た無しや」と。

① 打不徹、底を打ちぬかすべしと譯す、徹は通なり、明なり、達なり。
② 管取は「請け合ふ」と譯す。
③ 有般は一般と謂ふべきを略したるなり。
④ 常語に、急來れば佛脚を抱き爾時は燒香せず。
⑤ 做は「はたらかす」なり、送は及と同じ。
⑥ 茫茫は廣大の貌、又窮まり無きなり。
⑦ 胡鑽亂撞は「めつたむしやうに向ふへ行く」なり、蜂などの隙子の紙を破つて出やうとするを鑽紙と云ふ、撞は「つきあたる」なり。
⑧ 趁は逐と同じ、「とりにがさぬ」意なり。
⑨ 關板は機板なり、「からくりのれぢ」。
⑩ 涅槃經に曰く、若し四法を具せば則ち丈夫と名く、何等な

⑪ 四と爲す、一には善知識、二には能く法を聽く、三には義を思惟す、四には説の如く修行す。
⑫ 中峰廣錄に、公案は乃ち公府の案牘に喩ふるなり、法の在る所にして王道の治亂實に焉に係る云々。
⑬ 但は「なんであらう」又は「すぬぶん」と譯す。
⑭ 俗語に、世間難事無し、只だ有心の人を怕る。
⑮ 雲門偈禪師、因に僧問ふ、不起一念の時過ありや、門云く、須彌山。
⑯ 純山の瑠璃師常に死了燒了の話を以て、方來を詰問す。
⑰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は、南嶽下四世なり、南泉普願禪師の法を嗣ぐ、傳は傳燈に出づ、此の示衆は上堂の語。
⑱ 支沙名は師備、諱は宗一、戒を道支律師に得、晩に喫蜂に従

州曰く、「無」と。 ① 但だ二六時中、箇の無の字を看して、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の處、屙屎放尿の處、心心相顧み、猛に精彩を著けて、箇の無の字を守り、日久しく歳深うして、打成一片ならば、忽然として心華頓に發して、佛祖の機を悟り、便ち天下の老和尚の舌頭に瞞せられず。便ち大口を開くことを會せん。達磨西來、風無きに波を起す、世尊拈華、一場の敗闕と、這裡に到つて甚の闍羅老子とか説かん。千聖すら尙ほ爾を奈何ともせず。道ふことを信せずや、直に這般の奇特ありと、甚と爲か此くの如くなる、事は ② 有心の人を怕る。評して曰く、此れ後代、公案を提し、話頭を看するの始なり。然れども必ず無字を執定せざれ。或は萬法、或は ③ 須彌山、或は ④ 死了、燒了等、或は參究念佛、一則を隨ひ守り、悟を以て期とせよ、疑ふ所は同じからざれども、悟は則ち二無けん。

趙州諗禪師示衆

汝但だ理を究めて坐看すること三二十年せよ、若し會せざれば老僧の頭を截取し去れ。○老僧四十年雜用心せず、二時の粥飯を除く、是れ雜用心の處なり。

支沙備禪師示衆

夫れ學般若の菩薩は、大根器を具し、大智恵ありて始めて得ん。若し根機遲鈍ならば、直に須らく勤苦忍耐し、日夜疲を忘れて考妣に喪するが如くに相似るべし。恁麼に急切にして更に人の荷挾を得て骨に尅み實を究めば、亦觀ることを得、去ることを妨げず。

鷺湖大義禪師垂誡

只だ形を忘るゝと、心を死すると莫き、此れ箇の醫し難きの病。最も深し。直に須らく吹毛の利を提起して、西來の第一義を剖かんと要すべし。眼を瞠卻し眉を剔起して反覆して渠を看よ。渠は是れ誰ぞ。若し人、靜坐して功を用ひずんば、何れの年にか及第して心空を悟らん。

永明壽禪師垂誡

學道の門、別に奇特無し、只だ根塵下無量劫來の業識の種子を洗滌せんことを要す。汝等但だ能く情念を消除し、妄縁を斷絶し、世間一切の愛慾の境界に對して、心、木石の如くに相似たらば、直饒ひ未だ道眼を明らめざるも、自然に淨身を成就せん。若し眞正の導師に逢はゞ、切に須らく勤心に親近すべし。假使ひ參じて未だ徹せず、學んで未だ成らずとも、耳

根に歴在して、永く道種と爲らん。世々惡種に落ちず、生々人身を失はず、纒に出頭し來らば、一聞千悟せん。

黃龍死心新禪師 小參

諸上座、人身得がたく、佛法聞きがたし、この身今生に向つて度せずんば、更に何れの生に向つてか此の身を度せん。爾諸人、參禪を要すや、須らく是れ放下著すべし。箇の甚麼をか放下せん。箇の四大五蘊を放下し、無量劫來許多の業識を放下し、自己の脚跟下に向つて推窮して看よ。是れ甚麼の道理ぞと、推し來り推し去らば、忽然として心華發明して、十方刹を照さん。謂つべし、之れを心に得て、之れを手に應じ、便ち能く大地を變じて黄金と作し、長河を攪して酥酪と爲すと。豈に平生を暢快せざらんや。只管に冊子上に言を念じ語を念じ、禪を討ね道を討ぬること莫れ。禪道は冊子上に在らず、縱饒ひ一大藏經、諸子百家を念得するも、只だ是れ間言語、死に臨むの時、總に用ひ著す。

評して曰く。恁麼の説を見て、便ち經を誘り法を毀るべからず。蓋し此の語、文字に執着して、修行せざる者のために戒むるなり。一丁を識らざ

① 恁麼は俗言に此くの如き也。
② 荷は擔、挾は護なり。
③ 觀或は構に作る、成るなり。
④ こしらへるゝ又は、できあがるゝと譯す。

⑤ 信州鷺湖の大義禪師は、南嶽下三世なり、法を馬祖道一に副ぐ、傳、傳燈、會元に出づ。
⑥ 靈源云く、今の學者未だ生死を脱せざるは病、其處の處にか在る、病は偷心未だ死せざるのみ、偷心は微細流注の想念を謂ふ。

⑦ 吹毛は其の利を言ふなり、古へ吹毛の劍あり。
⑧ 教外別傳、見性成佛。

⑨ 瞠は目を見張るなり、蠅蠅の心を切るを剔と云ふ、目を張れば必らず眉が「ちよいとあがる」。

⑩ 麤居士の偶に、十方同聚會、各自に無爲を學ぶ、此れは是

れ遷佛場、心空及第して歸る。
⑪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は青原下十一世なり、法を天台韶國師に嗣ぐ、傳は會元に出づ。

⑫ 根塵。六根六塵の略。

⑬ 百丈海禪師、因に僧問ふ、一切の境に對して、如何んが心、木石の如くなし去ることを得ん、丈曰く、一切諸法、本、自ら空と言はず、亦是非垢淨を言はず、亦心の人を繫縛する無し、但だ人、自ら虚妄計著、若干種の解會を作し、若干種の知見を起し、若干種の愛畏を生ず、但だ諸法を了すれば自ら生ぜず、自己一念の妄想顛倒より相を取りて有す、心と境と本相到らざるを知れば當處に解脱せん。

⑭ 華首經に曰く、能く人の爲に無生死の道を説く、故に導師と名く。

る者のために 赤幟を立つるにあらず。

東山演禪師徒の 行脚を送る

須らく生死の二字を將つて額頭上に 貼在して、箇の分曉を討取すべし。如し只だ群に隨ひ隊を作し 哄を打して日を過さば、他時、閑老子飯錢を打算せん。道ふこと莫れ、我れ曾て爾に説與し來らずと。若し是れ工夫を倣さば、須らく時時に檢點し、刻刻に提撕せんことを要すべし。那裡か是れ得力の處、那裡か是れ不得力の處、那裡か是打失の處、那裡か是れ不打失の處と。一等あつて、纔に蒲團に上れば便ち 瞌睡を打し、醒め來るに至るに及んでは胡思亂想す。纔に蒲團を下れば、便ち雑話を説く。此くの如くにして、道を辨せば、直に 彌勒の下生に至るも、也た未だ手に入ることを得ず。須らく是れ猛に精彩を着け、箇の話を提して、晝參夜參、他と厮ひ推て、無事 甲裡に坐在すべからず、又蒲團上に死坐すべからず。若し雜念轉た闘ひ轉た多くば、輕輕に放下して、地に下つて 走ること一遭して、再び蒲團に上り、兩眼を開き、兩拳を捏り、脊梁を竖起し、前に依つて話頭を提起せよ。便ち清凉を覺ゆること、一鍋の沸湯に一杓の冷水を 攪ぐ

- ①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は、南嶽下十三世なり、法を黃龍の祖翼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に出づ。寶覺曰く、安樂の處致に許多の骨董を思む、直に須らく無量劫來の偷心を死却して乃ち可なるべきのみ、後、大悟、自ら死心叟と爲し、其の居に榜して死心室と曰ふ。
- ② 事苑に云く、禪門に詰旦堂に升る、之れを早參と謂ひ、日哺の念誦、之れを晚參と謂ひ、非時說法、之れを小參と謂ふ。
- ③ 放下著は、手を放して下に置くなり、放り捨つるにあらず。
- ④ 四大は地、水、火、風、五蘊は色、受、想、行、識。
- ⑤ 法華科註に云く、供養するるときんば、乃ち長河を擡して甌酪と爲し、受用するるときんば、則ち大地を擡じて黃金と作す、功浪りに施さず、福唐捐せず。

が如くに相似ん。此くの如く工夫を倣さば、定めて家に到るの時節有らん。

佛跡願庵眞禪師 普說

信十分あれば、疑十分あり、疑十分あれば、悟十分あり。平生の所見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① 貢高我慢等の心を將て、徹底傾瀉すべし。只だ未明未了的の公案上に就いて、脚頭を距定し、脊梁を竖起し、晝夜を分つこと無く、直に東西辨せず、南北分たす、氣ある的の死人の如くに相似たることを得ば、② 心境に隨つて化し。觸著すれば還つて知る、自然に念慮内に忘れ、心識路絶して、忽然として觸體を打破せん。元來他より得ず、那時か豈に平生を慶快せざる者あらんや。

徑山大慧杲禪師答問

今時自眼明かならざるあり、只管に人をして死 獍狽地に休し去り、歇し去らしむ。又人をして縁に隨つて 管帶し、情を忘れて黙照せしめ、又人をして是の事を管することなからしむ。是くの如きの諸病、③ 枉げて工夫を用ひて、了期あることなし。但し只だ心を一處に存して、得ざる者あることなし。④ 時節因縁到來せば、自然に 築著 磕著して、噴地に省し去ら

- ① 念は、唱へ讀むなり。
- ② 香言故事に曰ふ、韓信、趙を攻め、輕騎二千人を選び、人ごとに各一の赤幟を持たしむ、戒めて曰く、我が走るを見れば必ず壁を穿うして我れを逐はん、若し疾く趙壁に入らば、趙の幟を抜いて漢の赤幟を立てよと。
- ③ 蕪州五祖法演禪師は、南嶽下十四世なり、傳は會元に出づ。
- ④ 行脚は、永嘉の所謂、江海に遊び山川を涉り、師を尋ね道を訪ふを參禪と爲すなり。
- ⑤ 貼は、依附なり。
- ⑥ 哄は、衆聲なり。
- ⑦ 人勞倦眼を合して坐睡するを瞌睡と曰ふ。
- ⑧ 莊椿經に、佛滅後より彌勒の生を取る八百萬九千二百年有り。
- ⑨ 他は話頭を指す、推は拒なり、厮推は「おしこばる」と譯す。

ん。○自家の心識、世間の塵勞に縁するのを把り
回し來つて、般若の上に抵在せば、縦ひ今生に打
未徹なるも、臨命終の時定めて惡業のために
牽かれず、來生に出頭して、定めて般若の中に
在つて、現成受用せん。此れは是れ、決定的の
事にして、疑ふべき者なし。○但だ自ら時時に
提撕せよ、妄念起る時も、亦必らずしも心を將
て止遏せざれ。只だ箇の話を看せよ、行にも
也提撕し、坐にも也提撕し、提撕し來り提撕し
去つて、沒滋味となる、那時便ち是れ好處、放捨
することを得ざれ。忽然として心華發明して、
十方刹を照し、便ち能く一毛端に於て、寶王
刹を現じ、微塵裡に坐して、大法輪を轉せん。
評して曰く。師自ら云ふ、他人は定を先にして
慧を後にす、某甲は慧を先にして定を後にすと。

蓋し話頭疑ひ破るれば、謂はゆる休し去り歇し去る者、然る事を期せずし
て然らん。

● 蒙山異禪師示衆

某年二十のとき、此の事あることを知り、三十二に至るまで、十七八
員の長老に請益して、他に問うて工夫を做し、都べて端的無し。後皖
山長老に參ず、無の字を看せしむ。十二時中、惺惺なること猫の鼠を捕ふ
るが如く、鶏の卵を抱くが如く、間斷せしむること無きことを要す。未だ
透徹せざる時、鼠の棺材を咬むが如く、移易すべからず。此くの如く做し
去らば、定めて發明するの時節あらん。と、是に於て晝夜孜孜として體究
す。十八日を経て茶を喫する次、忽ち世尊の拈花、迦葉の微笑を會得す。
歡喜に勝へず、決を三四員の長老に求む。俱に一語なし。或人只だ海印
三昧を以て、一印に印定して、餘は俱に管する莫れと教ふ。便ち此の説を
信じて、二載を過ぎ了る。景定五年六月、四川の重慶府に在つて痢を患ふ。
晝夜百次、危劇死に瀕し、全く力を得ず。海印三昧も也た用ひること得ず、
前よりの解會の也た用ひること得ず、口あるも説き得ず、身あるも動き得

- ① 甲、本、闇に作る、又、夾に作る、漫錄の古抄に、闇或は甲夾に作る、皆俗語なり、俗語は字義に拘はらず唯だ音を以て通用する者多し、闇は堂後の小室なり、無用の處と譯す。
- ② 輕輕放下は、そりりやはり下におく」と譯す。
- ③ 走は急に行くに非ず、常語に護々に走れ、快々に走れと云ふことあり。
- ④ 捷は刺なり、「つぎ、み」又は「さし、む」と譯す。
- ⑤ 佛跡頭蓋眞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七世なり、密菴の七世と爲り、法を田素菴大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 ⑥ 虛堂録に曰く、普説は眞淨和尚に出づ、三佛以來普説あり、怒罵呵喝種種諷諭に非ざる無し、其の小心の衲子をして進工に勇ならしめ、亦宗説に逼せしむるを普説と云ふ。
- ⑦ 貫は上なり、貫高は自ら大にするなり。
- ⑧ 二十二祖摩訶羅刹者、傳法の偈に曰く、心は萬境に隨つて轉ず、轉處實に能く剛なり、流に隨つて性を認得すれば、喜も無く亦憂も無し。
- ⑨ 杭州臨安府徑山宗杲禪師は、法を圓悟克勤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に出づ。
- ⑩ 古説に猛獣は狼に似て赤く、強項の獸なりとあれば「しにかたいぢ」と譯す。
- ⑪ 管帶は「とらまへてはなさま」なり。
- ⑫ 枉は「むだ」と譯す。
- ⑬ 百丈録に曰く、佛性の義を知らんと欲せば、須らく時節因縁を觀すべし、時節到らば其の理自ら顯はる。
- ⑭ 築著碁者は「けつちり、かつちり」と譯す、物に行き當る貌なり。
- ⑮ 噴は、鼻を鼓するなり、噴なり、又氣を吐くなり。噴地は「ぼんとふきたす」意にて、勢のある形容なり。
- ⑯ 楞嚴經に曰く、一を無量と爲し、無量を一と爲す、小中に大を現じ、大中に小を現す、道場を動かす十方界に遍し、身十方無盡の虚空を含む、一毛端に於て寶王刹を現じ、微塵裡に坐して大法輪を轉す。
- ⑰ 蒙山異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一世、五祖法演禪師八世、法を鼓山の皖山正凝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 ⑱ 止觀弘決の序に、疑ひを詢ひ益を請ふ、註に禮に益を請はば則ち起つと。
- ⑲ 端的は、端正なり、的實なり、眞實正眞の義なり。
- ⑳ 靜中不昧を慳と曰ふ、大惠書に百不思議の時慳慳と云ふ。

す、死あるのみ。業縁の境界俱時に前に現す。恐怖、悼惶、衆苦交も逼る。遂に強ひて主宰と作て、後事を分付して、高く蒲團を着け、一爐の香を装ひて、徐に起ち、坐定まつて、三寶龍天に默禱して、前よりの諸の不善業を悔過す。若し大限當に盡くべくんば、願くは般若の力を承けて、正念に托生して、早々に出家せん。若し病愈ゆるを得ば、便ち俗を棄て僧と爲り、早く悟明を得て、廣く後學を度せんと。此の願を作し已んで箇の無の字を提して、回光して自ら看す。未だ久しからざるの間、臟腑三四回動く。只だ他を管せず、良や久しうして眼皮動かす。又良や久しうして身あるを見ず、只だ話頭絶たず。晩に至つて方に起つ、病退くこと一半。復た坐して三更の四點に至つて、諸病盡く退き、身心輕安なり。八月江陵に至つて落髮す、一年にして起單して行脚す。途中飯を炊いて、工夫は須らく是れ一氣にして做成すべく、斷續すべからざることを悟り得たり。黃龍に到つて歸堂す。第一次に睡魔來る時、座に就いて精神を抖擻し、輕々に敵退す。第二次にも亦是くの如くして退く。第三次に睡魔重き時、地に下つて禮拜して消遣す。再び蒲團に上り、規式已に定ま

① 説文に孜孜は汲汲なり、汲汲は休息せざる貌、勤なり。
② 起信論に云く、無量の功德藏法性眞如海なり、所以に名けて海印三昧と爲す。
③ 景定は、宋の十三帝理宗の年號。
④ 分付は、云ひ渡すなり。
⑤ 雲門錄に曰く、佛殿裡に裝香し、三門外に合掌す。
⑥ 三寶は、佛、法、僧。
⑦ 芙蓉の楷禪師示衆に云く、夫れ出家は塵勞を厭ひ、生死を脱せんことを求め、心を休し念を息めて攀縁を斷絶するが爲に、故に出家と名づく、豈に等閑の利を以て平生を埋没すべけんや。
⑧ 一氣は「ひといき」と譯す。
⑨ 就座は、今「すわる」の意にあらず、「せきをばなれす」それなりに」と云ふことなり、常語の座に着くとは別なり。

る、便ち此の時を趁ひて睡魔を打併す。初めは枕を用ひて短睡し、後には臂を用ひ、後には身を放倒せず。二三夜を過ぎて、日夜皆倦む。脚下浮逼遍地にして、忽然として眼前黒雲の開くが如く、自身新に浴より出づるが如し。一般清快にして心下の疑團愈よ盛にして力を用ふるを著す。綿々として前に現す、一切の聲色五慾八風皆入ることを得ず。清淨なること銀盆に雪を盛るが如くに相似たり、秋空の氣の肅たるが如くに相似たり。卻つて思ふ、工夫好しと雖も決擇する所なしと。起單して浙に入る、路に在つて辛苦して工夫退失す。承天の孤蟾和尚の處に至つて歸堂す。自ら誓ふらく、未だ悟明を得ざれば斷じて單を起たすと。月餘にして工夫舊に復る。其の時遍身瘡を生ずるも亦顧みず、命を捨て、工夫趁逐して自然に力を得て又病中の工夫を做し得たり。齋に赴くに因つて門を出で、話頭を提して行く。覺えず齋家を行き過ぐ。又動中の工夫を做し得たり。此に到つて卻つて水を透る月華に似たり。急灘の上、亂波の中、觸るれども散せず、蕩せども失せず、活潑々地なるに似たり。三月初六日、坐中正に無の字を擧す。首座堂に入りて焼香す、香盒を打して聲を作し、忽然として因地一聲して自己

① 抖擻は、袋から物をふり出すを云ふ、字彙に物を起して擧ぐるなりと、在りだけ出づるの意なり。
② 消遣は「氣をはらす」と譯す。
③ 打併は「とりおく」「とりかたづける」「とりのける」など譯す。
④ 浮逼々地は「ひよい／＼として地につかぬ」様子なり。
⑤ 綿々は、絶えざる貌。
⑥ 五慾は色、聲、香、味、觸、八風は利、衰、毀、譽、饑、饉、苦、樂、世間の憎愛身心を扇動するが故に風と名く。
⑦ 肅は、清明の貌。
⑧ 活潑々地は、死語にあらざるなり。
⑨ 因地は、船を乗くの聲、重き物を引く故に思はず、「おう」と云ふ聲が出るなり。
⑩ 捉敗は、捉破に同じ。
⑪ 沒興は、不意と同じ、増約に

を識得し、趙州を捉敗す。遂に頌して云く、^①「沒與路頭窮まる、踏翻すれば波是れ水、超群の老趙州、面目只だ此くの如し」と。秋間、臨安にて雪巖欽、退耕寧、石帆衍、虚舟度の諸大老に見ゆ。舟、勸めて皖山に往かしむ。山問ふ、「光明寂照河沙に遍し、豈に是れ張拙秀才が語ならずや。」某口を開く、山便ち喝し出す。此れより行坐飲食、皆意思なくして六箇月を経たり。次の年の春、城を出で回るに因つて、石梯子に上る。忽然として胸次の疑碍、氷の釋くるが如し、身の路上に在つて行くあるを知らず。乃ち山に見ゆ、山又前語を問ふ。某便ち禪床を掀倒す、卻つて前よりの數則を將て極めて諸訛なる公案を曉了す。諸仁者、參禪は大いに須らく仔細にすべし、山僧若し重慶の大病を得ずんば、^②幾乎んど虚しく度らん。要緊は正知見の人に遇ふに在り、所以に古人、朝參暮請、身心を決擇し、孜孜切切此の事を究明す。

評に曰く、他人は病に因つて退惰す、此の老は病を帯びて精修して終に大器を成す、豈に徒然ならんや。禪人病中當に是れを以て痛く自ら勉勵すべし。

楊州素菴の田大士示衆

近來志を篤うして參禪する者少し。纔に箇の話頭に參すれば、便ち昏散の二魔に纏縛せられ、昏散と疑情と正に相對して治するを知らず、^①信心重ければ則ち疑情必らず重し、疑情重きときは即ち昏散自ら無し。

處州白雲無量の滄禪師普說

二六時中、話頭に隨つて行き、話頭に隨つて住し、話頭に隨つて坐し、話頭に隨つて臥す、^②心棘栗蓬の如くに相似たらば、一切の人我、無明、五慾、三毒等に吞噉せられず。行、住、坐、臥、通身是れ箇の疑團、疑ひ來り疑ひ去り、終日呆椿々地にして、聲を聞き色を見て、因地一聲を管取し去ることあらん。

四明用剛の輓禪師、禪人に答ふるの書

工夫を做すことは、須らく大疑情を起すことを要すべし。汝が工夫未だ一月半月にして片と成すことあらず。若し眞疑現前して撼搖すとも動せずんば、自然に惑亂を怕れず、只管に^③猛忿し去らば、終日呆的の漢子の如くに相似ん。恁麼の時に到つて、^④甕中の走鼈を怕れず。

興況は意思なり。
^①雪巖、退耕は法を無準禪師に嗣ぐ、石帆は法を運庵禪師に嗣ぐ、虚舟は法を華藏の無碍禪師に嗣ぐ。共に南岳下二十一世に當る。
^②張拙秀才は背源下六世なり、法を石霜慶諸に嗣ぐ、慶諸禪師問ふ、何の姓ぞ、拙云く、姓は張名は拙、霜云く、巧を寛むるに尙ほ得べからず、拙何れより來ると、拙忽ち省あり、乃ち偶を呈す、曰く、光明寂照河沙、凡聖含靈共に一家、一念不生なれば全體現す、六根纔に動けば雲に遮らる云云、事物紀原に、漢氏士を取る孝廉秀才の二等ありと。
^③諸訛は「いりくんでむづかしき」ことを云ふ。
^④幾乎は「すつての、とに」と譯す。
^①楊州素庵の田大士は、南嶽下二十六世密庵の六世と爲る、法を何菴居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元續略に出づ。

① 智度論に云く、佛法の大海は信を能入と爲す、智を能度と爲す。
^②白雲無量の滄禪師は、南嶽下二十八世、法を頤菴の眞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③棘栗蓬は栗の皮の「いばら」の様な、いがしのことなり、棘は形容字、方語に至棘吞み難し。椿は愚なり。
^④四明用剛の輓禪師は、南嶽下二十八世、法を和菴の忠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⑤忿通じて憤と作す、論語に憤せずんば發せず。又憤を發して食を忘る。
^⑥武庫に云く、徐師川、佛果と書記察に到り、果の頂相を見る、師川指して云く、道の老漢、脚跟未だ地に點ぜざること、在り、果云く、甕裡何ぞ曾て鼈

時は人を待たず、眼を轉すれば便ち是れ來生なり。何ぞ身強く力健なるを
趁ふて、打して徹せしめ去り、討じて明白ならしめ去らざるや。何の幸ぞ、
又此の ① 名山大澤、神龍の世界、祖師の法窟、僧堂の ② 明 淨、粥飯の精
潔なる、湯火の穩便を得たり。若し這裡に向つて打して徹せしめ、討じて
明白ならしめ去らずんば、是れ懶が ③ 自暴自棄、自ら ④ 陸沈を甘んじて、
下劣愚痴の漢と爲る。若し果して茫として所知無くんば、何ぞ博く先知に
問はざる。凡そ ⑤ 五參に遇はゞ、曲糸牀 上 の老漢の横説豎説するを見ん、
何ぞ耳根に歴在して、畢竟是れ箇の甚麼の道理ぞと反覆尋思せざる。○山僧
五歳にして出家し、⑥ 上人の侍下に在つて、賓客と交も談するを見て、便ち
此の事あることを知る。便ち信得及し、⑦ 便ち坐禪を學す。十六にして僧
と爲り、十八にして行脚す。雙林の遠和尚の會下に在つて、⑧ 十方を打すれ
ども、朝より暮に至るまで戸庭を出でず、縦ひ衆寮に入り ⑨ 後架に至るも
手を袖にし胸に當て、左右を顧みず、目前の視る所三尺に過ぎず。初め無
字を看して、忽ち念頭の起處に於て、一箇反觀を打すれば、這の一念當下

一四
を走卻せん。
常話に聲中に鼈を捉へ、手割
らば拿へ來るとは「むざうさ
なること、たしかなること」
を云ふ。
① 雪巖欽禪師は法を徑山無準師
範禪師に嗣ぐ、傳は時元續略
に出づ。
② 左傳に、深山大澤實に龍蛇を
生ず。
③ 明淨。明窓、淨几。
④ 孟子曰く、自ら暴ふ者は、與に
言ふ有る可らず、自ら棄つる
者、與に爲す有る可らず云云。
⑤ 莊子に、方に且つ世と違ひて
心之れと俱にするを屠とせ
ず、是れ陸に沈む者なり。
⑥ 五參。五日に一參の義なり、
百丈清規住持章に五參上堂あり。
校定清規初五、初十、二
十、二十五、此の四日を五參
と謂ふ。且翌觀聖を除く。
⑦ 古師云く、内に智徳有り、外

に氷の冷かなるが如く、直に是れ澄澄湛湛、動せず揺せず、一日を過すこ
と彈指頃の如く、都べて鐘鼓の聲を聞かず。十九にして靈隱に在りて ① 挂
搭す。處州の來書を見るに、欽禪備這の工夫是れ死水 ② 事を濟さず、動靜の
二相、打して兩極と作す。參禪は須らく是れ疑情を起すべし。小疑は小悟
し、大疑は大悟すと説く。州に説得著せられて、便ち語頭を改め了つて、箇
の ③ 乾屎橛を看す。一味に東疑西疑、横看豎看し、却つて昏散に交も攻めら
れて、頃刻の潔淨も也得ること能はず。單を移して淨慈に過り、④ 甲を結ん
で七箇の兄弟と坐禪す。被を封じて脇席を沾さず。外に修上座なる者あり、
毎日蒲團上に在つて、箇の鐵櫃子の如くに相似たり。與に親近して説話せ
んと要するに、更に得べからず。兩年身を倒さざるに因つて、推し得て昏
困す。遂に一放に都べて放了す。兩月の後、前よりの整頓這の一放を得て、
十分精神なり。元來此の事を究明せんと要せば、睡らざることも也得ず。
須らく是れ中夜に到つて熟睡 ⑤ 一覺すべし、方に精神あり。一日廊下に修
に見ふ、方に親近することを得、却つて問ふ、「去年爾と説話せんことを要
す、只管に我れを避く如何ん」と。修云く、「眞正辨道の人ハ爪を剪るの工

に勝行有りて、人の上に在る
を上人と名く。
① 六祖大師云く、何を坐禪と
名く、此の法門中に無障無碍
にして、外、一切善惡の境界
に於て心念起らざるを坐と爲
す、自性の不動を見る、名け
て禪と爲す。
② 或る説に、十方は當に一片の
字に作るべし、恐くは寫誤な
らん。
③ 後架は照堂の後に在り、大衆
洗面の處なり、又東司にも在
り、架は欄なり、洗面の器を置
く所、吾が朝雪隱を東司と云
ふは、蓋し此に本づくもいひ。
④ 釋氏要覽に云く、今の僧の止
つて住する處を挂錫と名くる
者は、凡そ西天の比丘は行に
必ず錫杖を持つ二十五の威儀
有り、地に著けるを得ず、必
ず壁の牙上に挂く、故に挂錫
と云ふ、挂搭は袈裟其他の道
具を架に搭するなり。

無し、更に備と説話することあらんや。因つて問ふ、「即今昏散打屏し去らす。修道ふ、備自ら猛烈ならず、須らく是れ高く蒲團を著して、脊梁を堅起し、渾身を盡して、併せて一箇の語頭と作さば、更に甚の昏散をか討ねん」と。修に依つて工夫を做す、覺えず身心俱に忘る。清淨たること三晝夜、兩眼睫を交へざるに、第三日午後、三門の下に在つて、座するが如くにして行く。又修に撞見す。問ふ、「備此に在つて甚麼をか做す。」答へて云く、「道を辨す。」修云く、「備甚麼を喚んで道と作すや。」遂に對ふること能はず、轉た昏悶を加ふ。即ち歸堂坐禪せんと欲す。又首座に撞見す。道ふ、「備但だ大いに眼を開き了つて、是れ甚麼の道理ぞと看よ。」と、又這の一句を提げられて、只だ堂に歸らんと欲す、縁かに蒲團に上れば、面前豁然として一たび開いて地の陥るが如く一般なり。是の時人に呈似することを得ず、世間一切の相の喻ふべきにあらず、便ち單を下つて修を尋ね。修見て便ち、且喜且喜と道ふ。手を握つて門前柳隄の上に行くこと一轉す。天地の間に俯仰して、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に厭ふ所、棄つる所の物、無明煩惱と、元來都て是れ自己の妙明眞性の中より流出す。半月餘

の不濟事は、「やくにたりの」と譯す。
①雲門錄に曰く、「僧問ふ、三身中阿那身か法を説く、師云く、要、又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師云く、乾屎橛。」と。字書に橛は斷木なり、又前衛なり、屎を拭ふ所以のもの。
②結甲は、「ながまをくむ」と譯す、組頭を甲頭と云ふ。
③一覺は、「ひとれいり」と譯す。
④佛地論に云く、大宮殿三解脱門を所入の處と爲す。大宮殿は法空涅槃に喩ふ。三解脱門は空門、無相門、無作門、今寺院は是れ戒を持し、道を修し、涅槃に至るを求むる人のれに居る、故に三門に由つて入るなり。
⑤撞見は、「てくはず」と譯す。
⑥呈は、現なり、露なり、假は奉なり。
⑦且喜は、まあよろこばしや」と

にして動相生せず、惜むべし、大手眼の尊宿に遇はざることを、不台に這裡に向つて坐住す。之れを見地不脱なれば、正知見を礙ふと謂ふ。毎に睡著の時に於て、打して兩腋と作す。公案義路ある者は、則ち理會し得、銀山鐵壁の如き者は却つて又會せず。無準先師の會下に在ること多年、入室陸座すと雖も、一語の心下の事を打著する無し。經教語録の上にも亦一語の此の病を解く可き無し、是くの如く胸中に礙在すること十年なり。一日天目の佛殿上に在つて行く、眼を擡げて一株の古柏を見、目に觸れて省發す。向來に得る所の境界、礙膺の物、撲然として散す。閻室の中より出で、白日に在るが如し。此れより生を疑はず、死を疑はず、佛を疑はず、祖を疑はず、始めて徑山老人立地の處を見ることを得たり。好し、三十拄杖を與ふるに。

譯す。
①證道歌の註に云く、天に在りて樂然、仰いで之れを觀る、之れを萬象と謂ひ、地に在りて卓然、俯して之れを察る、之れを森羅と謂ふ。
②不台は、台當の裏なれば「すまじきことにかうするはずではない」と後悔の辭なり。
③理會は「がてんす」と譯す、此の二字所に依つて意同じからず。
④白雲の端禪師示衆に云く、古人一言半句を留下する、未だ透らざる時、鏡壁に撞著するに相似たり、忽然として一日

透り去れば、方を知る自己俱ち是れ鏡壁なることを、且く道へ、如今作麼生か透らん、乃ち云く、鏡壁鏡壁。
⑤清規に曰く、入室は乃ち師家學者を勸辨す、其の未だ至らざるを箠ち、其の虛冗を拂き、其の偏重を攻む。
⑥撲然は、打拂の貌、「ばいと」と譯す。
⑦祖庭事苑に云く、佛、鷲峰山に在りて、老比丘有り、山に登る、上下して脚踏して地に倒る、佛の言く、應に拄杖を苦ふべし云云。

國譯禪關策進卷の一終

國譯禪關策進卷の二

① 天目高峰妙禪師示衆

此の事は只だ當人的に切心あるを要す、纔に切心あれば、眞疑便ち起る。疑ひ來り疑ひ去つて、疑ひざるに自ら疑ひ、朝より暮に至つて、頭に粘じ尾に綴つて、打成一片、撼せども亦動せず、趁へども亦去らず、昭昭靈靈として、常に現じて前に在り、是れは便ち是れ得力の時なり。更に須らく其の正念を確して、慎んで二心無かるべし。行いて行くを知らず、坐して坐するを知らず、寒熱飢渴悉く皆知らざるに至らん。此の境界現せば、即ち是れ家に到るの消息なり。也た

巴得構し、也た 撮得著して、只だ時刻を待つのみ。却つて恁麼の説を見て、一念精進の心を起して之れを求むることを得ざれ、又心を將て之れを待つことを得ざれ、又之れを縦にし之れを棄つることを得ざれ。但だ自ら堅く正念を凝して、悟を以て則とせよ。此の時に當つて八萬四千の魔軍あり、汝が六根門頭に在つて伺候す。一切の奇異善惡等の事、汝が心に隨つて現せん。汝若し瞥に 毫釐の著心を起さば、便ち他の 圈續に墮せん。他

①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は、南嶽ト二十二世、法を雪巖祖師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② 巴得構は「とりはづさぬやう」なり、時節をまちとよげるなり、兩芳洲の桶菴茶話に、俗言に眼巴巴は待つ所有りて未だ得ざるの狀なり、又、「巴」不到道一日は「此の日に早ふならいで」と待ちいれる辭なり、

に主と作られて、他の指揮を受け、口に魔話を説き、身に魔事を行はゞ、般若の正因、茲れより永く絶え、菩提の種子、復た芽を生せず。但だ心を起すこと莫れ、箇の 屍を守る鬼子の如く、守り來り守り去つて、疑團子、欸然として 爆地一聲せば、天を驚かし地を動すことを管取せん。○某甲十五出家、二十にして衣を更へ淨慈に入り、三年の死限を立て禪を學ぶ。初めて斷橋和尚に參す。生何れより來り、死何れより去るといふに參せしむ。意兩路に分れ、心一に歸せず。後雪巖和尚に見ゆ、無の字を看せしむ。又毎日上來を一轉せしむ、人の路を行くが如く、日日工程を見るを要す。因て説き得て序あるを見る。後竟に做す處を問はず。一たび門に入れば便ち問ふ、「誰か憫が爲に這の死屍を拖き來る」と。聲未だ絶たざるに打出す。次後徑山にして、堂に歸る。夢中忽ち憶ふ、萬法一に歸し、一何れの處にか歸すと、此れより疑情頓に發して、直に東西辨せず、南北分たざることを得たり。第六日、衆に隨つて閣上に諷經す。頭を擡げて忽ち五祖演和尚の眞 贊を觀る。末の兩句に云く、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すれば元來是れ這の漢」と。日前死屍を拖くの句子 轟然として打破す。直に魂飛び膽喪して、絶後に再

構は及字の意なり。
 ③ 撮は、三指にて取るを云ふ。
 ④ 梵語に、魔羅、秦に奪命と譯す、惡魔の群勢也。
 ⑤ 六根は、眼、耳、鼻、舌、身、意。
 ⑥ 三祖信心の銘に云く、但だ憎愛無ければ洞然として明白なり、毫釐も差有れば天地懸隔す。
 ⑦ 圈續或は圈續に作る、わな、てくだ」と譯すべし。
 ⑧ 禪師云く、道の極、稱して菩提と曰ふ。
 ⑨ 守屍鬼子は、打成一片呆棒々地の様子に比す。
 ⑩ 爆は、字彙に火にて裂破するなりと、「ばつちり」と譯す。
 ⑪ 贊は本、讚に作る、稱美なり、有徳の者後世其の形を圖畫して文を爲し、之れを讚美するなり。
 五祖眞贊に曰く、相を以て相

び甦ることを得たり。何ぞ當だ百二十斤の擔子を放下するが如きのみならんや。其の時正に二十四歳なりき。三年の限に滿つ。次後、「日間、浩浩として主と作り得るや」と問はる。答へて曰く、「作り得し」と。又問ふ、「睡夢の中、主と作り得るや」と。答へて曰く、「作り得し」と。又問ふ、「正に睡著して夢なき時、主何れの處にか在る」と。此に於て言の對ふべき無く、理の伸ぶべき無し。和尚囑して云く、「今より爾が佛を學び、法を學び、古を窮め、今を窮むるを要せず。只だ須らく餓來れば飯を喫し、困じ來れば眠を打し、纔に眼覺め來れば、精神を抖擻せよ。我が這の一覺の主人公、畢竟何れの處に在つてか、安身立命せん」と。自ら誓つて一生を拚て、箇の癡默の漢と做つて、定めて這の一著子の明白を見んと要す。經て五年に及んで、一日睡覺めて正に此の事を疑ふ。忽ち同宿の道友枕子を推して、地に落し聲を作す。轟然として疑團を打破す、網羅の中に在つて跳出するが如し。有らゆる佛祖の誦詠、公案、古今の差別、因縁、了了せざる無し。此れより邦を安じ國を定め、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す。

評に曰く、前の示衆、工夫を做すの一段、至て切要なりと爲す、學者宜しく

諸を 紳に書すべし。其の自叙中に云ふ所の、餓來れば飯を喫し、困じ來れば眠を打すとは、是れ發明以後の事なり、錯つて會することなくんば好し。

鏡山瓊禪師普說

山僧十三にして佛法あるを知り、十八にして出家し、二十二にして僧となる。先づ石霜に到り記得す、祥庵主時に、鼻頭の白を觀見せしむ、遂に清淨を得たり。後僧の雪巖より來るあり、巖の坐禪、箴を寫し得て看せしむ。我れ工夫を做すこと卻つて曾て這裡より過ぎす。因つて雪巖に到り、彼れが所説に依つて工夫を做し、無の字を單提す。第四夜に至つて通身汗流る、十分清爽、繼いで堂に歸ることを得。人と説話せず、專一に坐禪す。後、妙高峰に見ゆ。十二時中、間あらしむること莫れ、四更起き來つて、便ち話頭を摸索して面前に頓在せよ。略ぼ困睡を覺えなば、身を起し地に下るも也た是れ話頭、行く時も歩歩に話頭を離れず、單を開き鉢を展べ、匙を拈じ筋を放ち、衆に隨ふ等の事、總て話頭を離れず。日間夜間も亦復た是くの如し。打して片段と成さば、未だ發明せざる者あらず」と教へらる。峰が開示に依つて工夫を做す、果して片と成すことを得たり。三月二十日、巖上堂して云く、「兄弟家久し

を取る都て幻妄と成る、眞を以て眞を求む轉た親しからざるを見る、見成公案事として辨ぜざるは無し、百年三萬六千日、翻覆元來是れ道の漢。巖は馬に上るなり、又超越なり、今俗に驚惑驚忽と言ふが如し。

光明藏に云く、生死の心總ゆるを悟と曰ひ、絶後再び甦るを證と曰ふ。

浩浩は、闊浩々事多きなり。

台州瑞巖師彦禪師、丹丘の瑞巖に居り磐石に坐す、終日巖の如し、毎日主人公と喚び、復た應諾す、乃ち曰く、悞悞著、他後人の謾を受くる莫れ。

五燈會元に曰く、浮山道禪師、文忠公客と暮す、其の傍に坐す、適に扇を取め、暮に因つて設法せんことを請ふ、師即ち鼓を搗たしめ、聲出して云く、若し此の事を論ぜば兩家の基を著るくが如くに相似たり、何の謂ぞ、敵手知音機に當つて讓らず云云、且く道へ、黑白未分の時、一著其處の處に落在す云云。

論語に、子張語れを紳に書す、紳は大帶の垂るもの、之れに書するは其の忘れざるを欲す。

鏡山瓊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二世法を蒙山異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及び續燈錄に出づ。

楞嚴經に云く、孫陀羅雜陀即ち座より起つて佛足を頂禮して佛に白して言く、我れ初め出家して佛に従ひ道に入る、戒律を具すと雖も、三摩地に於て心、常に散動して無漏を獲んことを求む、世尊我れ及び俱絳羅に鼻頭の白を觀ぜしめよ。

巖は文の一體なり、諷誦の辭。

蒲團上に在つて瞌睡す、須らく地に下つて走ること一遭して、冷水に盥漱し、兩眼を洗開して、再び蒲團に上り、脊梁を豎起して、壁立萬仞にして、話頭を單提すべし。是くの如く功を用ひなば、七日にして決定して悟り去らん。此れは是れ山僧が四十年前に、已に用ふるの工なり」と。某即ち彼れが所説に依つて、便ち工夫の常に異なるを覺ゆ。第二日、兩眼閉ちんと欲して而も閉づること能はず。第三日、此の身虚空の中に在つて行くが如し。第四日、曾て世間の事あるを知らず、其の夜欄杆に倚つて少く立つ、泯然として知る無し。話頭を檢點するに、又打失せず。身を轉じて蒲團に上る、忽ち覺ゆ、頭より足に至るまで、觸體を劈破するが如くに相似たり。萬丈の井底より提せられて空中に在るが如くに相似たり。此の時歡喜を著くる處無し。巖に舉似す、巖云く、「未在、更に去つて工夫を做せし」と。法語を得んことを求む。末後に云く、「佛祖向上の事を紹隆せば、腦後依前として一槌を欠ぐ、心下に道へ、如何が又一槌を欠く」と。此の語を信せず、又疑あるに似たり。終に決すること能はず、毎日堆堆として坐禪す。將に半歲に及ばんとして、一日頭痛に因つて藥を煎る。覺赤鼻に遇ふ、那吒太子骨を析つて父に還し、肉を析つて母に還すの話^①を問うて、悟知客に問はれて對ふ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を記得して、忽然として這の疑團を打破す。後蒙山

① 遭は、猶ほ匪の如し、又、巡なり。
 ② 手を盥ざりてを漱ぎ。
 ③ 法語の偈に云く、虚空を一擲して粉碎する時、花は錢樹に開いて瓊枝を散す、佛祖向上の事を紹隆せば、腦後前に依つて一槌を欠く。
 ④ 禪林和聚十二神異門に云く、那吒太子肉を析つて母に還し、骨を析つて父に還し、然る後、本身を現じ大神力を運し、父母の爲に說法す。

に到る、山問ふ、「參禪甚麼の處に到る、是れ工を畢ふる處」と。遂に頭を知らず、山再び定力工夫を做さしめ、塵習を洗盡せしむ。入室に遇ふて下語する毎に、只だ欠くことありと道ふ。一日晡時より坐して更の盡くるに到る。定力を以て、挨拶して直に幽微に造る。定を出で山に見えて此の境を説き已る。山問ふ、「那箇か是れ爾が本來の面目」と、正に下語せんと欲す、山使ち門を閉づ。此れより工夫日に妙處あり。蓋し巖を離るゝの太だ早きを以て、曾て細密の工夫を做し得ず、幸に本色の宗匠に遇ふて、乃ち此に到るを得たり。元來做し得て緊峭なれば、則ち時時に悟入あり、歩歩剝落あり。一日壁上の三祖信心の銘に、「根に歸すれば旨を得、照に隨へば宗を失す」と云ふを見て、又一層を剝ぎ了る。山云く「箇の事は珠を剝ぐが如くに相似たり、愈よ剝げば愈よ光り、愈よ明かにすれば愈よ淨し。剝一剝、他の幾生の工夫に勝れり。但だ下語、猶ほ只だ欠くことあり」と道ふ。一日定中忽ち欠の字に觸著し、身心豁然として骨に徹し髓に徹して、積雪の卒然として開霽するが如し。俊を忍ぶに禁へず、地に跳り下り來り、山を擒住して云く、「我れ箇の甚麼を欠少するや。」山打つこと三掌す、某禮拜す。山云く、「鏡山這の一著子、幾年ぞ、今日方

① 挨拶は、推なり、強ひて進むなり、今俗に凡そ物相近づくを謂ふ、拶は逼なり、「群衆の中でおしあひへしあひする」を肩を挨し背を拶すと云ふ。
 ② 本色は「もちまへの正味」なり。
 ③ 宗鏡錄に云く、眞照は無照、眞知は無知、何となれば若し照有れば則ち對處有り、故に曰く、照に隨へば宗を失す、若し知有れば則ち知に碍らる、故に云く、法は見聞覺知を離る。
 ④ 俊は「りはつ」なり、
 ⑤ 跳は「をどる」と訓すれども「ひよいとよ」となり、巖裏跳るの語あり。
 ⑥ 一著子は「ひとて」と譯す、

に了る」と。○暫時も話頭 在らざれば、死人に如同す。一切の境界、逼迫身に臨むも、但だ話頭を將て之れと 抵當し、時時話頭の動中、靜中に得力と不得力とを檢點せよ。又定中話頭を忘却すべからず。話頭を忘るれば則ち邪定を成す。心を將て悟を待つことを得ざれば、文字上に解會を取ることを得ざれば、些少の覺觸以て了事と爲すことを得ざれば、但だ癡の如く呆の如くならしめ去つて、佛法と世法と、打成一片、施爲擧措、只だ是れ尋常なり、惟だ舊時行履の處を改めよ。古に云く、「大道從來言に屬せず、玄妙を談せんと擬すれば 天淵を隔つ。直に須らく能所俱に忘却すべし、始めて餓るては冷し、困じては則ち眠る可し。」と。

天目斷崖の義禪師示衆

若し凡を超え聖に入り、永く塵勞を脱せんと要せば、直に須らく皮を去り骨を換へて、絶後に再び甦り、寒灰の燭を發し、枯木の重ねて榮ゆるが如くなるべし。豈に容易の想を作すべけんや。我れ先師の會下に在ること多年、大棒を被る毎に、一念遠離の心無し、直に今日に至つて痛處に觸著すれば、覺えず涕流る。豈に爾等が些子の苦味を咬著して便ち頭を掉つて顧みざるに似んや。

天目中峯本禪師示衆

先師高峯和尚、人をして惟だ參する所の話頭を以て、之れを懐に蘊へて、行にも也た此の如く參じ、坐にも也た是くの如く參せしむ。參じて力を用ふること及ばざる處に意を留むること得ざれば、時に驀忽に打脱せば、方に成佛を知らん、其の來ることや舊し矣。這の一著子は、是れ從上の佛祖、生を了じ死を脱するの既驗三昧なり。惟だ信得及して、久遠退轉せざるを貴ぶ。更に其の相應を獲ざる者ある無し。○話頭を看して工夫を做すことは、最も是れ 立脚穩當にして、悟處親切なるべし。縱ひ此の生に悟らざるも、但だ信心退かずば一生兩生を隔てず、更に開悟を獲ざる者無し。○或は三十年、二十年、未だ即ち開悟せざるも、別に方便を求むることを須ひず、但だ心異縁せず、意諸妄を絶して、孜孜として捨す、只だ所參の話上に向つて、脚頭を立定して生すれば與に同じく生じ、死すれば與に同じく死せんことを 拈取せば、誰れか管せん三生五生、十世百世、若し徹悟せずんば、決定して休せざれば、此の正因あらば、大事の了明せざるをこと患ひざれ。○病中工夫を做すこと、也た爾が精進勇猛を要せず、也た爾が 眉を擽へ目を努むることを要せず、但だ心木石の如く、意死灰の若くならん事を要せよ、四大の幻身を將て、他方世界の外に 撒向して、他に由つて病むも也た得たり、活きるも也た得たり、死するも也た得たり、人の看するあるも也た得たり、人

- ① 不在は「るす」と譯す。
- ② 抵は、拒なり、當なり、當は、抵なり、敵なり。
- ③ 措は、置くなり。
- ④ 詩に云く、鷹飛んで天に展り、魚淵に躍る。
- ⑤ 天目斷崖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三世、法を高峯原妙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見ゆ。
- ⑥ 天目中峯本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三世、法を高峯妙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 ① 穩當は「しつかり、たしかに」と譯す。
- ② 拈は、棄なり、拈取は「かまはずほつておく」なり。
- ③ 擽眉は「眉をはりあげる」なり。努目は「目をむきたす」なり。
- ④ 撒は引なり、拂なり、俗に捨つることを云ふ。
- ⑤ 由他は「かれしだい、あなたしだい」と譯す、病活死乃至鐘炭裡までに係る數箇の得の字は即ち他に由るの意。

の看する無きも也た得たり、香鮮も也た得たり、臭爛も也た得たり、醫し得て健かに來り活して、一百二十歳に到るも也た得たり。如し或は便ち死して宿業に牽かれて、鏝湯爐炭裡に入るも也た得たり。是くの如き境界の中、都て動搖せず、但だ切切として箇の沒滋味の話を將て、藥爐邊枕頭上に向つて、黙黙として咨參して、放捨することを得ざれ。

評して曰く。此の老の千言萬語、只だ人をして話頭を看し、眞實の工夫を做し、以て正悟を期し、諄切透快ならしむ、千載よりこのかた、耳提面命するが如し。具に全書に存す、自ら應に遍覽すべし。

師子峰天如則禪師普說

生、來處を知らず、之れを生大と謂ひ、死、去處を知らず、之れを死大と謂ふ。臘月三十日到來して、只だ手忙脚亂せんことを落得す。何に況んや前路茫茫、業に隨つて報を受く、正に是れ要緊の事在り、這箇は是れ生死の報境、若し生死の業根を論せば、即今の一念、聲に隨ひ色を逐ひて、七顛八倒を得せしむる者便ち是れなり。是れに由つて佛祖大慈悲を運らし、或は偏をして參禪せしめ、或は偏をして念佛せしめ、汝をして妄念を掃除し、本來の面目を認取し、箇の洒洒落落、大解脱の漢と做さしむ。而して今靈驗を獲ざる者は三種の病あればなり。第一には眞の善知識の指示に遇はず、第二には痛く生死

- ① 鼎の大にして足無きを護と云ふ。
- ② 峰天如則禪師は、南嶽下二十四世なり、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 ③ 落得は「とくにすること、まうける」ことなり。
- ④ 梁曰く、佛の慈悲は無縁の故に大慈悲と名く、慈は佛の成ず可き有るを見ず、悲は衆生の度す可き有るを見ず。
- ⑤ 認取は識取と同じ。

の大事を將て念と爲すこと能はず、悠悠漾漾、覺えず無事甲裡に打在す。第三には世間の虛名浮利に於て、照不破、放不下、妄縁惡習の上、坐不斷、擺不脱、境風扇動の處覺えず身に和して業海の中に輾入し、東飄西泊し去る。眞正の道流は、豈に肯て、恁麼ならんや。當に信すべし。祖師道く、「雜念紛飛、如何が手を下さん、一箇の話頭、鏡掃帚の如し。轉た掃へば轉た多し、轉た多ければ轉た掃ふ。掃ひ得ざれば命を拵て、掃ふ。忽然として太虚空を掃破して、萬別千差一路通ず」と。諸禪德努力して今生に須らく了却し。永劫餘殃を受けしむること莫れ。○又自ら念佛と參禪と同じからずと疑ふものあり、知らず參禪は只だ心を識り性を見んことを圖り、念佛は自性の彌陀、唯心の淨土を悟る、豈に二理あらんや。經に云く、「佛を憶ひ佛を念すれば、現前にも當來にも、必定して佛を見ん」と。既に現前見佛と曰へば、則ち參禪悟道と何の異なることあらんや。○或人の問ひに答へて云く、「但だ阿彌陀佛の四字を將て、箇の話頭と做して、二六時中、直下に提撕して、一念不生に至らば、階梯を涉せず、徑に佛地に超えん。」

智徹禪師淨土玄門

念佛一聲、或は三五七聲、默黙として返問せよ。這の一聲の佛、何れの處よりか起ると。又這の念佛的是れ誰ぞと問ひ、疑ひあらば只管に疑ひ去れ、若し問處親しからず、疑情切ならずんば、再び箇

- ① 悠悠は遠なり、過なり、行く貌、漾々は水動搖の貌。
- ② 擺不脱は「はらひのけきられぬ」と譯す。
- ③ 俗語に和の字を與の字の義とす「ともに、ぐるめ」など譯す。

の畢竟這の念佛的は誰ぞと擧せよ、前の一間に於て、少間少疑ならば、只だ念佛的は誰ぞと云ふに向つて、諦審諦問せよ。

評して曰く、徑に前問無く、只だ這の念佛的は誰ぞと看るも亦得たり。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普說

山僧初めて獨翁和尚に見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に參せしむ。後雲峯月山等の六人と同じく、願を立て、互に相究竟す。次に淮西の教無能に見ゆ。無字を提せしむ。次に長蘆に到り伴を結んで煉磨す。後淮上の敬兄に遇ひ、問うて云く、「爾六七年、甚の見地かある。」某答ふ、「毎日只だ是れ心下無一物。」敬云く、「爾這の絡索、甚の處よりか出て來る」と。某心裡知るに似て知らず、敢て口を開かず、敬、我が做す處省發無きを見て、乃ち云く、「爾定中の工夫に失せず、動處に便ち失す。」と、某說著せられて心驚き、便ち問ふ、「畢竟此の大事を明めん、應に作麼生かすべき。」敬云く、「爾聞かずや、川老子道く、『端的の意を知らんと要せば、北斗南に面つて看よ』と。説き了つて便ち去る。某一問せられて、直に得たり、行いて行くことを知らず、坐して坐することを知らず、五七日の間、無字を提せず、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三世、法を鐵山の壘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碧巖錄第二十八則、南泉因に問ふ、從上の諸聖遺つて人の爲に説かざる底の法有り麼、泉云く、有り、丈云く、作麼生か、是れ人の爲に説かざる底の法、泉云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川老子、實際道川禪師は慈明の支流、歸庵老師の上足なり、傳は巖統の十二に出づ。北斗云云の句は雲門大師の語にして、爾雲門に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佛法の大意、門云く、『南に面つて、北斗を看よ』。」と。金剛經頌に曰く、蜀川十葉錦、添花色轉鮮、欲知端的意、北斗南看云云と。

倒るるも只だ端的の意を知らんと要せば、北斗南に面つて看よと云ふことを看す。忽ち淨頭寮に到つて、一の木上に在り、衆と同じく坐す。只だ是の疑情解けず、飯食の頃に、頰に覺ゆ、心中の空、亮輕清にして、情想破裂し、皮を剥ぐが如くに相似たるを見る。目前の人物、一切見ざることし、猶ほ虚空の如し。半時に省し來つて、通身汗流る、便ち北斗南に向つて看るを悟得す。遂に敬に見えて下語し、頰を作るに都て滯礙無し。尙ほ向上の一路洒落なることを得ず。後香巖山中に入つて夏を過す、蚊子に咬まれて、兩手定まらず。因つて念ふ、古人法の爲めに軀を忘る、何ぞ蚊子を怖れんやと。情を盡して放下し、牙關を咬定し拳頭を捏定して、無字を單提し、之れを忍んで又忍ぶ。覺えず身心寂に歸して、一座屋四壁を倒却するが如く、體虚空の若くにして、一物の情に當る可き無し。辰の時に一めて坐して、未の時に定を出づ。自ら知る、佛法人を誤らざることを、自ら是れ工夫到らざるを。然も見解明白なりと雖も、尙ほ微細隱密の妄想ありて、未だ盡きず。又光州の山中に入つて習定すること六年、陸安山中に又住すること六年、光州山中に又住すること三年、方に穎脫を得たり。

- ①淨頭は東司掃除をする役なり。東司は便所也。
- ②頰に云く、圓圓一片、人人見んと要せば、十方を坐斷して、寒光掣電、敬、又扇子を擧げて云く、速に道へ速に道へ、頰を作りて云云。
- ③兩手不定は「手をじつとしておられぬ」なり。
- ④山をも一座山など云ふ、座は動かざる故なり。
- ⑤高峯錄に云く、一法の情に當る可き有るを見ず、箇の無孔鐵鏈の如くに相似たり。
- ⑥平原君の傳に云く、夫れ賢士の世に處するや、譬へば錐の囊中に處るが如し、其の末立ちどころに見ゆ、毛遂曰く、途を早く早く囊中に居るを得せしめば、乃ち穎脫して出でん、特に末見ゆるのみに非ず。

評して曰く。古人是くの如く勤辛し、是くの如く久遠にして、方に相應することを得たり。今人聰明の情量を以て、刹那に領會して、而も猶ほ自ら頓悟に附せんと欲す、豈に謬まらず哉。

獨峯和尚示衆

學道の士、那裡か是れ入手の處ぞ、箇の話頭を提する、是れ入手の處なり。

般若和尚示衆

兄弟家、三年五年工夫を倣して、箇の入處無くんば、從來の話頭を將て抛却す。知らず、行いて中途に到つて而も廢することを。惜む可し、前來許多の心機を。志あるの士は、衆中柴乾き水便に、僧堂溫暖なるを看て、願を發して三年門を出でざれば、決定して受用あらん。有等は纔に工夫を倣して、心地清淨なれば、但だ境物の現前を見て、便ち四句を成して將に謂へり是れ大丁當の人と、口快に舌便にして、一生を誤り了る。三寸氣消して、何を將てか。保任せん、佛子若し出離を欲せば、參は須らく眞參なるべく、悟は須らく實悟なるべし。○或は話頭綿密間斷あること無く、身あるを知らず、之れを人忘じて法未だ忘せずと謂ふ。此に到つて、其

①南陽忠國師因に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一念相應、師曰く、憶智俱に忘る、即ち是れ相應。
②般若和尚は、南嶽下二十四世なり、法を靈雲持定禪師に嗣ぐ、絕學世誠禪師といふ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③死する前は只だ出息三寸ばかりにて、入息三寸は無し。
④保は之れを全うするなり、守なり、依なり、任は擔なり。
⑤神鼎禪師曰く、路途上の樂は終に未だ家に到らず、見解徹に入り見道と名けず、參は須らく實參なるべく、悟は須らく實悟なるべし、闍羅大王は多語を怕れず。
⑥證道に云く、心は是れ根、法は是れ塵、兩種猶ほ鏡上の痕

の本身を忘することあらば、忽然として記得す。夢中に在つて萬仞洪崖より跌下し、只顧に命を救はんとし遂に風癩と成が如し。此に到つて須らく是れ緊く話頭を提すべし、忽然として話頭に連れて都て忘せば、之れを人法雙ながら忘すと謂ふ。驀地に冷灰豆爆して、始めて知らん、張公酒を喫すれば李公醉ふことを。正に好し、般若門下に来つて棒を喫せよ。何を以ての故に更に須らく諸祖の重關を打破し、遍く知識に參じて一切の淺深を知るを得て。却つて水邊林下に向つて、聖胎を保養し、直に龍天の推出を待つて、方に出で來つて宗教を扶揚し、普く群生を度す可し。

雪庭和尚示衆

十二時中、一貧洗ふが如くにして、箇の父母未生前、那箇か是れ我が本來の面目と看せよ。得力と不得力と、昏散と不昏散とに管せず、只管に提撕し去れ。

仰山古梅友禪師示衆

須らく勇猛心を發し、決定の志を立て、平生の悟得的、學得的、一切の佛法、四六の文章、語言三昧を將て、一掃に大洋海裡に掃向し去つて、

の如し、痕垢盡くる時、先始めて現す、心法雙べ忘すれば性則ち眞。
①跌は仆なり。
②彼の地、張氏李氏王氏尤も多し、故に張三李四は猶ほ吾國七兵衛八兵衛と云ふに同じ。
③道餘錄に云く、初め道を得る者必らず山林に居り、箇の折脚の籠子を煨き、飯を煮て喫し、三二十年名利を懐にせず、大に人生を忘れ、單單に此の道を守る、昔人之れを保養聖胎と謂ふ。
④仰山古梅正友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五世なり、法を般若世誠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見ゆ。
⑤大珠海禪師云く、話頭十種の病有り、曰く意根下に卜度す、曰く揚眉瞬目の處に墜跟す、曰く語路上に活計を作す、曰く文字の中に引懸す、曰く學

更に擧著すること莫かれ、八萬四千の微細の念頭を把つて、一坐に坐斷し、卻つて本參の語頭を將て、一提に提起して疑ひ來り疑ひ去り、拶じ來り拶し去り、身心を凝定して、箇の分曉を討じ、悟を以て則と爲よ。公案上に向つて卜度し、經書上に尋覓すべからず。直に須らく卒地に斷じ、爆地に拆け、方に始めて家に到るべし。若し是れ語頭、提不起ならば、連擧すること三遍せよ、便ち力あるを覺えん。若し身力疲倦し、心識の惚惚せば、卻つて輕輕に地に下り、打一轉して、再び蒲團に上つて、本參の話を將て、前の如く挨拶せよ。若し纒かに蒲團に上つて、便ち瞌睡を打し、眼を開き得來れば、胡思亂想し、身を轉じ地に下つては、三三三兩兩、頭を交へ耳を接して大語細語、一肚皮の語録經書を記取して、能舌辯を逞しうす、此くの如く用心せば、臘月三十日到來せんに、總に用ひ著す。

衢州傑峯愚禪師五臺の善講主に示す

假鏡ひ、文珠金色の光を放つて、汝が爲に摩頂し、師子備に騎り來られ、觀音千手眼を現じ、鸚哥備に捉へ得らるゝも、皆是れ色を逐ひ

起の處に承當す、無事甲裡に屬在す、曰く有無の會を作す、曰く眞無の會を作す、曰く道理の會を作す、曰く迷を將て悟を待つ。

卒地は桶の籜の切れたるやうな聲なり。

惚は懐なり、惚は愁なり。

傑峯愚禪師は、南嶽下二十三世なり、法を大慈の成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續略に出づ。

講主は教相の能化。

長沙曰く、眼根より源に返る名けて文珠と爲し、耳根より源に返る名けて觀音と爲す。

華嚴經に云く、文珠遙かに右手を伸し善財の頂を摩して曰く、善哉善哉、註に云く、父の子に囑するに背を指して此れに告ぐるが如し。

智の勇猛精進は師子に若くはなし、故に文珠の好樂は師子に在り。

聲に隨ふ。備が自己に於て、何の利益かあらん。己躬の大事を明らめ、生死の牢關を透脱せんと要せば、先づ須らく一切の聖凡虛妄の見解を截斷し十二時中、回光返照して、但だ箇の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れ箇の甚麼と看よ。切に外邊に向つて尋討すること莫れ。設し一毫の佛法、神通聖解あり、粟米粒の大いさの如きも、皆自ら欺くと爲す、總に是れ佛を誘り法を誘る。直に須らく脱體無依、纖毫立せざるの處に參到して、隻眼を著得すべし。便ち青州の布衫、鎮州の蘿蔔を見ん。皆是れ自家用ふる所の物、更に別に神通聖解を求むることを須ひざれ。

靈隱晴堂禪師制に對ふ

宋の孝宗皇帝問ふ、「如何して生死を免れ得ん。」對へて曰く、「大乘の道を悟らすんば、終に免る能はず。」又問ふ、「如何にして悟るを得ん。」對へて曰く、「本有の性、歲月を以て之れを磨せば、悟らざる者無からん。」と。

大乘山普巖斷岸和尚示衆

萬法一に歸す、一河れの處にか歸す。語頭を看せず、空靜を守つて坐することを得ざれ。語頭を念じて、疑ふこと無くして坐することを得ざれ。如し昏散有らば、念を起し

鸚哥の小さな者鸚哥と爲す。雪峰亦衆に云く、盡大地攝し來るに、粟米粒の大きの如し。傳燈錄に云く、僧趙州に問ふ、萬法一に歸す、一河れの處にか歸す、師曰く、我れ青州に在りて一領の布衫を作る、重きこと七斤。

會元に云く、僧趙州に問ふ、承り聞く和尚親しく南泉に見ゆと、是なりや否や、師曰く、鎮州に大蘿蔔頭を出す。

靈隱晴堂禪師は、南嶽下十六世なり、法を圓悟動禪師に嗣ぐ、傳は會元に出づ。

佛祖通載に云く、宋の孝宗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晴堂詔を奉じ遷徳殿に見ゆ、上、座を賜ふ、問うて曰く、如何なるか生死を免れ得ん云云。

天子の言を制と曰ふ。